

12.5-721

天 下 事 叢 書

# 戰 時 英 國

陶 亢 德 編



上 海 陶 亢 德 書 房 出 版

12.5-  
1

三  
單  
英  
國

天下事叢書

戰  
時  
英  
國

陶亢德編輯

## 卷頭語

歐戰不到一年，幾個中立小國如丹麥挪威荷蘭比利時等固給德軍如摧枯拉朽，一網打盡，就連主要大敵的法國，也甫一交手，就潰敗乞和。到今日已只有一個英國在孤軍奮戰，以求最後勝利。對於英人之英勇，在血戰四年不屈不撓的我們中國人看來，覺得不失為抗戰同志。

法國潰敗的主因，一般說來是準備不足，武器缺乏。以赤手空拳擋飛機坦克，當然難如升天，所說法國敗於武器不足，自屬可信。然而求和主因又何在呢？以法帝國殖民地之廣，艦隊之完整，英國之努力支持，法國何難抗戰到底？求和原因誠繁雜多端，而法人之好逸惡勞只圖目前之心理似為主因。宣戰前後之英國，其準備何嘗比法國充足，血戰四年之中國，失地何嘗比法國為少，但是中英能繼續抗戰，只因不戰則已，戰必至最後勝利而後已一信心耳。

以中英兩國之志同道合，戰時英國之措置景象，或足為我國人借鏡取鑒，爰彙已刊天下事各文付梓，供國人之三讀焉。民國三十年二月編者記於上海

# 目次

邱吉爾	一
哈里法克斯	七
海軍三重鎖	一五
陸軍鐵漢艾恩賽	二二
海上封鎖	三一
海上護送	四〇
特務機關	四八
空中諜報	六一
坦克車廠	七一

婦女服務隊	七七
空中勇士	八八
不朽的信	九五
漁船殲敵	一〇一
汽車夫充砲手	一二三
防空秘密	一二八
空襲醫院	一三七
炸彈下的生活	一四三
燈火管制下	一五一
日用品限制	一五六
兒童的撤退	一六一
英王的侍衛	一六九
英王的防空地下室	一七五

雙輪馬車

一八〇

政治的轉變

一八五

社會的變動

一九二

英國人

一九六

英國人的特性

二〇四

## 反德巨頭邱吉爾

每隔一日在會議中總要問到邱吉爾，而隔日報紙上的標題，就說邱吉爾要擔任閣務了；國會議員佩帶着「邱吉爾」鈕扣；在英國無數的家庭中，邱吉爾的過失和美德，近來更成爲論辯的資料，較任何問題更感興趣。

以政治家而論，邱吉爾說話已儼如大權獨攬的內閣了，他差不多擔任過一切職位：如內務大臣，第一任海軍大臣，商務主席，財政大臣等。

以士兵而論，他曾參加過七次戰役，每次作戰總在最前線。有一次派赴印度作戰，倫敦當局對於他應否正式允許其參加戰爭，曾有一番討論，並且有公私文中特別提到他在安圖曼（Ondurman）的戰役中，他騎着馬，手執着六輪手槍，經過隊伍密佈，森嚴可畏的修道士敵人中，他並未受傷。後來他被俘於南非洲，於禁衛森嚴的獄中，獨自逃

出，一路步行並躍登火車，經三百哩之遠，而達前線，南非政府懸賞二十五鎊，凡能擊斃或生擒他者，予以獎金，但他未被認出。

邱吉爾常有意外的幸運！

在哈羅學校讀書時，臨考之前，他知道試題中有一科，教師是要學生默繪任何一國的地圖的，邱吉爾感到世界地理的難記，因此寫了許多國名的字條，投入帽子中，隨便抽了一條，是新西蘭的地名，他就把新西蘭的輪廓繪得十分純熟。

第二天，萬分僥倖，教師正要他繪新西蘭的地圖。於是邱吉爾的地理知識，使他們驚愕不置。

有一次，他從倫敦飛往巴黎，飛機着了火，當他在撲滅火焰時，駕駛員把機身垂直俯衝，虧他救了性命。

還有另一架飛機，邱吉爾為乘客之一，在起飛之前，飛機翻了身，油箱也許要爆裂了，飛機也許要着火了，但「幸運的邱吉爾」祇從機身倒溜下來，放聲大笑。

邱吉爾首次駕駛飛機，那靈活的操縱桿，失其駕馭，他不禁駭然，準以為飛機是要



墮地粉碎了。

『這真和死一般的可怕，』他自己在想，飛機每小時五十哩速率，猛衝到地上。機上的左翼折屈如紙，螺旋槳和機頭沒入土中。

但是兩小時後，他祇略受瘀傷，就赴下院集會，發表預定的演說。

有一次，甚至他爲紐約的出租汽車撞倒了，還能蹣跚着走過兩條街，去到附近的醫院，從容不迫地問詢救傷病房的所在。

『你請得起私人醫生嗎？』女看護長問了，她並不認識這位身染血污的人物。

『我當然請得起，我是英國的政治家！』邱吉爾於暈倒在地之前，這樣地回答她。

他做任何事都是如此——帶着戲劇般的離奇，而又含有幽默。前次在內閣的時候，於一個行銷全國的雜誌中，發表一篇批評德國的峻嚴文字，得到稿酬不過一百鎊，但他却因此失去五千鎊一年的官職，因爲議院中對他大胆抨擊他國，沸然責難。從此以後，邱吉爾所寫關於國社黨恫嚇的種種，常爲他人行文談話的資料。

即使他做錯了事，但他總是對的！

在上次大戰時，和他敵對的大臣，把他擡出內閣，他穿了少校的舊制服，飛渡海峽，在法蘭德斯（Flanders）戰壕中，担任前線防務。

一個砲彈飛來，在戰壕的人都死了，但邱吉爾又得倖免於難，因為正在那一天的早晨，有一個高級軍官，要他到離戰壕三哩的地方，去出席會議。

經過那一次戰役之後，他回國担任軍需大臣。

加里波里（Gallipoli）的戰役，是由他負責的，此外，如促成商店營業時間法的實行，創立職業介紹所，都獲得成功。當他為內務大臣時，當時軍隊受他的指揮，於圍攻錫德納街（Sidney Street）的著名戰役中，他走到倫敦東城，立於火線之中，因此備受人家的批評。我們再就他好的方面講，他是一個功績卓著的戰時軍需大臣，當一九一四年為第一任海相時，他確使英國海軍稱霸海上。

他從著作上所賺的錢較從政治上所得為多，他的不朽之作世界危機，（The World Crisis）一書，據說得到三十萬鎊的版稅，另一著作馬爾巴羅夫傳（Life of Marlborough）得到二十萬鎊。第一流的職業著作家都看得眼紅，但邱吉爾寧願在議院中佔得

一席，而不願爲著作家。

邱吉爾在無論何時看到描寫他的插畫，他就剪了下來。有時他還向作者去要原圖。有一次，他寫了一篇論文，講到他的帽子有助於漫畫家的笑話，於是他立即出去買別種帽子來戴。

不久以前，人家說邱吉爾有七十三種帽子，實際上，他祇有十種，式樣都很適合。關於帽子的笑話，是在三十年前選舉時發生的，當時他借了一頂軟氈帽，戴了太小，因而發生這個話柄，所以關於帽子的種種傳說，就是這麼一回事。

有一次，英王在柏爾馬來爾（Balmoral）要召見邱吉爾，他出來弄得滿身泥漿。因爲當緊急的召喚到來的時候，他正在蘇格蘭高地（Highlands）遊息，邱吉爾覺得時間太侷促，欲於新近大雨之後，趕上一百哩的鄉僻狹路，幾不可能。

而汽車夫恰巧又把車子駛入泥途中，這位生性仁慈的政治家，脫了外衣幫助車夫把汽車推出泥淖，頃刻之間，他渾身着了泥漿。

當英國總罷工時，他是一個著名的人物，因爲正當緊急之時，邱吉爾發行英國公報，

在這短促的時期中，的確使他成了英國唯一的報業大王。

他屢經風波，自第一次落選，已四十年，英國人還在想他能否出任首相！（吳鐵聲譯）

## 哈里法克斯

在白宮巨廈後面，一條寬闊而華美的走廊裏，書記把橡木大門開了，客人就踏進一間寬敞的房間裏去。這房間的布置，全用深紅色和棕色所配合；長窗旁掛着紅色的鏡框，地上鋪着紅色厚毛毯，火爐前放着紅色皮沙發，還有橡木的寫字檯，橡木的門，橡木的窗，以及橡木的嵌板。

一個消瘦高個子，穿着雙排鈕扣的黑色上衣，伸出一隻瘦長的手，從寫字檯前站起來，這就是大英帝國的外相哈里法克斯男爵。（The Right Honorable Edward Erskine Lindley Wood, third Viscount Halifax）他曾消除了印度的革命危機，這時候又在挽救歐洲戰禍而努力，他覺得應付歐洲問題比對付印度困難得多了。

他站着的時候，兩手插在褲袋裏，上身略為向前，看去似乎很是謙遜。這也許因為他

比普通人高着許多，和人家握手談話的時候，很自然地屈下身去，免得與別人相形之下覺得他是高高在上的。他頭上已經有些禿髮，耳鼻口都比常人寬闊，好像他的五官不管是否長得適當，却專備實用似的。因而也就顯出他的知覺靈敏，顯著的輪廓構成了消瘦的面龐。他的聲音很溫和，但是不善於說話，既不流利，又不能聲色俱厲的誘惑聽衆入神。他的演詞即使事前經過準備，說來還是不很緊湊。

在這外相的辦公室裏，從二扇大窗口望出去，可以看見聖詹姆斯公園（St. James's Park）裏的清淨的湖水，草場，樹木和花床。來訪外相的客人很可以想像，這時他似乎置身於一個恬靜的鄉村圖書館裏一般。但在這間很沈靜的房子裏，外相時常帶進一隻紅色的公文箱來，是長方的，式樣却很特別，外面已經有些損壞，有幾處顏色亦因久而褪落了。這公文箱從世界不安靜的角落裏帶來許多官方的電訊。這好像班陀勒的箱子（Pandora's Box）一般，已有過許多出產。（譯者註：希臘童話中班陀勒的箱子裏都藏着希望。）

哈里法克斯和他的父親一樣，是一個忠實的人。他的父親就是格雷男爵（Lord Grey）

的孫子。格雷曾促使一八三二年革新法（The Reform Bill of 1832）的完成，造成英國民主政治史上選舉制度的第一次革新。哈里法克斯的父親做過五十年的英吉利宗教協會（The English Church Union）主席，英國與羅馬教會在麥令斯舉行談話，他也是主角之一。現在這位哈里法克斯男爵，其主要活動雖在政治方面，但對宗教却亦非常虔誠。因此他最偉大的成就便是改善大英帝國與印度的關係。從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三一年止他充任印度總督，這時的尊號叫做歐文男爵（Lord Irwin）。在他的父親死後，才襲封為哈里法克斯男爵——譯者註）他運用虔誠忠實的性格，使這塊東方的土地像中世紀的歐洲一樣，受宗教的統治。

哈里法克斯和他的政敵甘地，在印度人家稱他們為「兩位麥黑得馬」（Mahatma 意即非常的超人——譯者註）。這二位都很篤信宗教的人，在印度的政治問題上却處於對立的地位。但哈里法克斯很能了解甘地，這是別的英國人所做不到的。英國保守份子主張拒絕和甘地交往，而他却請了這位信奉印度教的不合作運動的倡導者，到總督府去商談。為了解決印度反叛問題，他也要和甘地一樣的絕食，但這麼一位大英帝國的印度總

督也要餓着肚子罷工，對於主張慎重處理印度問題的英國朝野的保守份子，其打擊究竟是太大了吧。

哈氏與甘地會談的結果，就產生出現在印度施行的新憲章，使三萬七千萬的印度人民得到更多的自由。英國官方人士把「自治領的地位」這個名詞用到印度上去，哈氏乃是第一人；他打倒了國內頑固的反對派，而保住了印度與帝國的連繫。

但是七年以後，在同樣有歷史性的會談中，哈氏遇到了極其困難的事情，坐在對面的是一位手下擁有羣衆的魔王。這位對手亦要破壞現狀，但是具有一種與甘地不同的典型。他便是一九三七年哈氏赴德訪問的希特勒。甘地攻擊英國出於消極的抵抗，而希特勒却是一個暴跳如雷的狂人，他想用武力粉碎歐洲。哈氏和甘地總是溫和地交換意見的，他在希特勒面前亦能平心靜氣地提出理由來討論，然而希特勒對他卻像對着千萬聽衆一般地大聲演說，但這些威嚇的言詞須待翻譯過後哈氏方才能夠懂得。

哈里法克斯和甘地，一個是英國約克州的紳士，一個是東方信奉宗教的怪人，風俗習慣和性情都有不同，誰都以爲他們二人之間必有很大的隔膜；這位紳士又遇見了另一位



歐洲人（希特勒），他們的文化和種族都比較接近，誰都以為他們的會談至少有相當的結果。但是事實恰好相反，那位東方人說得出口流利的英語，而這二位歐洲人却因沒有共同的語言，不能直接談話。這位英國紳士和那位東方聖人在思想上反比和另一位歐洲人接近。吉柏齡（Kipling 英國名作家——譯者註）說過：『東方是東方，西方是西方，二者之間永難融合的。』但哈氏雖不能拉攏歐洲最大鄰國，却已建立起英國通到東方來的橋樑。甘地具有熱忱，他有理性而不用暴力，由此可見甘地是高出於希特勒的。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哈里法克斯在約克州牛津學會演說中有一段：『我時常想，假使希特勒和墨索利尼有機會進過牛津大學，世界上不知要安逸多少。他們有了健全的思想，許多國際問題就容易解決了。』

當哈里法克斯為覓取德國諒解，去訪問希特勒的時候，他既不能說德國話，對德國更沒有什麼認識。他在年青時雖會去過，但僅作短期的勾留；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則未再去過。哈氏認識印度，且有深切的了解；而對於這個古怪的納粹國家，在思想上，在感情上，一個智識階級的英國人總覺得和她有很大的距離。

智識階級的英國人，牛津大學衆靈學院的會員，（哈氏亦爲會員之一，這在英國是一種非常的榮譽——譯者註）和英國紳士，他們都有過失，他們固執而有偏見。有幾位衆靈學院會員竟公開慫恿德國向東擴張勢力，到後來德國勢力擴張了，英政府却又出來阻撓。近年來英國外交變幻不定，他們應負相當的責任。不過德國元首却另有一種過失，他非但未會受教於牛津大學，而且他的心靈不能與現在世界相融合。

哈里法克斯是英國紳士，且是從一個很尊貴的家庭中出來的。他是一位外交家，也是一位政治家；在印度他解決了帝國的一個最重大的問題。希特勒是奧國一個小官吏的兒子，他利用暴動的手段突然闖進歐洲的中心去，而現在竟做了獨霸一時的德國元首。他沒有家庭，而却是歐洲最有權勢的人。除了訪問意大利之外，他從來沒有到過外國，所以他對於德國以外的世界，什麼都不知道。哈里法克斯和希特勒二人會談，沒有圓滿的結果，非但因爲這二人的性格和環境都不相同，而且還有別的原因。因爲傳統的貴族的英國，一向保留着優點和缺點，沒有什麼改變。而德國則混合了普魯士的黷武主義和激進的新國家主義，且幾乎有與共產主義一樣集中所有權的傾向。所以這二個國家間不能

互相諒解，原是不足爲奇的。可見英德談話中，不但是哈里法克斯與希特勒之間有着隔膜，而且英國是舊的，德國是新的，兩國間有着更大的隔膜。英國要支持舊的歐洲，保持舊的西方文化；而德國要創造新的歐洲，以法西斯主義來代替傳統的文化。

哈里法克斯的品性不但文雅，而且溫和，有人說他像美國的林肯。因爲他沒有野心，亦不冒險，所以他願意在艾登當外相的時候，做一個外交幫辦，到他繼任外相以後，願讓首相決定外交政策。他對張伯倫非常忠心，既擁護張伯倫於捷克問題對德妥協，又擁護張伯倫於波蘭問題對德作強硬表示。不過哈氏在國內却堅決主張重整軍備，所以人家都以爲他擁護後一種政策比前一種政策更爲熱心。

有一位很熟識哈里法克斯的人說：『他的性情比一般的約克州人少嚴酷而多溫柔，比薛西爾男爵少計劃而多實踐。但是他不善表情，亦沒有像勞合喬治和邱吉爾那樣善於詞令。有人以爲他缺少精力，其實他心裏一經定奪，主意倒很堅決。』

約克州的工頭們說，哈里法克斯男爵是該州保守黨最寶貴的財產，因爲他公正不偏，農夫和工人都對他非常尊敬。約克州的風景很好，在那裏他有一所鄉村住宅，是用紅磚

築成的，庭前還有一所花園。哈氏愛好自然，又喜歡打獵。他有時亦打網球，又喜歡讀偵探小說和鬼怪故事。

哈里法克斯寧願住在鄉間，覺得這裏反比外相辦公室舒適。但是那隻紅色公文箱的鍊條好像老是縛住他，走向白宮去，即使在週末安息日，亦有這種感覺。他從早晨十時起就在辦公室裏守着歐洲抖顫的燈光，直到晚上七八點鐘，那隻公文箱才跟着他回到意登鎮（Eaton Square）的私邸去。他又時常要在貴族院代表政府答覆議員的諮詢，又要費去許多時間去接見大使和公使。（By Henry Lyndhurst 徐開暨譯）

## 海軍三重鎮

今日英國海軍中有三位人物，擁有一個水手所能達到的最高職位。

第一個就是海軍總司令龐特。你不要把海軍總司令和海軍大臣混爲一談。英國的海軍大臣往往是一個政治家，但海軍總司令却是一個水手出身的人物。

龐特是英國艦隊的最高統帥，他在海軍中的地位之高，無以復加，甚至沒有人能逼他退職。當他自己覺得不高興幹下去的時候，他可以掛冠求去，但別人却不能免他的職。

你大概記得考林伍特對於納爾遜時代一個模範水手所作的不可朽的定義罷。『轟擊他們，』他說道，『再轟擊他們。不要給敵人以休息或安靜的機會。』

我們得有這樣一位名副其實的模範水手來統率我們的海軍，真是我們英國人的幸運。如果有一個人能在海上和沿海大敗德軍，那末這個人就是龐特爵士。

他曾受過很適宜的學校教育——第一點就是古舊的英國化的學校教育。他第一次受到海的洗禮，是在英國一隻舊的木船中，這是和納爾遜時代一種直接的聯繫。

後來他在海軍上將斐歇部下服務。你總記得這一個可畏的老水手斐歇，他在上次大戰中，每遇政府的措施使他不滿意的時候，總是這樣說：『把他們這班人都革了職吧！』那時龐特爵士統率着 Colossus 軍艦在丹麥一役中作戰。

此後龐特在海軍中所有各種重要的職位差不多都曾担任過，從當時地中海艦隊總司令凱埃斯爵士的參謀長起，一直做到巡洋艦臨時艦隊的司令，和國聯顧問委員會的英國海軍部代表。

我不知道在海軍學校的時候，他的紋章和格言究竟是什麼，但我確知海軍中，他們都稱爲「大船」龐特，並說他只有一句格言：『把牠們交給我來辦。』這種人正是我們今日所需要的。

如果我是一個小說家，那末我也許會把他的形狀描寫得刻劃入微。可惜我不是一個小說家。我祇能說他是一個活潑敏捷的人，一副十足老水手臉相，有時咆哮似雷，却是一

隻不吃人的老虎。

關於海軍上將龐特爵士，有一件事我們須記住。在上次大戰未爆發之前，羅勃茲助爵曾告訴我們說：德國人的備戰絕不是虛假的，當時一般人都笑他神經過敏，現在龐特爵士，正和羅勃茲助爵一樣，數年來一向在預言着今番的戰爭。

我記得若干年前在某一處總會裏吃夜飯，當時我們正在熱烈地爭論着軍縮問題。十個英國人當中有九個主張裁減軍備。有一半人甚至好像預備把帝國都放棄了。至於建造大型主力艦的意見，誰敢提議的，就被視爲一個軍國主義的普魯士人。於是龐特站了起來。

「注意這一點！」他提高着嗓子說話，頓使全房間裏的人寂靜無聲。「不論我們建造大船也好，不建造大船也好，今後兩三年之內，必有一番惡戰。

「所以我們非建造大的軍艦不可，如果我們沒有大號的主力艦，而敵人却把他們的巡洋艦從貿易航線上撤退而加入他們的主力艦隊，來攻打我們的艦隊，那末大英帝國的命運，就此要壽終正寢了。」

當他發表這幾句演詞的時候，他還是一個海軍副司令。第二天早上，有幾家報紙把他的演詞登了出來。一般人把它稱作「驚人的失檢。」其實這正是一種合於常識的先見之明。

但你切莫以為龐特爵士不過是一個勇於鬥爭的現代老水手。事實上他是一個八面玲瓏的海上外交家。

一二年之前，我們在地中海的糾紛方興未艾，英國海軍的船隻，從地中海的一端疾駛到另一端，惶惶然猶似被燙的貓兒，馬爾太島幾告不守，各種侮辱，紛至沓來，當此之時，小不忍便足以亂大謀而引起戰爭，幸虧龐特爵士處置有方，得告無事，關於這一點，我想在一百個人當中，恐怕沒有一個人覺察到。

這一個海軍而兼外交的人才，對於任何他所不與同意的政治家，能曉以利害而令其折服，在一髮千鈞時，其態度之冷靜，真有凜若冰霜之概。

地中海問題的困難，使他的前任者斐歇爵士憂慮以死，正如過度的工作，使那可愛的已故海軍總司令培克好斯爵士盡瘁以死一樣。



龐特繼任了培克好斯爵士的遺職後，並以同樣的精神，接任地中海的工作，這種精神就是一種冷靜，鎮定和冷酷的態度。

你記得的，當時地中海充滿着阿比西尼亞危機的反應。巴力斯坦的糾紛正在開始。西班牙內戰方酣——大規模的軍隊調動發生於北非洲。英國的船隻正被海盜的潛水艇所擊沉，被空中的飛機所轟炸，被弗郎哥的軍艦所襲擊。這委實不是一件容易措施的工作。但他一些也不慌忙。前後三年，他始終保持着均勢——保持着英國在海上的尊嚴。

我特別歡喜如下的軼事：龐特的部下把求救的無線電發到他的旗艦上，內稱皮爾巴口已封鎖，一切英法船隻無從駛入，他却不慌不忙，發了一個回電說：『把牠們交給我來辦！』

所以，如果你在報上看到潛水艇又在活動的消息，你須記着這一次戰爭發動以來，統率我們海軍的人，就是這一位在危急之時，簡單地發電說「把牠們交給我來辦」的老水手。

龐特爵士手下有兩位司令，負着極大的責任。第一個是英國本部艦隊總司令福勃斯爵

士，第二個是地中海艦隊總司令克銀漢爵士。

打開地圖，一究福勃斯爵士所負的責任。其範圍到底有多少大。他身為英國本部的艦隊總司令，不但對於英倫三島，北海，英吉利海峽，和愛爾蘭海等各海岸，須在海上負全部保護之責，而且還要負責保護英國航行的安全，擊敗敵艦，巡邏北自北極圈——在冰島和挪威的北角以外直到北大西洋中的阿查斯羣島——各海面，到西南的直布羅陀和大西洋的東半面。

換句話說，就是福勃斯爵士掌管着的約佔全世界水面四分之一的安全，而這四分之一的水面，確是世界最重要的海路。這實在是一個驚人的巨大的責任。

福勃斯爵士是一個個子瘦小的人，性情溫和，頗有書卷氣。他現年五十八歲，一雙藍色的眼睛，給人有一種怕羞的印象。他天性愛好園藝，他們說是英國海軍部中最優等的植園人。

如果你向海軍部中詢問什麼是他的座右銘，他們會告訴你一句總括的話：『先發制人。』

我們海軍中第三位重鎮就是現任地中海艦隊總司令克銀漢爵士。一般認為他是這一代的艦隊領袖中最優秀的人物之一，是一個傑出的戰略家。

克銀漢爵士是一個中等身材的人，面目清秀，待人接物，具有特別友善的態度。

地中海中主要的海軍根據地，當然為馬爾太島，而亞歷山大便是最佳的軍港之一。這裏作戰的範圍，包括全部地中海，從巴力斯坦對岸和達達尼爾海峽起，一直到愛琴，亞德里亞海，以及其餘在直布羅陀數里之內的地中海。直布羅陀則在英國本部艦隊的領區之內。

克銀漢爵士在某種可能情形之下，對於英國海軍在黑海和馬摩拉海中的行動，須負責任，但我們也必須記得他有良好的土耳其海軍允為後援，和優等的希臘軍港供其利用。此外他還可以利用北非沿海岸的法國海軍根據地比瑞太。(By J. Wentworth Day 逸大譯)

## 陸軍鐵漢艾恩賽

參謀部長艾恩賽將軍，是英軍中最孚衆望的一人。他在蘇芬戰事尚未決勝之前，曾力主派遣勁旅至芬蘭助戰，他在國內的人望因此更形提高。在民衆目光中，他簡直好像一個傳奇上的英雄，沒有一個人談起英國的戰略時不稱頌這位雄才遠識的參謀部長的。他不但是一個軍事家，而且是一個博學的方學家，談話時更辯才無礙，能用精警的短句將任何深長複雜的意義表達出來。有這樣的才能，再加以不辭勞苦的工作，無怪他能達到今天的地位。

他體高六呎四吋，重二百五十八磅，魁梧奇偉，確是英國軍人的本色。狡黠的評論者說英國的陸軍部最具保守色彩，而門戶之見也最深，如果像艾恩賽這樣富於創作性的「非英國式」的頭腦，沒有這樣的一個魁偉的外表，他休想踏入禁地似的陸軍部。

當這位新任參謀部長，在去年（一九三九）九月間穿着黃色絨布的運動裝踏進陸軍部的辦公廳時，他的雄壯的身材，虎斑的獠犬，長雪茄，板烟斗，甚至他的姓字，（註）無一不是新聞記者們筆下有聲有色的好材料。他非但是英國最勝任的軍略指導者，而且是它堅強戰鬥力的一個象徵。

艾恩賽爵士六十年前誕生於蘇格蘭。父親是一個小軍官。他在一八九九年加入陸軍砲隊，這是他行伍生活的開始——而關於這位英軍中鐵漢的種種傳說也從此開始。當英國在非洲從事波阿戰事時，他的名字已屢次發現在戰報上。因為他學會了波阿語，情報部將他調用過去。後來他裝做一個貨車駕駛者加入德軍遠征南非之役；他的職務是實地學習德軍的戰術，換句話說，他是一個間諜。雖然好幾次險被察破，但終於完成了他的使命。回國後因此得獲陞遷。此後幾年中他過着平淡的軍官生活。

歐戰爆發，正是軍人們飛黃騰達的大好時機。

艾恩賽是第一個法國登陸的英國軍官，接着便獲得了許多戰功。在一九一四年他還不遇是一個砲兵隊長，到一九一六年他已是一個獲有榮譽獎章的旅長了。他所率領的就是

那以獷悍不馴著稱於世的加拿大軍第九十九旅。因為他過於會說話，且說得過於自由，上級將領中對他不滿者乃大有人在。許多人都希望粗暴的加拿大兵會使他棘手，但結果他比他們更粗暴。在他部下的心目中，這位一手牽着獼犬一手執着木杖的軍官，正是他們最崇拜的偶像。

三十八歲時，他已擢陞至少將銜。這一年軍部委派他担任一件更困難的工作。原來這時德軍正在向北極區進兵，聯軍方面便令艾恩賽率領軍隊馳往俄國北部的大天使港設法堵截。這次他所統率的軍隊在組織上更為複雜，而當地的外交形勢又非常惡劣。但他雖在如此困難的地位中，却依舊能大顯身手而將德軍擊破。這時俄國革命已起，當地共產黨人的宣傳忽對他橫施攻擊，他部下包含英，美，法，華和其他雜色人種的軍隊，至此士氣大懈，於是他不得不操了各種方言聲嘶力竭地勸他們維持紀律，騷動的軍心竟因此重得平復。最後他接得了撤退令，光榮地離開大天使港。這時他已多學會了好幾種言語，對於北地的戰術和赤色革命的內幕也得到了深切的認識。爲了酬答他的功勞，英王特以爵位授予之。

此後他又受命担任一件非常困難的工作。當土耳其投降聯軍時，協約國深恐蘇俄的赤色勢力乘大局未定的機會伸張入黑海和愛琴海中間的地帶，因此便派艾恩賽率軍開入土京。軍隊中份子之複雜和上次在北俄時一般，而所含政治使命之重要尤遠甚於前。在當時首相勞合·喬治的目光中，艾恩賽確是一個對付土耳其人，希臘人，共產黨人以及一切巴爾幹陰謀最適當的人。但復興的土耳其使他不能久留，他不得不再實行退兵。那時他幽默地向他的友人說，他已成了一個撤退專家了。

一九二〇年他又做了一次撤退將軍，那時他正奉命駐守波斯北部，防範共產主義侵入該地。但不幸又遭遇困難。他監督着軍隊從俄境高加索及美索波達米亞（即現在的伊拉克）撤退。在離境時他將一個可汗任命為波斯騎兵師長，使這人將來有繼任王位的機會。在歸途中他的飛機不幸出事，傷了他兩腿的膝蓋骨。他在近東的服務至此乃告一段落。

從那時起的二年中，我們很少聽到關於他的消息。一九二二年政府任命他為強波雷參謀大學的校長。四年後他又被任為駐防印度米魯脫地方軍隊的司令官。過了三年單調的

戎軍生活後，他又被任爲倫敦塔的守衛官。這是一種榮譽職，向來是由年老力衰的軍官擔任的，對於他名爲陞遷，實是貶降。他的戎馬生涯至此似乎已宣告結束。

近來在報紙上爲他寫傳記的人往往說他的屢次失勢，完全因爲他和他頑固的上司們意見不合之故。此說是否有徵，非我人所得而知，但無論如何這位偉大人物的個性，比起他的同僚們來，的確更近人情。他的屢次受挫，僅使他得到許多更有價值的經驗而已，此種經驗對於他今天的工作，是多麼可貴的幫助啊！

歐洲形勢的緊張，使政府不得不再重用他。一九三六年他五十六歲時已陞至上將銜，統率英國駐亞洲中部的軍隊，這是一個在英帝國防守上很重要的職務。後來他調回國內擔任英國東部的防務，防區包含倫敦在內，每年得俸金合一萬六千五百元。一九三八年他調任直布羅陀總督，這一次可不再是降級了。在阿比西尼亞和西班牙的悲喜劇結束後，這「石頭」非托付一個最能幹的人管理不可。一切防守計劃也急切需要修正。人們都擔憂一旦戰事在地中海上發生，德義所施於西班牙的壓力必危及英國與馬爾太及蘇彝士的地位。這一帶是英帝國的生命線，無論如何不容有失。他到任後便立刻大興土木修



築工事。在這「石頭」和大陸相連接的地帶上滿築堅強的堡壘，在它們的四週鑿掘地道，使平民有躲避之地。新設砲位的方向更證明他對直布羅陀的新形勢一目了然，因為現在最使直布羅陀感到威脅的，是駐在阿其西拉斯高地的西班牙砲隊。

直布羅陀的工事完成後，英國在地中海方面多了一層保障，而關於艾恩賽也多了一種傳說。人們對於這一人一石的名字——艾恩賽和直布羅陀，從此認為有不可分離的關係了。

去年戰時內閣成立時，英國陸軍在組織上及人事上大事更動。年老落伍的軍官們都告退休。從五十個高級軍官中艾恩賽被選為英國海外軍總監。在一九一四年英國曾有此項軍職，當時由著名的弗蘭區爵士担任，它的恢復表示英國已決心和它大陸上的聯盟國駢肩作戰。所謂海外軍就是現在的遠征軍。艾恩賽當時的職務，是使英國和他聯盟國的將領間保持密切接觸。

九月宣戰時，他已達到了英國陸軍界的頂點。那時的參謀部長高爾脫已奉命率領遠征軍離英赴法，遺缺便由艾恩賽繼任。高爾脫比他小兩歲，也是在賀爾改組軍部時才得大

露頭角。兩人的私交甚密，在戰事中同時成了英國最活躍的軍人。一個牽了獺犬跨入軍部辦公廳，一個則在「法國某地」設立司令部。調遷二十萬大軍到法國前線並不是一件簡單的工作，但這兩人却處理得非常順利。

在艾恩賽的一生中，遠居國外的時候比較多，但開戰後僅數星期，他的名字已為英國人民所熟知。除了他個人外，他優秀的家庭在英國社交界上也有非常崇高的地位而受人注意。一九一五年他曾在戎馬倥傯中請假一星期離法返英和却恩女士結婚。是一個很美的結合。艾夫人非但美麗大方，而且性情也很好。

他們的女兒愛絲佩今年正二十歲，是一個髮色金黃的美人。據說她是婦女地方軍補充團團員中拍照最多之一人。他們的兒子今年十五歲。最近當艾恩賽在法國接受榮譽團的大十字勳章時，這孩子曾受甘茂林的邀請去參觀法軍司令部。事後倫敦下議院曾有人對這件事大施抨擊，他們認為將此種特權加之於一個未成年的平民身上，實屬不當。這孩子從法國前線回英後告訴新聞記者說，他將來願意加入海軍。

艾恩賽難得的空閒時間大半都消磨在他鄉下的別墅中。他喜歡畜馬，雖然並不擅長運

動，但騎馬行獵却是他一生唯一的嗜好。在獵場上，當這位巨大的人騎在一匹更巨大的馬上時，的確是一種壯觀。他不敬的同伴看見他疾馳而來時，往往脫口喊道：「坦克車來了。」

艾恩賽對於戰事的觀念究竟如何？這位英國最偉大的軍事學家究竟如何為英國的戰略設計？從他所著的一部名叫「坦能堡」的書中，我們可以窺見一斑。這書的內容詳述當年興登堡戰勝俄軍之役的經過，對於這位老將所採取的戰術推崇備至。簡單說來，此種戰術偏重游動戰和突破敵軍之兩翼及後方。在艾恩賽的目光中，此種戰術再加上了勇往直前的進攻精神，便造成興登堡的傑作。他和德國過去及現在將領中有私交的很多，雖然他的理論不完全和他們的相同，但他對於德國軍事思想認識之深却無可否認。

綜合他一生的事蹟，有一件事最值得我們注意：就是他的戰地經驗較其他任何英國軍人為豐富。在第一次歐戰中，他曾屢率軍隊在法國，北極，近東，印度等地獨當一面。在外交的折衝上他也是一個斡輪老手，曾屢次代表英國和初期的蘇聯，復興的土耳其，以及其他各東方緩衝國相周旋。在英國的軍人中，難得有比他更博學多能的了。

戰時英國

三〇

(By R. Strausz-Hupe 李真璧譯)

(註) 艾恩賽 Ironside 原文，意譯當爲鐵軍。昔英人曾以此稱克林威爾及其所率軍隊。

## 海上封鎖

在英國幾處較大的統制根據地，每天必有紅色的郵政汽車，開去裝載海軍人員從中立國的船隻上取來將要運到歐洲大陸去的郵件。檢查這類信件以截取軍事上的消息和戰事用品，每一批常需好幾天的工夫方能完事。凡屬可以放行的信件和郵包，仍都送回統制根據地，再由那裏儘先開駛的船隻，裝運到牠們的目的地去。美國所提出關於檢查美國郵件的抗議，引起人們對於協約國的整個封鎖行爲的注意。

這個環繞歐洲的協約國封鎖線長城，規模極大，所達甚遠。在自古以來的封鎖歷史中，這次的封鎖，在範圍和方法上比以前的都增加了一些新鮮和頗爲特異的性質。牠起自西歐北面的寒冷地帶，迄於東方的熱帶地方，成一極長的弧形綫。即是從冰島直達錫蘭，全綫長約八千餘哩，其長度爲自有封鎖以來所未有。

北部佈置，此次和上次歐戰時相同，共設兩路海軍巡哨綫。一路在仄狹的英倫海峽中，另一路在蘇格蘭和冰島之間闊約六百哩的海面上。南部的佈置則已和上次大不相同。在地中海裏邊，上一次協約國祇不過在亞得里亞海口子上設一巡哨綫，但這次則不但包括直布羅陀，馬爾泰，和蘇彝士運河，而且更向東伸展，直達紅海和伊果尼亞灣口子的外面。

封鎖目標也和上次相同，是兩重的。就是在阻止德國利用中立國名義所擬繼續經營的全部海外進出口貿易。因為這是完全對中立國航業上的一種措施，所以牠另有一種法律上的對付，和封鎖條例迥然不同。在技術上說起來，亦不得謂之封鎖。不過兩者在名義上儘可不同，而事實上則效力依然相等。執行封鎖的驅逐艦遇到向荷國鹿特丹或意國里雅斯德行駛的中立國商船時，第一個手續即是照例懸掛起一個「立刻停輪，即派小巡船前來」的強制信號。

以下手續，因受歷次戰事的教訓，已和古時不同。在從前，這種中立國商船不過就地受一次檢查。如果船上並沒有載着戰爭用品，大概一二小時就能了事。但是現在到處都

是潛水艇，誰都不會在海上閒遊，因而海運的商業，內容已非常複雜，不是海軍人員所能單獨應付。所以被攔截下來的中立國輪船，都須送到統制根據地去細細搜檢。被扣時間，少則一天，多則兩星期，然後簽發證明書放行。

搜檢工作由海軍人員執行或指揮，但是大都由海關專家執行，因為海關專家能夠鉤稽出秘運者的種種巧妙作弊方法。各統制根據地雖由海軍所管轄，但對於一隻中立國輪船的是否沒有嫌疑而可以放行，實另由一個對於貨物和受貨人事件較海軍更富於經驗的機關作最後決定。這機關就是倫敦的戰事經濟部，是一個使現代封鎖性質大為改變的機關。中立國的輪船一經被扣在統制根據地之後，海軍職務僅不過替那戰事經濟部充任警察而已。

統制根據地即是長城式封鎖綫的關口，英法兩國共設有十四處，散佈在從蘇格蘭北面奧克內羣島的海灣起，直到錫蘭的欽可馬里海口為止的弧形綫上。其中最大最忙的一處，是在泰姆士河口外，離開倫敦不過一二小時的路程。

在平常時際，甘德省海岸外面著名的航海道唐司，是一條船隻往來最為熱鬧的航路；

因爲牠的地位正在英吉利海峽盡頭，泰姆士河口和多維峽之間。

現在這地方的船隻更爲擁擠，不過都是遠遠的靜悄悄地停着，夜裏也不點桅燈，而岸上也是一片黑暗。浮筒上的警鐘已經移去，黑霧時的號笛也不再發聲。

你如有機會乘着一隻海軍巡哨汽船，駛出海岸綫數哩之外，你即能看見一隻隻街頭接尾停着的輪船——高如大廈的郵船，和滿載着貨物好似堆棧一般的貨船。船舷上都畫着中立國旗號，如荷蘭，比利時，丹麥，希臘，日本等國的國旗。牠們都是經由北海駛往或來自各中立國的船隻，都在這裏等待得到許可執照以繼續航行。停在那裏的船隻雖有二三十艘之多，但都是毫無聲息。

中立國的船隻在多維峽中得到巡哨船的停輪信號之後，即須在唐司航道上依次拋錨，一面即懸起一面上畫一個黑X字的白旗，即是請派檢查員登輪的表示。海軍方面看見這旗子後，大概都立刻派一隻汽船，載了檢查隊前去。但是在白浪滔天的大海中，要從小汽船攀登大輪船的繩梯，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有時必須等候機會方能上去。牠們到了大船上，船主便將一切航行文件交給檢查員，把無線電報房關鎖起來，然後開始



## 檢查。

在平時，船上的倉單祇有海關要加以閱看，但在封鎖的時期中，這也是封鎖執行人員所注意的一項文件。在此次封鎖中，這種倉單都用電報複印機傳遞到倫敦的戰事經濟部，將交運貨物者和收貨者仔細加以研究。統制根據地的海軍當局，則研究這船隻的本身。如若兩方都認為沒有什麼可疑之處，則即以倉單為憑，而並不再加以檢查。

可是輪船上的水手往往喜歡多說話，他們的口中時常漏出某項貨物怎樣在倉單上改填別種貨名的秘密。倉單上所填的「油腳」，有時經化驗之後，竟證明實是可以提取汽油的柴油。所謂「洋葱」，有時擲在甲板上，竟能彈起十多尺之高，而證明完全是橡皮所製造。船的本身，有時吃水之深，無異於常度，原來是船底下秘密吊着一百噸的銅，而倉單上並沒有提起這貨物。有經驗的檢查員，能用許多方法去破獲這種平常人所看不出的秘密。

一隻輪船如果略有可疑之處，即由一組海關人員登輪去搜查。他們熟悉種種藏私的方

法和處所。普通的檢查，他們祇須一小時即能完事。遇有特別情形時，則由海軍將這船

隻押送到海口裏邊，將貨物和煤倉一起出清，澈底檢查。

同時，戰事經濟部也另有他們的工作。現代戰事中，有許多最有效力的利器，都是從這一部裏邊發施出來。他們已動員了英國的全部經濟力量，和她所有的銀行，保險公司，航業公司，和各項商業機關。並且也派出特別人員，深入世界各處。

海軍只能夠攔截海上的船隻，然而戰事經濟部則竟能照顧到尙未出廠的戰爭用品。部裏的人員知道和留神德國所有的海外供給來源。凡是已經列名於「黑單」的出口商行，（即有通敵嫌疑的商行）都已難於得到運輸戰爭用品的保單，和銀行信用借款。有時經濟部故意讓他們獲到一切運輸的便利，待他裝出之後，再攔截下來。

所以協約國的封鎖，是軍事的，也是經濟的。從統制根據地用電報復印機所傳遞到戰事經濟部去的倉單，不過是他們監視戰爭用品的流動中的最後一個梯階。部裏邊的專門人員研究這倉單，不過是要知道這單上所關的中立國收貨人是否是個真實的最後用戶。如果真是去供給中立國家需要的，即可毫無留難。但若中間有一部是擬運到德國去的，那情形便不同了。

要決定一種貨物的最後目的地，方法甚多。部裏邊有一科很詳細的知道鄰德各中立國裏所有的進口商人。另一科知道各中立國的尋常需要。又一科知道德國每天是在購買些什麼貨物。又一科知道各處出口商人的內容。一張倉單經過這許多科逐一研究之後，無論藏有怎樣的秘密，都能被揭發出來。例如：一批運到荷蘭鹿特丹去的二百桶汽油，經過上邊所說的各科研究之下，竟能提出許多證據而證明裝貨者是冒名的，收貨者也並無其人。

這張倉單加上了各科的批語之後，即交到戰爭用品委員會去作最後的決定。這個由十二個文官所組成的委員會，是審查戰爭用品的最高機關，所有人員，都是從政府裏邊有關於封鎖德國進口事件的各部份裏調來。他們天天坐在公事房裏半環形的棹上，進行他們的工作，連星期日也不得休息。他們對於一張倉單如果認為不必交付捕獲法庭的，即用電報複印機通知統制根據地，派巡船去送放行的執照給那輪船上的船主。

倘若委員們認為二百桶預備裝往鹿特丹去的汽油，必須交到捕獲法庭，那麼手續便不同了。這種法庭照例定下三十天限期，讓貨主來辯訴。但是輪船決不能停在那裏耐等這

樣長的時期，所以即由海關將汽油卸下來，而聽任輪船開走。

這種案子最後由倫敦的海事法庭加以審理。這法庭推事座位面上雖然掛有一隻鐵錘的標識，但是其實和海軍部並沒有關係。牠不過是普通法院的一部份，專司審理發生於海上的案件，如輪船的互相碰撞，輪船遇險之後的撈救等等，而在戰時，則兼理捕獲案。那些汽油，一到這法庭上，便成爲一樁普通法律案件。如果法庭認爲這貨物確是屬於敵人的，那末就加沒收。如若不是，即發還原主，並判令賠償他的一切損失。

封鎖德國的出口貨品，另有一種法律上措施，和上述的不同，而且較爲簡單。凡中立國人從大陸運出來的貨物，最初也須送到統制根據地去受檢查。如果查出係德國貨——不論是屬於德國人的，或是屬於中立國人而實是從德國來的，即將案子送到倫敦的敵人出口貨物委員會去審查。這時運貨的人可以去申訴辯論，等候判決。凡委員會所下令扣留的貨物，即須存在英國境內，直到戰事終了後，再行發還，並不沒收。

以上所述，即是長城式的封鎖背後各種組織的簡略情形。因了這一重長垣，希特勒的國外貿易幾乎已減削到了零點。但是他依舊可以和毗連的中立國作商業上的往來。在上

次歐戰中，歐洲中部諸國四周除了瑞士，荷蘭，和斯干的那維亞諸國外，幾乎完全是敵對的國家。但現在則除法國之外，四周都是中立國。這許多在海軍封鎖綫以內的中立國家，即是雙方經濟戰爭的主要戰場。

英國的海口霸權使她能夠隨時隨地顧到世界的供給來源，因此也使她能夠直接從產地獲到戰時必不可少的物品，而如果没有這有效的封鎖，即要經由中立國落到德國人的手去了。(By Clair Price 越齋譯)

## 海上護送

某日早晨一點半，我在北海中部初次聽到了戰爭，當時歐戰發生已兩月多了。在倫敦，儘管有堆着沙袋的建築物，戴着鋼帽的警察，燈火管制和空襲警報，都不像真有戰事。但若在你身邊轟然一聲，情形就不同了。

海軍部曾經邀請新聞記者和攝影師去作一次海上旅行，把我們裝在一隻商船上，從一個英格蘭港口護送到一個蘇格蘭港口去。海軍當局似乎覺得護送制度真是非常重要，而要我們把這情形告訴民衆。你仔細想一想，這確是很重要的。船艦是保持不列顛諸小島健康的紅血球，沒有了這些紅血球她便要患國家經濟的烈性貧血症而死。前次大戰時，英國險些兒遭着這種惡運，船舶被潛水艇擊沉，平均每月計有九十萬噸之多。後來還是我們的海軍上將薛姆斯（W.S. Sims）把海上護送的計劃獻售給英國海軍部，才使英國

除却病魔恢復健康。

這護送的計劃曾獲非常成功。今日英國仍在大規模應用這些前次大戰所受的教訓。去年九月戰事發生後的兩星期中，就實行護送制度，而現在每一艘英國船舶駛進或經過英國領海，除了過小的和過慢者外，都是受保衛者。結果，根據英國海軍部統計，受護送的船舶之安全性是五百與一之比。（即是五百艘能平安到達港口，而一艘失事。）

現在再回說到我聽到戰事的情形。我們在上午十一時開船，經過二小時的航程，到了護送隊集合地。在一大隊海船羣中，我們拋下了錨。當時停泊在一起的，總有五六十艘之多，協約國的，中立國的，大的，小的，沿海岸航行的，載貨的，運煤的，裝油的，滿趁旅客的，古舊的，載重超過吃水線的，滿載重物的，各種各樣的船隻都浮在水面上，一艘艘露出靴似的紅色船殼來。

從海軍部引水船上走過一位皇家海軍中校來，他把護送狀提交給我們船長。那引水船駛了開去，我們便把護送旗號升起，拉起錨，船開動了，和其他二十四艘排在一起。最初我們排成一單行，每艘前後隔開約有五百碼。直到第二天早上，我們才正式實施護

送，船舶排成並行的兩行，護送艦則在行列外往返巡遊。

海像死去一般的沉靜，微風在水面上飄動，日沒後船急速前進，海水濺起泡沫來了。吃飯時大家說起笑話來，好好地吃他一飽，也許這是我們最後的一餐了。海員自己談到恐海病，豈不可笑？

晚上，護送艦有時也和我們連在一起了，其實我們並不知道，但我們在甲板上可以看到一條細長的影子在黑暗中出現，牠駛近我們的左側時，我們又可以看到屈曲的白浪頭從黑色的船身旁高起來。護送艦的速度與我們每小時七海里的緩駛來比較，她從我們船旁駛過，無異是一列特別快車。我自己想：『最好我能站在那護送艦的艦台上！』在我當新聞記者以前，也曾在美國海軍界服務，但到現在我老是長時期的嗅着墨水臭味，而很少聞得海水氣息了。

將近午夜，我走下艙去。大菜間裏有人在玩撲克，似乎誰都不想去睡。我想有幾個孩子也許不當到過海上，成年人也有許多不慣船上生活的，即使在平靜時期，第一夜他們也一定覺得有些心神不定。



到了一點半，却好在撲克台上有人對一位蘇格蘭人說了一句話：『你能給我兌一個金鎊嗎？』我們突然聽到了戰爭。這是一響非常的巨聲，我想用一個比喻來形容，正像一個巨人的手掌上戴着一個印戒一下子重擊着船身。這聲音柔軟中帶着堅實，總之是一聲震天巨響，船舶全部給震動了。

撲克戲停住了。那蘇格蘭人本能地收起鈔票。接着第二巨響又來了。你生平一定沒有見到過一組撲克戲會這樣匆匆散場。除了那蘇格蘭人之外，誰都讓錢掉在桌上，急急的衝到甲板上去了。我們在黑暗中蹣跚地擁出去，第三次巨響接着又來了。我們到了艦台上，船長和大副却是若無其事地在談閒天。

『只是一艘護送艦向深水射擊罷了，』船長對我嘈雜的發問這樣回答。『大約在我們船後一哩遠，我想他們一定聽到了有什麼聲音。』

『一哩遠！』我想。但這炸聲却使我們從船頭到船尾都震動起來。那末一顆砲彈射下去，在二十碼附近的潛水艇又將怎麼樣呢？

我們又回到下面去，茶役剛在那裏煮茶。已經入睡的許多孩子，又都起來了，他們都

在睡衣上穿着大衣，戰戰兢兢地站在那裏。

但在我們這次三日兩夜的旅程中，這也許是最後又是唯一使我們激動的情形。後來又有一次我們已駛近最後集合地，一艘護送艦發出「當心敵機飛近」的信號時，亦曾使攝影記者帶着他們的「開麥拉」匆促地試演他們的技術，混亂了一陣。

上週末，丹麥船載重一萬一千噸的加拿大號，在近海岸一哩處被炸沉沒，在艦台以及船的上部還露出在水面，我們見了之後，就會想到北海在實際上並不像其表面那樣平靜。第二天早上一隻瑞士貨船在護送艦隊中，機件損壞了，船員忙着修理，終於免受航行上的阻礙。我們也怕遭着這種情形。

在秋冬兩季，北海原是一片靜水，像地毯一般平坦。微風溫和，暖日高照。但在海上作護送工作的人，其生活却是異常黯淡。你處處會感覺到緊張的情形：船員目光閃閃，一刻不停的注視着四方；瞭望者的面龐老是露出在艦台的防風篷布上，砲手則往來徘徊，他的脚步從不離開船後的砲位六呎之外。

你又會覺得這也是無生氣的事情：救命船都掛在兩旁，準備急迫時直放下去，護送艦

上的槍砲都扳起槍機準備射擊，他們的船員都躲在砲位掩護處的後面，預防從空中或水上敵人的來襲。

護送艦有時突然離開護送的位置，像在狐狸洞後的獵犬一般，聚在一起，停住了引擎，用他們慣聽潛水艇的耳朵細聽着潛伏在下面的危險的聲音。無終止的，無間斷的警備——這樣把船舶平平安安地護送到港口。

英國無論在國內或國外，各港口的船舶往來都經過護送，一方面調整海軍部管理護送的官員與護送艦隊司令的等級，一方面又把護送的計劃排得像火車時間表一般準確。受護送船舶的船長，則被召集談話，使能接受命令與指導；排定每艘船舶的位置，指明那一艘是艦隊司令，率領隊伍，並規定護送途中調遣的種種。

護送隊雖可依照諸船的速度或快或慢，但是須以其中最慢的速度作為護送隊的速度，這也便是護送制度的兩大缺點之一。在平時祇需一周期的旅程，護送隊也許要費十天或二星期的時間。每小時能行十四五海里的船舶也祇得跟能行八九海里的徐徐緩行。為了避免潛水艇的轟擊，必得曲折行駛，因而增加了百分之廿五至五十的航程。

海上護送還有一個缺點，便是常常要遲延時日。爲避免護送艦過份忙碌起見，必得在可能範圍內聚集許多船舶方能護送一次。通常每次護送十五至三十艘，上次大戰中有幾次在大西洋上受護送的船舶爲數更多。船舶很快的裝載好客貨，却須費許多日子等候聚集護送。

但是護送制度能保護船隻避免潛艇轟擊和飛機空襲，這可以補足上述的缺點而有餘。『費兩倍的時間使所有的船都能平安到達港口，總比一半的船隻不能到達好得多哩！』守住護送隊裏的位置，說起來似乎是一件極簡單的事。譬如你的號碼是某一號，你前面的船隻是某一號，你祇須跟着她便是了。保持住預定的距離，而一切遵照她的行動。這在白晝是很容易的，但在晚上却爲難了。

也許有一次你和同行的人失散了，到了一個生疏的地方，有人對你說：『我知道那條路，你跟着我走便是。』你記得你是何等心慌而焦急，嚴正地注視着他，沿着陌生的路途走去的呢？現在你再想像，在一個陰霧的夜裏，前面的車燈暗淡得像一枚針尖般微小，同樣又在生疏的路上摸索。那末你就可以想到晚上在海上護送隊裏要保持自己位置

是怎樣的情形了。

你用力睜着眼睛看，在你前面黑暗中，有模糊的漆黑的堆，其中有一小點燈光。那一點燈光真是在這黑暗不友善的世界上一件友善的東西。你必得看着牠，又不能太接近牠。要是你與牠太接近了，你得立刻停車，或是設法避免碰撞，而且因此就把在你後面的船隻全條路線都搗亂了。反之，你若讓牠離開得太遠，那末定有一艘護送艦趕上來，她的司令從宏聲器裏大聲地給你警告。更糟的，你也許因此和護送隊失去聯絡。

在受護送的船隻上工作，決不是鬧着玩的。船長的眼睛因睡眠不足紅得發炎，我並不覺得驚奇。在我們六十幾小時的航程中，他祇曾和衣瞌睡了三小時。大副和二副也因每隔四小時值班一次，守候了三日兩夜，看去真是筋疲力盡了。這並不是有什麼魔力使他們喜歡這樣工作，這些工作在他們也是堅苦而乏味的。他們唯恐突然給魚雷炸沉到海裏去。

但他們知道，他們正在做一件趨向勝利之路的偉大工作，他們在保持英國血液的流通。(By E. P. Montgomery 徐開鑿譯)

## 特務機關

英國對內奸外敵的自衛戰，即在承平時代，也是個錯綜複雜的問題。在戰時，牠更是件偉大的工作。每個覬覦英國富源的政府，目前都在陰謀分裂這國家。北印度，伊朗，及阿富汗等地，擠滿了蘇俄的特務員，從事煽惑；新加坡及東方英國各屬地，由日本人在大肆活動，而墨索里尼的特務人員，又在地中海沿岸及近東各地，偷偷地散布其挑撥離間的種子。所以英國目前不單在與德國作戰，同時也在爲其帝國的存亡，作死命的掙扎。

在這兩種爭鬥裏，最重要的工作，是由一小部沒沒無聞的人在�做，那就是英政府情報部的特務人員。但出人意料地，世界上這種最龐大最精密的偵探制度，却在此遭到了貶抑和漠視。歷來麥唐納，包爾溫，及張伯倫等在政治上的錯失，追究起來，可說完全由

於他們對英國這種有力的武器，不信任，不喜歡所致。

在一般人看來，英國的秘密特務，無異是一種怪誕的傳奇角色。菲利浦·溫本奧及其他這一類的神秘人物，似乎生來就賦有一種超乎人類的力量。而一般愛把英國情報機關在世界大事幕後所施一切機巧手腕公諸於世的作家，由其動人觀聽而偽政治性的作品，更使這種傳奇故事，蒙上了神秘的色彩。

事實上，英國政府的情報機關，所擁如此的人材很少，而如此權謀狡猾的思想，也不易多得。牠誠然會產生出如阿拉伯的勞倫斯上校及李其納霍爾（第一次大戰時之海軍情報天才）等出類拔萃的機謀人物，但大部特務人員却仍然是些平凡而質實的英國人，他們不圖虛榮，端在使其祖國成爲世界的及其各處領土的總神經樞紐。

一個英國駐德的特務從德國的海軍根據地威廉歇文，遞信倫敦。上書的地址，却是亞姆斯特丹轉，使人不致起疑，但實際上這是英國情報機關的信箱。信上所寫的都是些無關緊要之事，而行間字裏，却用秘密墨水，把德軍將施行潛艇攻擊政策的消息，詳加報告。

一個滿身骯髒的車夫，越過了希瑪拉雅山把消息帶給帕夏華當地的駐印情報長官，說俄人正在印度邊疆，集中重兵。諸如此類的消息，從世界的四角，不斷地輸送進來，有的用郵寄，有的用無線電，有的却利用外交官，從事傳遞。消息的正確與否，竟可以左右英帝國的命運。

英國的情報機關，不祇是這一個，其他却還有七處之多。外交部，陸軍部，海軍部，空軍部，商業部，殖民地部，內政部都各擁一個，從事偵探。他們這種特務人員制度並不像德國的那樣，有一個集中的樞紐，統率其下的各支部，反之，他們相互間是沒有默契的，有時竟還有自相殘殺的事件發生。好幾年前，一個訪事精細的新聞記者，發覺英國陸軍部與外交部的特務，正在對陣籌謀小型戰爭，雙方各擁一個阿拉伯酋長，應允供給其經費與武器，囑其攻擊對方，因為兩面都以為對手的幕後，是由外國的特務人員在煽惑鼓動。

但在張伯倫一派的人看來，這種特務工作，仍然非常可疑而不是一樁靈巧的事。因此特務們千辛萬苦得來的寶貴消息，却往往不得到妥善的利用。



一九三五年，當希特勒在柏林把德國的空軍實力，告訴西門和艾登時，兩者差不多完全給嚇倒了。筆者是永遠不會忘記兩氏此後接見新聞記者時那種驚愕表情。事先倫敦軍事當局，已由國外特務將納粹空軍的擴展運動詳盡報告，但陸空兩部，却始終不以為意，以為情報部又在過甚其詞了。

英國外交部的秘密情報處，是上述七個特務機關中最著成效的一個。其中的特務人員，遍及世界各處，當英國正式的外交人員，無法發生作用時，便由這些特務員，代替行之。他們往往促使或破壞一個政府的改革或條約，同時不讓英國政府牽涉在內。英國外交部秘密情報處的主腦，通常便是英國內閣的副秘書長，目前這人即是亞歷山大喀度庚爵士。他是個目光銳利，語聲柔軟，而曾受高等教育之貴族，操縱着這具大力量的機器。在他手裏掌握着的，是一筆外交部的秘密經費。至於如何將這些金錢，賄賂給外國的外交人員，或者支持外國的政治活動，祇是他們兩三個人曉得，而這筆賄賂支持的費用，每年竟達數百萬鎊之多。如果張伯倫首相能將其自信的力量，稍微移來信任喀度庚爵士，那末近幾年來如慕尼黑會議之失敗等世界大事，是一定可改觀一新的。

\*

\*

\*

英外交部情報處的秘密工作人員，人數不多，而選擇甚精。其中大部都是僑居國外的國民，是些善於探聽消息或能解決困難情勢的人物，但最寶貴的，往往都是些專家，平時照常生活，一逢需要，便出活動。這些秘密人員，家境往往都很寬裕，社會地位也甚重要。所以肯從事特務工作者，有些是出於愛國，有些却因為好冒驚險之故。秘密工作的主腦，在物色此項人才時，地點往往是夜總會酒樓之類，結果也往往都很順利，拒絕服務的人可說很少。

筆者本人認識這種業餘的特務，有好幾個，其一是個退休了的保險商，在中歐各處曾經做過許多特務工作，而最著名的便是巴爾幹半島上那些精微的陰謀。布達佩斯，巴爾格勒，及不加勒斯多等處，都是他非常熟悉的地方。一逢各該地點發生事件時，他總馳往該地去「察看其佈置的情勢。」他以其豐富的財力，長袖善舞，到處結交朋友，講着他們的語言，如德語，希臘語，及斯拉夫族語等，要好要壞，可以一任己意。結果，他每到一地，英外交部便可以得到該地驚人準確的情報。

其二是英國某大公司的經理，也可說是倫敦方面深明華盛頓政治工作意義的少數人物之一。每逢英美關係，發生嚴重磨擦時，他往往匆匆赴美度假。他的交友，極度廣闊，與美國的銀行界，商業界，新聞界，及「新政」方面的基本份子等，都有密切的關係。他擁有一種吸收情報的手腕，所以每當其過返倫敦時，外交部便可以收到他一份詳盡的報告，其內容是沒有那個大使寫得出來的。

秘密情報處，祇在絕對需要時，才僱用女特務。一九三八年暴露蘇俄在英秘密特務機關的X女士，便是其中手腕卓絕無雙的一個。她修飾非常雅潔，是個三十歲的金髮女郎，應友人之請而始入陸軍部的反特務處。當了特務後她第一個步驟是加入那頗有嫌疑的「蘇俄之友協會」，然後與其中的特務領袖熟識。在獲得後者信任後，便探聽其整個機關的情形。她為證實起見，竟還租下了一個公寓，將胡爾威治軍火廠事件中奸細們所用的計劃，依樣葫蘆地試行了一下。結果全部特務，一一就逮，而英國十四吋海軍大砲的秘密，也因此不曾洩漏。

\*

\*

\*

情報部正式的職業特務，各種各樣的人都有。在海軍部的情報處，他們都是些軍械，給養，及駕駛部的官佐。而在商業部的情報處，他們却是些統計專家，或老資格商人。年齡自青年至老年都有，甚至坐在輪椅裏的老人，也是其中工作人員之一。英國特務不像德法的那樣，無異是久練的精鋼，反之，他們連特務工作的正式訓練，也不會受過。猶記希特勒部下的兩位驍將——海軍司令喀納列斯和「葛斯塔博」秘密警察副領袖海特列區——曾在柏林設立過一所特務學校，學生在嚴格的紀律下，學着一切特務應備的技術，例如辨認軍艦陰影，及偷開鎖門等。可是英國的特務人員，却祇任着情勢的支配，而由淺入深，他們並不是從各處搜集而得的人才，因此薪給也不很高，約普通公務員相等。一個特務的生活，是不很好受的，他必須孤獨地生活，不能有真正的朋友，而心神又須機警敏捷，隨時應付事變。這樣要經過長期的訓練後，才正式成爲特務，派赴德國活動。

英國的特務機關中，陸軍部的情報處，規模最大。整個陸軍部邊翼的建築，全部爲其總部的辦公處。生人如要進去，非有特別證章及衛兵的陪伴不可。牠非但負責指揮全英

軍隊中所有固定的情報官佐，同時全世界一切英籍軍事特務及英國各屬地的反特務等，也都隸屬於此。在這座建築的頂層，是該特別情報處主腦的辦公處，其所在地點，祇有英國首相，陸軍部官員，及親信的助理人員，方才知道。該建築中之階梯，兩旁都有官兵守衛，非是高級參謀人員，一概不准入內，就是那些看門狗，也不能接近一步。就由這個神秘莫測的辦公處裏，一切精幹的特務人員，都辦好了偽造的護照，一種由秘密的鐵路線網，派赴德蘇等國。至於總部所發的命令，則由駐外的使館，負責傳遞，或由外勤特務從事授受：例如派三十四號特務，自亞登逕赴孟買某小店中通報，或調坎潑湯賭場中的五七四號特務赴李斯本小汽船上傳遞通訊等。

這些特務，必須刻刻提防敵方有意散佈的謠言，及有意洩漏的計劃，以免上鉤，反被利用。例如最近，德國的反特務組織，曾有意漏出一個消息，謂西線德方某處防務，未臻完善，野砲也尙未配設，希望英方得訊後，能攻擊該點。但英方另一特務，却探知克虜伯砲廠新近方將大砲一批，運赴該點，因此前者的消息，便不攻自敗。所以戰事情報的正確與否，全須由特務妥加對證，然後呈報駐法英出征軍司令戈特將軍，苟有差池，

就有千萬人性命的出入。

在過去幾年中，英國陸軍部情報處在德國的活動，曾有顯著的成效，雖然當地反特務人員及「葛斯塔博」秘密警察，都非常精明幹練，但希特勒訓練的新兵，在倫敦都有詳盡的報告表，可供參考。所可惜的，政府當局却不肯將手頭這些寶貴消息，予以利用。

在承平時代，倫敦當地的各情報機關，從平民在旅行時所寄回的信上得到不少幫助。因為一個英國人，雖不一定為有趣而作特務，但在路程中看到各種有趣事物，如新堡壘，軍事根據地等，往往都寫信告訴英國或國內的報紙。由於英人的性喜旅行，好寫家信，當局却由此得到了千萬個義務特務，在世界各處，免費服務。

秘密情報機關的反特務組織，極負時譽。其中服務人員，約為四百人，致力防止外國特務的活動，並保護英國的軍火廠，鐵道，及實業區等，免受外人的破壞。他們工作時，與蘇格蘭警場擁有密切的連繫，而後者又設有一特別支部，專門調查外籍人員的一切，及倫敦當地的外商集中區及其他製造事業中心等，因為這些地段，往往都是陰謀及特務的發生地。

\* \* \*  
在這次大戰中，難民却是個新的問題。從德國，奧地利，及捷克各處遷徙來英的，無慮千萬人，而其身分證書却無法一一加以查對。因此，有一個德籍軍火專家，裝扮了難民，竟獲得英國陸軍部的信任。他說，他曾被禁於達爾的集中營，飽受鞭打與虐待，最後便逃了出來。幸而當時有個新聞記者，還辨認得出他的真相，不曾鑄成大錯，原來年前兩人在柏林曾見過一面，當時前者却坐在「葛斯塔博」的總部裏面。一切集中營等等的歷史，祇是杜造出來的。此後英方知道這些難民，都是被逼而出此，其親戚故友却都在德國作質，因此特別支部便設了一個告密網，使難民有告密的機會。

英國陸軍的行動，軍備，及計劃等消息，雖然有許多都洩漏在德方，但去年九月時德國大規模的特務機關，却像一九一四年前的先例一樣，一下子就被英國打攪了。德國人都是些呆板而機械化的傢伙。英國特務，受命在外活動的祇有一兩個，但都秉性聰明而經驗豐富，得利用其本人的理想與意見，從事工作，然而德國的特務，一來就是十幾個，由一個主腦領導，紀律雖然嚴明，工作雖然徹底，但手段却拙笨之極，而往往又缺

乏理想的能力。

一九一四年時，英國陸軍部，在當地捕獲了兩個德國特務領袖，事先約一年，這兩人已受當局的監視，而他們却還漠然無覺，同時由於戰爭期限的延長，在英所有的德國特務，神經上都受到非常的影響。去秋，就有諸如此類的事情發生。英國特別情報機關，發現了一隻「信箱」——負責傳遞英德間特務報告的中心機關——後，立刻抓到了十幾個喀納列斯大將手下的著名特務。這些人在戰爭發生之前，都已經受到秘密的監視，一俟其行將獲得英國的隱密時，才予以逮捕，所以這在柏林方面，是認為相當驚奇的。

海軍部的秘密情報處，年來工作非常艱苦。一九一四年時，牠命運特佳，竟在麥特堡巡洋艦中一個溺斃的德軍信號手的袋裏，獲得一冊德國海軍的密碼。此後兩年間，德國幾乎一直依此拍發，不曾改過，因此英方用了測探無線電波的儀器後，便得以截獲所有的電報，就是德軍潛艇的報告，也能一一收到。但在這一次大戰時勞特上將，及英國海軍部諸公，似乎沒有其先輩的幸運，因為他們雖然工作得倍加謹慎，而德海軍行踪的線索仍非常難得。斯比上將號在未擊沉前之驍勇，白利門號大航輪之潛逃，以及憲亞上將



號等艦行踪之神秘，都使邱吉爾感到非常的困窘。因爲目前德方的特務網，審備基爾，威廉歇文，及其他海軍根據地，即使是英國海軍部的特務，也無法在該地活動。同時德軍由於上次大戰時的經驗，這次拍發無線電時，却已經常常把密碼更換了。

英國海軍部的截譯密碼，素以工作之準確而迅速著名。第一次大戰開始時，主持其事的李其納霍爾爵士覺得手下襄助的人，實在太少，因此便從大英博物館黝暗的角落裏，拖了一批博士先生出來，以爲他們既然能解釋象形文字，一定也能翻譯密碼，結果成績的確非常之好，所以目前這些隱秘的天才家，便又在海軍部爲國服務了。

至於商業部的特務人員，也屬非常重要的人物。目前英國戰事經濟部所以能壓制德國商業者，所賴商業特務的力量，殊非淺鮮。因爲兩年來，該部的特務人員，曾致力於探訪德國與其他中立國的商業關係，準備從中設法制止，使德國陷於孤立無援的境地。

此外殖民部的特務機關，却解救了英國在非洲的困難。因爲柏林納粹黨的殖民地擴張聯盟曾企圖向先前德國的各殖民地，從事大規模的煽惑運動，所以歷來軍械彈藥，不斷輸入非洲各處，交與一般擁德份子，準備觸發戰爭，同時德軍的官佐，也分往各該地

點，從事秘密的訓練工作。這時候英國殖民部的特務，便耐盡艱苦，出入森林，探悉了納粹黨的整個陰謀。於是大規模加以逮捕，所以在九月時，英國便將非洲從納粹的爪牙下，搶了回來。

這些孤獨的人，赤手空拳，往往要應付十倍百倍的人物，在在都有遭到暗殺或槍斃的危險，而他們的目的却端在保持這世界上最大的帝國。(By Frederic Sondern Jr. 耕山譯)

## 空中諜報

現在英國皇家航空的偵察機天天深入敵境，而帶回數十張寶貴照相。凡德軍佔領的重要區域，沒有一方寸地不曾被英國航空攝影師拍攝過幾回照，製過幾回圖。遇有變更則挨次予以紀錄，發現新目標則及早繪入圖內，從無遺漏堪以保證。不寧唯是，諸如陸上海面或竟空間的軍事行動，亦時常攝成照相，以補偵察者口頭報告的不足。

有幾個資深軍官對於轟炸的結果，確乎堅持着必須目睹照片以資佐證，因此皇家空軍的一個機師，據稱曾在轟炸一艘潛水艇後對他的偵察員說：『最好把那攤油拍一照罷——雖然司令官不一定認作證據，除非我們能把那面潛望鏡弄回去一併給他。』

空中攝影術非但在飛行員方面需有勇敢精神和熟練技術，而且在擔任專門工作的陸上人員間，也需有高度的速率。即使在野戰時，攝影組的流動部有時也會奉命曬印數十幀

照片，配合起來製成一幅鑲嵌地圖，從而添印許多拷貝，然後用飛機從空中擲到戰壕裏去，自拍攝以至遞送完之圖，爲時不過一小時許而已。

爲考察起見，最近曾赴皇家空軍攝影學校參觀一下，那裏卽爲訓練這些青年攝影師的地方。一個上等軍曹在門廊內迎接我，手指校方特有之紋章，意頗自豪，這紋章爲英國紋章院所設計而由英皇親自繪成。牠的表記是取朝日爲背景的一支羽管筆，下誌以銘，文曰：Luce Scribimus，意卽『以光作書』之謂。他於導我巡遊之時，告訴我一些有關此銘的掌故。

這個應從一九一四年說起，那時不時有英國皇家空軍的機師帶了自備攝影機，從駕駛座內向德軍陣地拍攝照相。最初設法使陸軍司令官相信攝影偵察的價值者，是一個名羅威斯的少校，雖然當時還有幾個別的航空軍官也在作偵察試驗，他們是把攝影機繫在機翼下面而藉拉繩運用鏡頭。可是別人對於他們並不給予什麼鼓勵。甚至到了一九一八年終，據說還有一個老派的陸軍將領把一疊偵察照片原封退還皇家空軍部，並附以詳註道：『照片固美，但現值作戰之際，殊無欣賞此項玩物之餘暇。』

幸而其他參謀部軍官，迅即察覺那些航空攝影師所帶回的照片，確能顯示肉眼所不能看見的軍情。於是摩爾·勃拉裴松上校——那是英國飛行的第一人，領有英國航空協會第一號駕駛執照——便奉命在第一空軍大隊司令部裏試辦軍事攝影組。

這組是在一九一五年一月間成立，不到一個月已經證明頗有價值。那時英法聯軍司令正在計劃進攻拉拔西述河附近的防禦工事。他派第三中隊去拍攝那個目標，以便指給他的軍官們一看那行將進襲的陣地形狀。照片曬出之後，竟顯出地面上有幾處微白痕迹，那是憑肉眼偵察者所未曾發見的。

他再用放大鏡細察後，知係由於新翻泥土而然，因為新翻轉的泥土攝入照相總與久未動過的泥土顏色有別。他於是感到航空攝影已經發現了一處德軍的地道，牠的存在以前甚至從未絲毫疑及。倘然沒有這張照片，那次聯軍的進攻，也許會有很不利的結果。

因此立即下令為航空攝影設計特製一種專用攝影機。取名松登·畢福特「A」攝影機，採用望遠鏡片配成鏡頭，能在二萬英尺高空拍攝地上的事物，遂使偵察飛行得以安然奏功，而不為高射砲射程所及。

第一批攝影機係於是年二月間交貨，隨即在 Neuve Chapelle 上空用以拍照，繼就攝成的照片製備地圖，詳示德軍前線後深達四分之三英里的戰壕全部狀況。結果進攻得手，收復該村。

航空攝影的價值既經證明，所有空軍大隊均隨之添設軍事攝影組。摩爾·勃拉裴松上校派充新設的軍事攝影部主任，直到戰事終了之後他才卸職。

英國爲訓練航空攝影師而創辦之第一所學校，其校舍係設在方堡洛飛機場旁的營房內。該處亦即皇家空軍的發軔地。後來因爲對於熟練的攝影師需要日增，校舍亦隨之逐漸擴充；迄至今日，基地廣闊，房屋連綿，已非舊觀。校內置有最新式器械，所有教職員大都爲國內最優秀之專門人材。就有數人從前服務軍隊，獲有助章，退伍後領俸，現返該校充任教官，以曩年作戰經驗服務心得授給這些年青學員。

如今航空攝影之得能迅速印出穩妥可靠者，大半應歸功於此輩教官。端賴他們的教導，遂能使軍事攝影組內上自攝影偵察員下至曬印技士，個個成爲訓練純熟勝任愉快的專門人材。

最宜於見習此項專門工作者，爲曾受良好教育，具有科學頭腦，敏於運用靈巧器械之精明的業餘攝影人。他們無需有照相館中攝影機旁之姿態，而於工作所需之審慎準確，則遠過之。在軍務倥傯之際萬無重拍之可能，稍有失誤，每可使一幀供給重要情報資料的照片毀損，而這些資料也許爲某一戰役的勝利所繫。

當我踏進一處課堂參觀時，最先聽到的話，便是『要審慎——一個指印也許會毀滅數千人的性命。』那教官正向學員們提示一張重要的乾片，如果處理不慎，會恰在飛行員特冒巨險去攝來的那處要點弄上一個瑕疵。掩沒在後面的，假定是個隱藏的砲位，而爲這張照片所欲顯露的，如果找不出牠的所在，原可勝利的進攻，便會變成失敗了。

每一學員必須在各部份依次見習，先從光學原理着手，再遞進到攝影實務，沖洗，曬印，放大，最後到實際飛行時電動攝影機的運用。他又必須明瞭那些器械的複雜結構，所用化學品的含質，以照片排製鑲嵌圖的方法，以及如何詳解這些圖照以與軍部情報處合作，然後再經過一次測驗，方可派充第一等或第二等「航空技工——攝影員」，編入隊伍。

假定一個將領疑那敵軍陣地上有許多坦克車和大礮運到，意欲一觀敵軍防線某一段的真相，便派遣他的聯絡軍官傳令給空軍大隊，並指明參考的地圖和其他節略。遂由負此任務的分隊長召集攝影偵察員和攝影技士共同討論，從而決定前往攝影的時間，飛行的高度，所需的鏡頭，攝影機究應垂直抑子斜裝，以及其他視氣象報告和當地情況為轉移的細節。所有這種條目都是儘可能地預先計劃詳盡，然後交流動攝影部隊去執行。

不到十分鐘那攝影隊員已經選就攝影機，裝上膠片，配以所需鏡頭，而將全部器械裝置於飛機之內，接通電流，試驗電動制器，於是一切均告準備就緒，啓飛而去。

駕駛員升至高空向前飛行。迨將近目的地時，偵察員審視地圖，認為已屆攝影之時便對駕駛員發出警告，飛機乃穿雲而下，尋找那個特殊的陸上目標，那裏是他們預定開始攝影的「針端。」這個目標發現後，駕駛員便將此時飛機高度，行駛速率，和風向告訴偵察員，以便他校準攝影機的部位。

飛機一經抵達「針端」之上空，偵察員立即按捺電鈕。接着在攝影機和駕駛盤上各發一道紅光。紅光滅後，綠光出現，表示膠片正在捲動以備下次開拍。駕駛員至是在制取



上略事鬆弛，因為始終嚴格地操持飛機未免過於辛勞，轉瞬間紅光又明。駕駛員又將飛機把持了五秒鐘。第二張照片，遂又告攝成了。

那時也許會有一道白烟在機旁出現，而使飛機為之傾側。那是高射砲在開火。本來只須稍事迂迴曲折便可紊亂牠們的目標。向上升高，亦可脫離牠們射程。但是攝影時可能那麼辦。他必須保持原來的行程冒險一試，因此每逢紅光閃爍機身穩定之際，便給高射砲以一個易於瞄準的機會；我們可也不遑顧及了，因為照片是不能不拍的呀。

事件工作終於完成了，飛機安然返抵牠的根據地。攝影機和膠片移交給攝影組技士，有時還附同偵察員的筆記或命令。這些東西逕送至行動庫房後，經由避光窗洞推進暗房裏去。那時所需水量已用電動幫浦從附近一條小川引來，經過篩器濾清，注入蓄水槽內，由自動節溫器調成適於沖洗的溫度，必要時還有冷卻器或發熱器可資利用。

沖洗膠片的人是在黑暗中工作，因為那些 Panchromatic 膠片感應性非常之強。所用各種水槽均放在一定的地方，假使恐怕把定影液誤為顯影液，可以摸索器具旁凸出的誌號，以確認之。膠片一經沖洗，定影漂清竣事，便繞在木質的圓筒上。電鈕一按，圓

筒便會旋轉起來。同時有熱空氣從旁吹噓。膠片吹乾後遞放到自動複印器上去。接着又把別捲膠片照樣的沖洗，定影漂清，吹乾，輪流做去。倘使照片的某一部分必須予以放大，庫房裏也置有這種器械。

他們的工作沒有遺漏，沒有取巧。這個活動工場，堪稱設備齊全，一如倫敦證券街上最新式的照相館。甚至還有一具可以移動的發電機和許多庫藏，例如閃光電燈泡，一式的聽裝化學品，和其他種種用具零件。

印出的照片放進電焙機去烘乾。八分鐘後出來了，幀幀明晰無疵，色澤鮮妍，景象事物，纖介無遺。於是遞到外面去準備派人投送。每張照片邊緣上都有攝影機自動編上的號碼，所以很容易依次整理。照片的方位也註明的，所以和地圖一比，便可找出正確的路由來。這是很關重要的，因為倘然把投影弄錯了方向，難免要使眼睛發生錯覺。高岡會看成破彈轟成的洞，江河會像沿着山頂流行，而不像在山谷裏流。凡是聯號的二張照片，差不多有三分之二的地方是重疊的，所以把所有照片正確地排好了，可以製成敵境的一整幅全景圖。

倘使前線上急於需要一套照片作參考之用，那末把這一套照片挨次粘貼在一捲麻布上，裝進容器，趕交在旁等候的飛機，運帶到前線，投給他們，另有一套隨着運送到司令部去。讓那些情報專家予以詳解，他用顯微鏡審察後，你可以聽得這一類的論斷。例如：『喂！我們在上星期的照片上指出的那條小徑這回消失了。好像他們已經把牠掩蔽。這樣看來或者這條小徑是通達什麼他們所不願給我們瞧見的東西。是的——瞧那堆草墩。沒有一個頭腦清楚的農人會把他的稻草堆放在這種地方。顯然是假裝的。現在再瞧那一排樹。大都是真的，除了一顆之外。你不能用肉眼看出裏頭的分別，但是攝影機却把西洋鏡拆穿了，因為活的樹葉和死的樹葉拍上了照相顏色總是不同。』

必要時他還要把二張重疊拍攝的照片放在立體鏡下面，這便是要重疊攝拍大部分地方的理由之一，由此觀察，全部風景便立呈浮凸之狀，輪廓非常分明，凡精明的偵察員憑眼偵察時所未能發覺的細節，都逃不掉攝影機的銳利的眼光。

不久以前，納粹宣傳部公佈一批英國沿海口岸的照相，對於彼國攝影師的藝術頗多誇獎。但經我們的專家審驗後，發覺大部分（苟非全部）的照片都是在平靖時拍攝，而且

係一家攝影機商行的作品。德國空軍的攝影技術究竟能否及得到英國空軍的熟練，他們的洗印效率能否有這樣的迅捷，還有待於證明。攝影學校內一個教官告訴我，他曾見過一具從奧克爾轟炸機上奪獲的航空攝影機，至少有英國航空攝影機的兩倍大，運用起來又不靈活，較之英機相差更遠了。（By Fenn Sherie 董建一譯）

## 坦克車廠

如果把這情形敘述出來，則英國工業之由和平到戰爭的轉變，真足使全球震驚，恐可說是歷史上最偉大的努力了。

在最近幾星期中，吾在英國各地兜了一個圈子之後，就常希望能把我們的工廠在電視中傳給希特勒看看。牠們實在可怕。吾不喜歡看到牠們，因為吾恨戰爭；可是吾又喜歡看到牠們，因為牠們將帶給吾人以和平。

吾國以全球技術最精的工人，及百年的工業經驗，用最新式的機器和最精緻的材料，日夜努力，使生產量永遠登峯造極。日班去了，夜班接上；機器永無休止；爐火永不熄滅；硃紅的槍管如時鐘一樣有規律的從巨大製造場出來，好像許多小紅點似地滑過；龐大的坦克車怒吼般奔向試驗場；長列的轟炸機和戰鬥機沿着數十工場前進；成千成萬的

破彈源源滾出；在造船場裏，一艘新軍艦的輪廓，你幾乎可以立觀其成。

以全體而論，當然很有些東西可怕，好像這工業時代已決定要犯自殺似的。而在殺人器具裏面所加上的美，也很有些殘暴的。

在一天吾旅行到英國某地，這裏軍需工廠林立，縣亘有數里之遙。把吾的供應部介紹信取出，由一個崗位一個崗位很遲疑的傳遞過去。這是吾國大坦克車廠之一，裏面有種種祕密，無怪他們要把每個參觀者都視若間諜似的，直到證明其並非間諜爲止。

據吾所知，坦克車是在一九一六年首次出現於 Somme，而且衆信當時的海相邱吉爾對於牠的創造很有關係。如果吾們能描寫坦克車說牠是一種能行動的戰具，兵士們在牠保護之下作戰的話，那吾想吾們或許可以從許多古代的戰鬥法去追溯牠的來源，卽漢寧勃爾的巨象，灌醉了酒，背着躲在避箭籠裏的弓箭手，聽了喇叭的聲音馳入戰場的方法亦非例外。不過如果描寫得更確切一些，當說牠是一架裝有鐵甲的馬達車，行走起來與地面的平整與否沒有關係。所以牠的來源，並不較美國農業上用的蝸形曳引車來得奇特。

無人能要求坦克車的創造權，這不過是一部工程學上的文選。早在一九一四年時，皇家工程師會的司溫頓將軍，即有意創造一種能駛過鐵絲網的鐵甲機器，就是這個思想促成了第一架坦克車的成功。可是如果沒有邱吉爾的極力保證爲之辯護，則這種思想亦早無形消逝。第一架坦克車是於一九一五年在林肯祕密造成的，牠的名字爲「小惠禮。」當時打圖樣計劃的有好幾十個工程師，可是無論如何這小惠禮總不能依其路程前進。於是在另一架經過改革的坦克車名「母親」的造成之後，牠即被廢棄。這「母親」在哈脫斐而特公園試車頗爲成功。牠駛過溝渠，河道和一個高而夫球場，使觀衆驚奇不止。這就是 *Somme*。使德人大爲駭怪的許多坦克車的模型，當然亦就是一切坦克車的母親。

當吾坐在廠裏等待警察來確定吾身分的時候，吾很可閒想這種事情。最後他們總算讓吾到了一個奇怪的地方。進到裏面，起初所能看到的，祇有幾百工人站在許多滴流着乳汁般東西的機器旁邊。聲音並不震耳，而且也沒有來去衝撞的情形，所有工人都是站得穩穩的。

這幾乎是一個嚴密的人和機器的混合。每件東西都是一長列一長列的排着。人俯在機

踏上面好像是大規模工業學校裏的學生。吾時常站住看那種滑潤的乳汁流過一個錐子，或是噴在一個正在慢慢用異常準確的速率，從一大塊鋼上面切下一小圈一小圈光亮的金屬的機器上面。那種小圈切下之後隨即悄悄落在地上。真是隨時隨地都是一輛坦克車的開端！

當吾走入這工廠時，虹形鋸正在聯接起來。在巨大的不透光的玻璃棚下面，吾能看到幾千幾百種形狀大小不一的金屬物在一端進去，而在他端出來的則為坦克車！這種情形真是非吾意料所及。吾預想這裏必有許多工人流着汗，持着大鏈，鉸釘匠拿着赤熱的螺釘。而坦克車竟由數百寂靜無聲的工人，在一個好似標準牛奶棚的空氣中造成，真使人難於置信。

吾四周雖都是些在機鏈輪和小輪旁工作的工人，但是站上一個高的場所，吾可以看到在離去約百碼之外的工廠另一端，有許多龐大的，青色或棕色的坦克車，在冒着烟，怒吼而出，向試車場開去。

吾問一個戴着眼鏡，矮小而溫和的工人說，『你可曾想到這種車輛到了法國的駕駛人



嗎？」

他從他管理的機器上抬起頭來，向吾看着，回答說，「是呀——吾時常這樣，吾的兒子就屬於坦克車隊的。」

工廠的經理告訴吾說，他們日夜的工作，連星期日都沒休息。吾不准許告訴你每星期有多少坦克車開去試驗，不過這數目是很使吾驚訝的。而且這廠還祇是許多坦克車廠中的一家而已。

出了工場，吾們到一處泥土均經鑿鬆廣有數畝的空場去參觀試車。試車分越野，爬山，煞車，涉水跳浜等等。每行一哩，需油一加侖，試車一次共需汽油一百七十一加侖。有四輛坦克車在那邊怒吼，旋轉跳躍或衝向障礙物上。

繼而有一輛偵察坦克車跳躍而出，好像一頭穿着鐵甲的跳蚤。這種車輛每小時可跳躍四十哩，東躍西躍，有時也如馬一樣的遲疑一回。他們拿這種坦克車供騎兵之用，以補償他們失去的鐵馬刺真是佳事。可是騎兵的馬還不若偵察坦克車這樣的神經敏銳。其所以能若是之精神飽滿者，非由於馬力，而可說是由於驟力。

吾問經理說，『從工場裏零零碎碎的出來之後，要經過多久才成功這個樣子？』他急向四周看了一回，看無人能聽到，於是他說『——』。

吾回答『好，吾所能說的是——』。

吾很抱歉不能夠講得較再明白一些。(By H. V. Morton 周華譯)

## 海陸空軍中的婦女服務隊

大英帝國的三大武力——陸軍，海軍，和空軍——現在都已有了婦女服務隊的組織。目的是利用女子來担任更適合於她們能力個性的工作。這種工作，原由男子担任。從十八歲到四十歲的婦女，不問富貴貧賤，都爭先恐後接受這個為國効勞的機會，應徵人數迅即超過定額。如果戰爭繼續下去，現在向隅的大半當能如願以償，參加軍隊，而空軍中的婦女組織，一定還要招募。

從制服說來，空軍的最能打動女子。所謂「空軍藍」穿在身上比陸軍制服的灰色要舒服得多，比海軍制服的太嚴肅的色調也柔和不少。黑鞋，青襪子，藍襯衫和黑領帶，再加上一頂女性化的軍帽，對於多數女子很是相稱。

婦女空軍輔助隊自一九三九年春成立以來，已從各種婦女職業中吸收進來不少好幫

手。她們的職務雖只是料理內部事務，但能使本來做此工作的那批男人得到代庖而參加戰役去了。

這些女子不必受任何專門訓練。她們爲空軍所做的事原是從前在民間所做的。可是爲了使她們能習慣軍隊的紀律，和得到些必要的軍事常識起見，在初入伍時加以短期訓練。

女子部隊中有各色人才，如打字員，店員，廚子，汽車夫，電話接線員，無線電印刷機管理者，牙醫生助手及其他種種。

分派到全國各地的飛機場後，她們就在男子同一紀律下生活。在可能範圍內，她們用不到去住兵營，因爲女子不能像男子那樣容易習慣團體生活，總喜歡有一個小小的「自己的地方」，「來做她們愛做的事。」

居住的分配辦法當然看情形而定，有時她們可以和家屬同住在「已婚者區域」——那是在平時給男子和他們家屬居住的。有時却駐屯在鄰近的村屋裏。在某一個我所到過的飛機場中，八個女隊員合居一屋，非常快樂。

她們的日常生活是晨七時一刻起身，梳洗和整理房間後，八時排隊去食堂早餐。餐後有一刻鐘時間讓她們去洗滌和安放食具。在這短短時間中她們抽空回到宿舍匆匆化裝一下。此後就開始一天的工作。

工作時間的分配隨工作性質而不同：某種工作需要一直做下去，某種工作却需分時進行。雖然很忙，在晚上總能得空。

她們都自己收拾自己的房間，誰的房間整潔誰便以此自豪。勤務員祇担任打掃公共房間和樓梯這一類地方。每天工作時間中，機場到處有女隊員在服務，例如在軍官會食時，她們這些食堂勤務員，便担任侍者的工作，結果令人非常滿意，這種工作的制服是藍罩衣，黑領帶，灰色襪和黑皮鞋。

廚房女隊員在廚房裏幫助男廚子工作，她們現在還不能代替全部男廚子，但將來一定可以做到。那些本來就有家庭烹調經驗的「飛機女人」(Aircraftswomen)在等級上和陸軍中的士卒相同。現在正受一種特殊訓練，等她們能夠烹調空軍膳食時，廚房中全部職務便將由她們担任。

女打字員在辦公室中服務，擔任書記的工作。這一方面的工作也很多，譬如辦理入伍者註冊，管理出納和膳食帳等事都已由女子負責。女接線員支配着全機場的電話機。

在軍需部她們知道如何爲飛往各種不同氣候之處的飛行員配置行裝。例如飛往熱帶去的飛行員應該穿灰色制服。雖然每一個機場至少常備四十種大小不同的制服，可是總難免有需要修改的地方，「飛機女人」的職務之一，便是監督機場上的裁縫做這種事情。衣服毯子新鞋和需要修理的舊鞋，子彈帶，外衣和其他一切服裝上用品，都受她們的支配。

如果她是在軍需部管理賬務的，那麼她還要使這種非常複雜的物件進出賬目，處理得有條不紊。

在牙醫處服務的女隊員幫助牙醫生施手術。醫務處服務的女隊員擔任醫生助手。她幫助醫生檢查那些請求入伍者或告病假者的體格。

她還要照顧同伴中的患病者。她並沒有受過醫學上的訓練，所以不能擔任實際的護士工作，如果隊員中有人真正病了時，當局立刻將她送進醫院。如果她的病很輕，例如因

傷風而不能起床，那麼醫務處的女隊員便來服侍她，爲她搬飯食和照顧一切。

另外有些女隊員專門管理汽車間裏的雜務。她們擔任洗滌車輛和幫助運輸方面的工作。有些人學習修理，有些人却預備擔任駕駛。

航空部中現在已有女汽車夫了，部中的官員在倫敦或往鄉下去辦公時的汽車已由她們駕駛。貴族婦女中便有不少担任這一類工作的。年逾四旬的羅司瑪夫人便是其中之一。另一個是以第一個無線電傳影報告員聞名於世的考威兒女士。

地方軍輔助隊是英國陸軍中的婦女組織。設立目的是利用女子來担任兵士的非戰鬥職務，這組織好比是英國陸軍的一個賢內助，主持中饋。

地方軍輔助隊是英國地方軍（Territorial）組織中的一部份，在宣戰一年前便已成立了。

這組織以郡爲單位，在管轄上直屬於各郡團部。雖然各單位在整個組織上同隸屬於陸軍部，可是每一單位都獨立存在，而有它自己的司令部，這司令部裏也有司令官和參謀官。譬如說，倫敦郡的地方軍輔助隊和蘭克夏郡的地方軍輔助隊是不發生關係的，但二

者却同樣隸屬於陸軍部。

很多著名人物佔據這組織中的高級位置。皇室中的公主，市長太太，伯爵夫人等，都在郡司令部裏担任要職。這組織的最高領袖是一位年已六旬的老太太，她是一位科學博士，倫敦皇家學院會員，倫敦大學植物學教授。她的父親是從前蘇格蘭衛隊中的長官，前次大戰時瑪麗王后輔助團就由她手創。

女子軍隊中的紀律非常嚴格。她們必須受體格上的訓練。在戰事爆發前入伍的都已受到很多特殊訓練。譬如說，一個汽車駕駛者自入伍後已學得不少關於汽車工程的知識，雖然這類學科須三年才能修畢，可是她們現在對於普通修理工作，已能應付裕如了。

女膳務員已能烹製大量膳食。她們一方面在講堂上學習能兼顧軍隊經濟士兵營養的烹調術，一方面在廚房中實習。她們現在已知道什麼是均勻的飲食和什麼是軍隊中標準的菜單。

在軍需處服務的隊員已學會怎樣在最經濟的條件下購置和分配各種物品，怎樣才能和各種物品的來源保持連繫。



執掌文牘的人，授以處理和繕寫陸軍部式的公文和記錄之事，她們不但要應付自己份內的工作，而且對於戰時陸軍部中的其他各部分工作，也得應付。不多幾時，她們對於固有的商業習慣全已忘却，而對於軍事方式，則非常熟稔了。

社會中各界婦女都有入伍，年齡老少不同。在某班中有一個方從中國回來和另一個久居加拿大的女孩子，一個職業歌唱家和一個善奏手風琴的女伶，有不少年齡在三十和四十之間的主婦也紛紛加入，讓丈夫照顧家事。

有一位丈夫在軍隊中當牧師的婦人，在這組織中擔任區隊長（等於一個軍曹），她的兒子是一個高射砲手。她家的庖人和女僕也在這組織中分任膳務員和勤務員。

勤務員的工作和在空軍中一樣，專管打掃廚房和食堂，整理飯具和削山芋皮等雜事。最使人感到有趣的是這組織中的女子，很喜歡將男性的官職來和她們自己的比擬。一個區隊長猶如一個軍曹，一個總隊長更儼然有司令官的威嚴。

如果在下班時間你到她們宿舍裏去看看，你會在一個區隊長的房間裏發現一架縫衣機。在其他房間裏你或許還能夠看見一隻正在燙內衣或舞裙的熨斗。在不論什麼地方你

十九可以發現鮮花，雖然其中不少是插在吃空了的菓醬罐中。

軍隊中原來專供男子購物的商店，現在不得不擴充存貨種類以謀適應女顧客要求了。如果某軍隊中的女子隊員人數衆多時，那麼那軍隊中商店裏所備的汽水，鮮菓，糖食，和檸檬等物也一定可獲暢銷。

脂粉唇膏和其他美容品更是這類商店所不能或缺的貨品。這些軍隊中的時髦女子雖已忍痛不穿絲襪，對於面部的化裝，總還不能忘情。

陸軍中的所謂死硬派，起初對於她們加入軍隊表示猶豫，現在却也十分歡迎和贊許備至了。

某一大兵站的軍需處長說他已發覺女子是良好的工作者，她們的特點是嚴肅，謹慎和周密。他又說她們不論在學習那項工作時，所表示的敏捷和幹練，都不下於男子。

至於她們觀察力之深刻更屬毫無疑問。現在她們正在一心一意希望能用她們的能力來幫助男子們在這次戰事中爭取勝利。總之，大英帝國的全部「女子人力」已動員起來，不論政府需要她們担任任何項工作，她們都肯爭先恐後接受驅策。

祇有婦女海軍服務隊是在上次歐戰時就已成立的女子軍事組織。這團體在一九一八年戰事終了時，已爲政府所遣散。一九三九年四月再告成立，業已大加擴充。

比之廿年前，這個組織當然有不少改進之處。但是對於其中十分之一在上次戰事中已經參加過的人，不過像重新穿上舊時的制服罷了。

這組織因有歷史關係，已能得到全國朝野的重視。服務地點僅限於陸地。現在全國各海軍口岸幾乎都有這種組織，但所需的人數，却不及空軍和陸軍的女子組織遠甚。因此能儘量選擇它所認爲最有經驗最優秀的應徵者。

入伍者年齡以十八歲至五十歲爲限。本人和父母必需同爲英國籍。錄取後入伍時期爲四年。

隊員中有不少「海軍世家」的女兒。她們的父兄很多是海軍要員。總監督馬泰夫人是一位著名海軍設計家的女兒。在上次戰事中就加入這團體服務。前任海軍部長邱吉爾的女公子也是隊員之一。

這組織可分爲兩部份。一部份是固定的，另一部份是流動的。前者長駐一地，她們住

在自己家裏，每天早晨上辦公處工作。後者却願受海軍部的指派而分調各地。在這兩種中她們可以任擇其一。這組織的目的是利用女子能力來做海軍在陸地上的工作。使男子們可去參加實際戰事。

制服原料是海軍所慣用的嗶嘰，裁製格式和男子的很相像。低跟鞋，黑襪子，白襯衫和黑領帶。隊員戴的帽子和普通的水手帽差不多。軍官們帽上的徽章，和男子的完全相同，所差者她們帽上的圖案是淡藍色，而男子的却是金色。總之，她們的服裝是既美觀而又莊嚴。普通隊員除制服等由公家供給外，每星期還可以領到一先令三辨士的津貼。這錢是給她們作買些額外的領帶和襪子等類之用。

長官的薪給，每年自二百十鎊至二百七十五鎊。普通的薪給是一星期三十先令至四十先令，特別的薪給是三十三先令六辨士至四十三先令六辨士。流動隊員在各地所住的屋子也很舒服，因為這些都是永久性的宿舍，設備極為講究。

因為便利些。她們的工作比陸軍和空軍中的姊妹們要她們的職務都有一定規程，祇要按部就班去做就行，不用什麼權變去應付任何突然發生事件的。無論軍艦在大海中時如

何活動，與駐在地毫無影響的。而海軍部也絕對禁止女子軍艦工作。

住在宿舍裏的流動隊員，可以不必自己付洗衣費，洗浴的香皂和熱水，也不用她們自己出錢購買。因此她們可以省下不少零用費。在她們每星期的餉銀中每人給扣除膳宿費一鎊。

她們在談話時候喜歡用海軍術語。她們的工作可以分爲專門普通二類：前者有無線電員，電話接線員，信號員，電報員，譯報員，和汽車駕駛員等；後者有膳務員，勤務員和傳令員等。

現在全英國各海軍駐在地已都有這種輔助海軍的婦女組織，有時候的工作，僅僅收拾食桌，洗滌碗碟而已，有時候則担任傳達與勤務的職務，不過不論何項職務隊員們都很盡力，表示她們不弱於空軍和陸軍中的姊妹們。（By Daphne Clare 李世華譯）

## 空中勇士

英國皇家空軍中的青年勇士們，在鄧扣克海岸奮命掩護英軍撤退後，面前放着的是一件更重要的工作，要在德機實際開始襲英時，保護英倫的故土。最近幾星期來，他們是受過火的洗禮的。

在鄧扣克海邊，英方幾以「一機敵五十三機」確是一件艱困的工作，但日後當德機一羣羣飛到英倫上空時，工作更要艱困萬倍呢！

那時候，英國國民恐怕也要像英國遠征軍一樣，嚷道：『我們從來沒有看到過自己的飛機』。但是事情正復如此，他們的確不會看見的，因為英國青年空軍戰士，在敵機不曾抵達之前，必須完成任務。空襲時，敵方少數轟炸機的飛抵英倫上空，是常常可以發生的事，但英機的任務，便在設法把這種可能性，儘量減少。

英國空軍開戰至今，是遭遇着一次艱困的鬥爭，雖在數量上與敵衆寡懸殊，但其作戰能力，仍很高超，迄今爲止，空戰結果的比例是德機損失三架，英機損失一架。就這次戰事中全部武裝英雄而言，恐怕沒有人能比得上英國空軍戰士的英勇，其中不但是戰鬥機，就是轟炸機也夜夜深入德軍的後方，襲擊其重要的處所。

太陽在前線附近的飛機場上照得很熱，人們幾乎看不出場上散置的廿二架戰鬥機。這裏是個加油站，專供飛往法國的飛機停歇。或者因爲這裏的好天氣不多，所以牠不像英國陽光普照的下午那樣，處處呈顯可愛而和平的景象。當時午飯已經在餐室裏吃過，一班年青駕駛員都坐在搖椅上，喝着咖啡。在廣場的那邊，一羣空軍的官佐，談着笑着，準備駕機起飛。

在格納庫的四周，機械師修理着損毀的飛機，有些被槍彈或破彈擊穿，有些却因被迫降落而折彎了推進槳。其中有一架機上還留着血跡，所以特地藏在格納庫的後面，因爲讓活着的看到死去的同伴，不是一件愉快的事。

這裏那個中隊的隊長，穿着得真是整齊，模樣正像他要帶着情人上街去吃飯，在他身

上，幾乎每根頭髮都整理過。指甲好像剛在美容室裏修剪過，制服也緊配貼身，絲毫不皺。一羣新聞記者圍住他，鉛筆點在摘記簿上，準備立刻把消息寫下，但這中隊長却手足無措，不知他們要什麼，就是那班上了年紀的機場長官，也顯然對記者們表示不屑的態度。的確，在這時候，翹着這瘦長而莊重的青年戰士講話，確是件不很相當的事，因為念分鐘後，他就要帶着全中隊飛向法國去。

前天下午，在午茶至晚飯的那段時間中，他那中隊內的十二架飛機，一共打下了三十架德機，自己却一無損失。隊中有個某少尉，一人打下了八架，所以中隊長問我：『你想同那傢伙談談嗎？喂！可基！你過來好嗎？』

可基比他的中隊長長一個頭，當時已經穿好了飛行衣，腰上還掛着一把轉輪槍。他說道，我們用的新式保爾頓波爾機，幾乎從每個角度都能射擊，德國人發覺這一點後，一定要非常驚愕，說着眼神裏露着笑容，正像從喉間發出笑聲一樣，非常動人。他們還說：『德機如果發動攻勢，一批至少來三十架，』但是這裏却沒有人怕牠。

說完，他們便搖手作別，各自上機起飛。機身一經離地，便迴旋上昇，以求高度，然



後結隊向法國方面飛去，我們都在草地上等着。當那機羣回來時，有幾架却已經不見。這一次我們不會再向他們詢問，祇是恭敬地坐在遠處吃茶，看着他們就飲。此後我們坐着空軍部的一輛大車子，折返倫敦。在馳赴城區去的路上，黃昏的太陽，照着機場，顯出一種新的光輝。這時候那中隊長又帶着他的中隊，重新飛往法國，這次，我們後來聽說，可基便不會回來。

在這些新時代的英國飛行士間，要尋一個典型出來，是件不可能的事，因為他們正像普通人一樣，是各人各別的。但是無論其為輔助飛行中隊的正式飛行員或後備飛行員，在某幾種性格方面，却有相同的地方。

第一，他們都很瘦；第二，比較起來都很小，特別是戰鬥機駕駛員，因為如果身軀魁梧，「颶風式」及「噴火式」飛機的機艙內是容納不下的。有時，在待機出飛之前，他們往往跑到球場裏，打一次網球。這些孩子們絕不像上次大戰中的飛行員那樣，狂飲無度，罰或請假出去，也不在外宿夜。從前飛行員坐在機艙裏狂飲香檳的那種日子，是已經過去的了。

目前飛行士於駕機起飛時，已經不再容許你飲酒，因為現代化的戰鬥機中，駕駛員的頭腦，除非在絕對健全的狀態下，是不足應付的。

現代空戰的技術，比起以前首次大戰飛行士所用的，已經大不相同了。先前的空中戰士，完全以個人為單位。他們一經離地，生命便操在自己手中。但在目前，一個中隊方成一個單位，每機的駕駛員必須與其領隊機保持無線電的聯絡。間或有離羣或乖張等情事發生，負責之機必須立刻加以糾正。在攻擊時，亦以一個中隊為單位。領隊機更須與後方指揮官保持聯絡，根據其命令而作戰，同時還須將四周一切情形，連續報告其上級。試看駕駛員帽盔上附着的耳機和語機，我們可以知道舊時軍人作戰的技術，是已經落伍了。

總之，這些空中鬥士所留下的印象，是他們青春的朝氣。他們是那樣的年輕，因此在飛向夏季的高空裏而永不回來時，使人不禁為之慘傷不已。誠然，我們都希望年輕人能以國家為念而盲目地隨着軍隊而死，但是看到這些受過高等訓練而擁有卓絕技術的空军青年，必須離了安適的搖椅而在陽光普照的下午，飛去犧牲，實在覺得戰爭的耗費，是

太多太貴了。

這些飛行士，年齡限於十八至廿八之間。最好的戰士，都是年青的。一架可容機員七八人的龐大蘇塞倫機，其機長年齡不過在廿四歲以下。錄取的飛行生，都是一般幸運的人。他們受着廣泛的空中和陸地訓練，同時又須苦行軍操，使其身心趨於軍事化，然後再從中挑選最合格的分子，加以高級的飛行訓練。同這些戰士們談話時，有一點特徵可以聽得。那就是他們講到敵人時不以他們爲「人」的語法。每談戰事，往往像個破手在那裏追敘其一天的成功經歷。他們從不說「他」，祇是說「牠」，普通往往都說「牠們」。

一個飛行士，翱翔在高空，祇有一架無線電傳着命令，祇有他一個人答復着詢問，這時候比起士兵們短兵相接的戰法來，是兩不相同的。他留着午飯不吃，却在外面巡邏，時時要應付數量懸殊的敵機，保衛自己的性命。如果他幸運一些，或許可把敵機擊下幾架，如果不幸，自己就得犧牲。但如兩小時中不出亂子，那末便可以飛回根據地來，因爲燃料所能供應的飛行時間，祇有兩小時。此後他如果不死，又得再飛上去。

由於現代空戰時機行速率之高，戰士的神經，便處於極度緊張的狀態。要忍耐這種苦痛，飛行士必須具有一種機械式的注視能力，能依其所受訓練而作戰，並以一种冷酷而毫不感動的心情，擊落敵機。祇是有一個條件却與戰鬥技術一樣重要，那就是攻擊的精神。沒有技術雖有精神亦徒然，沒有精神則雖有技術也無用。

在這些年青飛行士的生命史中，最足誇耀的一時，是在其左胸前插上飛行翼徽的一剎那。要佩帶這翼徽，祇有畢業的飛行士才有資格，此外任何皇族也不能破例。這標記祇有實際作過飛行的人，才能獲得，其頒發原則，也絕無階級觀念的分野。在目前，這翼徽是准許飛行的頭等執照，如果你是個英國的青年，那末這翼徽便是與從軍志願書一樣的東西，鼓勵你帶着飛機飛到高空，去同數量超出你幾倍的敵機拼命——這些青年戰士的祖先們，當年曾依賴其船隻的力量速度與他們自身的毅力，打敗過強大數倍於己的西班牙海軍。在目前，這兩種質素是更爲需要的了。（By Robert P. Post 汪德餘譯）

## 一封不朽的信

在一個據報載「下落不明，恐已殉難」的英國皇家空軍R.A.F.轟炸隊的某烈士的私人遺物裏面，有一封留呈他母親的信——如果他殉難之後，就把這封信交給她。

職務上是預防萬一走漏秘密消息，而檢查官佐士兵遺書的長官，讀了這封信後大受感動。他向人說：『這封信怕是我所看過的若干信件中最動人的一件了。文字是簡單而明瞭，但意義却深遠而令人興奮。』他照這信封上的地址，送給烈士的母親，又特別向她請求，允許她不用名字將這封信送到報上去發表。他覺得可以使他們國內許多做母親的人讀了也會得到安慰。又可以使全國的人，都覺得興高彩烈地讀到了這封一個平常的空軍戰士在將履行他的艱辛的任務所留下當時心境的一種記載。

因此，這封信就在六月十八日倫敦泰晤士報登出。

第一次歐戰，格林費（Julian Grenfell）與不洛克（Rupert Brooke）等戰士，將犧牲熱情，寄託在詩歌上。那時實在產生了不少膾炙人口的崇高壯烈的詩篇，但在這封樸實無華的散文信內，或許作者比他們見到了一種更廣闊更光榮的戰士的異象；也許超越過溫茨華綏（Wordsworth）的「快樂的戰士」（Happy Warrior）。他臨到危難的時候，「快活得像情人」。

這次歐戰中似乎還沒有產生過什麼傑作，幸而還有這麼一節好的散文。雖說他們的領袖說過了許多鼓勵人的名言，如邱吉爾先生不久所說的『我除了血，勞苦，淚與汗，別無長物可以奉獻。』這些話都常被引用着。但這位「平常的空軍戰士」的遺書，却完全是用「血，勞苦，淚與汗」所交織而成的。照中國「三不朽」的標準立論，這位隱名的空軍戰士，已經至少是「立功」，「立言」了。

我們抗戰後流行的許多可歌可泣的故事，有的已傳誦異國。我們也有權利知道別人苦鬥的成績及記載。

以下是這封信的譯文：

最慈愛的母親，——雖說我一點也覺不到什麼預感，諸事正在飛快地進行着，而且我已奉命說這封信，就會交給你，如果我有一次空襲沒有安全飛回，因為我們就快要分派出去工作了。在一個月以內，你一定對我還有希望。但是過了那個時候，你就得要承認一件事實，我已經將我的工作，交代給皇家空軍，我的同志們非常能幹的手裏去了，也像許多好漢已經做過了一樣。

頂頭一件事，叫你高興知道的，是我在這次戰爭中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我們高飛遠舉在北海上的偵緝隊，協助看守我們商業的航路，使我們裝運和供給的船舶，通行無礙，有一次，由於我們的情報，幫忙救出了一隻失了作用的向燈塔送給養去的船上人的性命。雖說這會叫你很為難，但如果你一點也不打算平心靜氣地承認這件事，你也會使我失望的，因為我得用盡我的全力來完成我的任務。沒有人能夠做得更多，也沒有一個自稱為人的能夠做得更少。

我常常敬佩你處理繼續而來的挫折的驚人胆識；你且是怎樣的給我受了也像國內旁人一樣好的教育和背景；而且常常維持着體面，對於前途毫不失望。我的死並不是說你的

奮鬥等於零。恰正相反。那就是說你的犧牲也同我的一樣偉大。那些效忠於英格蘭的人們，一定不要對她指望得些什麼。我們如果以為我們的國家不過是一個吃飯睡覺的地方，我們就玷辱了我們自己。

歷史上宣揚那般捨棄一切的轟轟烈烈的大名，可是他們犧牲的成績就是不列顛帝國，這裏比較別處，更能為全民衆謀和平，公道，與自由；這裏也比較別處演進到了一種較高的文化水準，而且正在演進着。但是，這不僅僅是有關於我們自己的地方，現在，我們遭逢到世界上從未遇見過的一種向基督教以及文明的大規模的挑戰，而且我算是運氣有面子，我的年紀正相當，又受過完全的訓練，正好將我的全副力量拿出來對付。因為這樣，我就應當感你的恩。然而還有許多工作要你去，即使打過勝仗以後若干年，國內的陣線，仍應同聲共氣，一致協作。儘管有多少反戰的論調，我仍堅持着這次的戰爭是一件很好的事；各個人都得着完全為他的主義而努力及獻身的機會，好像古代的就義之士一樣。日子不問怎樣的長，但有一樁事決不會變動的——我無論活着，死去，我是一個英國人。其他的我倒一點不在乎，也沒有什麼能叫它更改。



你不須爲我哀慟，如果你真的是信教（按指基督徒），及它所牽涉的（按指永生之道），否則你不免是假貌爲善。我不怕死；那只是一次奇妙的飛揚。……那是我揀的唯  
一之路。宇宙是如此其廣闊而又是如此其不可紀極，一個人的生命是否有意義，只有看他能否犧牲。我們降生在這世間求得一種人格與品性，加諸於己，卽永遠不被切奪。那些只知吃喝，睡覺，繁榮，生殖，平平安安過一輩子的人們，不見得比禽獸高明在那裏。

我完全堅決相信，那些降臨到世上來的邪惡之事，是來折磨我們的；那是我們的造物主特意把它們安排下來試驗我們的本性，因爲他知道那對於我們有益處。聖經上就有不少的例子，那些貪圖走便宜路的人，在道義上完全沒有他們的份。

我算算我自己的運氣好，我曾看過全國，我也曾認識各行事業的人。但是經過了戰爭的最後試驗，我以爲我的品格才算是完全的發展了。那麼在我年輕的時候，就完成了我在塵世上的使命，我現在預備成仁，僅抱着一椿遺恨，而且僅此一椿——那就是我不能一心在你身邊，使你的殘年過得更較愉快；但是你將要在和平及自由之中生活着，而我

就是對這些有直接貢獻的人，所以我仍以爲我的生命並不是白犧牲了的。

你的愛兒（蘇芹孫譯）

## 漁船殲敵記

一九四〇年四月九日天色將晚的時候，有一艘德國潛水艇在挪威海岸附近，斯加基拉克峽滾滾的海水上面，伸出了它的潛望鏡，好似一隻躊躇而煩惱的眼睛。天氣惡劣是這一帶地方很普通的情形。陣陣的大風，好像真是從北極圈腹部呼出的冰氣，向海面敲擊。三十呎高的捲浪，瘋狂似的跳撞，向上面低飛的暗雲怒吼。

然而這艘海底的船是不暇選擇天氣的，因為它現在正急於需要空氣。離開了維爾海姆希文三星期，不斷受英國驅逐艦的困擾，在斯喀巴河外面的陷阱中困住了兩夜，四周都是落水甚深的炸彈，它的水手又為充電不足的電池所發出的綠氣所麻醉，這納粹的潛艇正預備在皇家海軍的包圍中升至水面。

它升起來了，膨脹的兩側都黏附了小甲殼動物和水草。高聳的海水把它震盪得好似一

件在搖動的浴盆中的賽璐珞玩具。它的狄賽爾機把它開向逆風的方向，它稍微前進了一點，船身顛簸動盪得很厲害。

在一部份開着的瞭望塔下面，有一個謹慎的頭在細心觀察那短短的水平線。在五百碼以下視覺是很壞的了。四周沒有其它船隻。這潛艇或許能暢開它污濁的船艙，駛行一兩個鐘頭，儲蓄電池的力量。就是說，如果那狂暴的海水不把它的脊骨打斷，或把它捲到下面去，它可以這樣來一下的。

可是且慢！在離開不到三百碼的地方，有一個小點，比四周的海水要黑一些的一個小點，在衝向天去又重復墜下，慢慢的又出現在眼前。那個執有雙眼千里鏡的守望者說，一艘漁船，英國漁船，而且在開過來。

那個老練的潛水艇司令喃喃的說。一艘漁船！多討人厭！用一個魚雷去抵禦這樣渺小的一個敵人未免太浪費。從潛在水中的前甲板放一砲又或許很容易失掉這樣一個不易瞄準的目標。他或可置之不理。無論如何，在現在的情形中，這艘潛艇很願讓那漁船走它的路——暫時的。這艘潛水艇真的祇希望能暫時不有人來纏擾它。

可是漁船的計劃並不如此。它時而衝向天際，時而沒入幾噸的水下，慢慢的側身向潛艇前進，淡漠而從容，如一頭飼養很好的小狗嗅一個平民的垃圾罐似的。

那納粹司令一面咒詛，一面命令槍砲手來到時起時伏的甲板上。他猜想這漁船上的船員是怎樣一種人。愚笨的漁人閒散好奇呢，還是軍艦的水手？這艘漁船在這戰雲瀰漫的斯加基拉克峽的出現已足回答他的問題。他臉上表示出決斷的神氣。他將於盡捕船上的水手後擊沉這海上好奇的賤物。他長長的神經緊張着的旅行，直到現在還未造成一些破壞的結果，這樣來一下，對於維爾海姆希文或許可以比較交待得過。可是最先應該放一槍警告警告。

槍砲手爬出了瞭望塔，像被風掃的齧齒動物似的沿着滑溜而傾側的甲板前進。末了一人走下扶梯即滾倒在甲板上，而突然的被投入大海的懷抱。他灰白的臉和浪峯的白沫混在一起。求救的嘴形成了一個張口而痛苦的O，在風聲與海水的怒號中不復聽得出一點聲音。海的喉管一動，就把他整個吞滅了。另一人又繼續了他的位置。一枚子彈從漁船的船首飛來。它的速率減小了，它在風中不停的打轉。

潛艇的副司令是一個鬼似的副官。他召集了八個船員，在波濤汹涌的海中登上一艘小船。他們把小船向漁船駛去而讓潛艇遠遠的避開。他們不喜歡漁船船尾遮棚的式樣。這種遮棚常隱藏深水炸彈。沿潛艇下一枚深水炸彈可以使兩艘船都毀滅。不，潛艇可繞着漁船兜大圈子，儲蓄電池的力量，然後向大海猛力衝去。副官和他的船員奮力向漁船前進。

那艘阿爾西亞號漁船船上的水手都很鎮定的在等待潛艇小船的前來，一些都不驚惶。潛水艇司令對於他們的猜想可說是對的，也可說是錯的。錯，因為他們是簡樸的漁人。對，因為他們也是受過訓練的戰士，現在執行一種特別的任務，而且是屬於皇家海軍的。對於他們大一半人這並不是第一次參加的戰爭。他們都早已見過敵人的潛艇。

阿爾西亞的船長正在漁船中部的掌舵室。他是一個矮而肥胖的人，胸腔如大琵琶桶，肩膀寬得像酒店的轉門。他的臉好似大理石雕成的，莊嚴，憂鬱而固定不變。他向一個站在船尾遮棚附近的小心警備着的青年招招手。

他平淡而低聲的說，『別爾，照顧這裏。我要下去了。』他走下一架通至掌舵室的陸

直的梯。在前進至總艙時，他又回過頭來喊說：

『德國人上了船就送他下來。別爾，你聽到嗎？』

『好的，』別爾說了就回到他船尾的遮棚旁邊。

潛艇的小船準備登上阿爾西亞的甲板。天色漸黑，四周的東西更看不清楚，潛艇仍在追逐自己的尾巴，繞着漁船兜圈子。除風的號叫與水的擊撞外，另聽到一種新的音調。一種煩躁的音調。重砲陰沉的回聲——或是北方的春雷聲。打雷還太冷。

潛艇的特派隊抓住了阿爾西亞船尾的纜柱，八個德國人遂在六雙毫無表情的眼睛下踉蹌登上了漁船。他們都備有來福槍，連射手槍和手榴彈。他們因長時間的禁閉在擁擠的船艙而四肢癱瘓，因寒冷而知覺麻木，皮膚又受鹽水的浸漬。到這時候維爾海希文水手的溫文與誇耀都消逝無蹤。在這怒吼的海上，那些納粹黨人能登上阿爾西亞船真是滿意極了。副官手裏握着連射手槍，最後登上甲板。

登上了阿爾西亞船，在鬼似的副官眼中看來，他手下的人真是夠靈活了。他們立刻在漁船的船員身上搜查軍器，可是一無所獲。

副官用簡短的英語向漁船的六個船員說，『你們，排起隊來，在上風處的欄杆上。』英國人一言不發的依了他做。在副官一個目語之下，潛艇水手遂進至下風處，執了槍和手榴彈警備着。副官的目光把七十呎長的漁船從頭至尾掃了一過。他經驗豐富的眼睛看到了用以拋擲巴拉凡掃雷器的絞架的搖柄，拉進拉出的聯動機，金屬線和鐵鈎。他步至船尾的遮棚，發現了殘暴的深水炸彈。他的檢查迅捷而無遺漏。

他回至船腹的甲板，大聲的說，『你們這些漁夫在這海上做些什麼事情？』這是一句慣例的問話。

年青的別爾走前來很清楚的回答說，『捕魚。』這是一句慣例的回答。

副官漲紅了臉咆哮的說，『你們來兩個人，替我把這蓋艙板揭起來！』

兩個漁船船員揭起了船腹的蓋艙板。很可怪的，這裏面貯滿了銀白色的魚。然而，那狂吼的大風帶來了一種無可誤解的臭味。魚已腐爛了。牠們還是幾天前捕來的。蓋艙板急急的重行蓋上。副官繚繚他的鼻孔。他說，『這是一件新聞，英國民食的一部份是腐爛的魚。』他的意思並不是說笑話。



他又厲聲的說，『那前面的一塊蓋艙板，快。』英國人把前面的一塊揭起。裏面是空的。那德國人注視了一下，不覺大爲驚愕。艙底的水呈鐵銹色。艙裏一定裝過水雷。這樣小的船不會裝得多，不過也夠了，而且已經埋好。

它們是在兩天前埋在波羅的海的。另有好幾艘其他的漁船做着同樣的工作。人多可以使工作減輕。那鬼似的副官不知道這些勇敢的人已把英國水雷埋在波羅的海。然而他已是怒不可遏。他板槍的手指在發癢，他很想結果這些英國人，而立刻把這毒害的漁船擊沉。可是，司令官說，『把俘虜帶回，』因爲沒有一個德國人能依他自己的意志行事，所以副官便遏住怒氣問，『誰是這船的船長？』

『約翰彭斯丹勃爾，』年青的別爾回答。

『你是否就是約翰彭斯丹勃爾？』

『不是，先生。』

『他在那裏？他爲什麼自己不說？』副官怒吼着。他漸漸的不安定了。他知道在跳躍的潛艇中有人在瞭望塔內用千里鏡望着他。

年青的別爾說，『彭斯丹勃爾船長在下面。我是他的兒子。』

副官大笑的說，『傳他上來。』

『他不能行動。今天早晨他一交跌在搖柄上，他的脊樑斷了，我想——他快死了。如果你要跟他講話，他在前面總艙裏。從掌舵室的樓梯下去。』

副官走進掌舵室，步下樓梯。下面是漆黑的。他從腰帶上抽出一枚電筒。電筒的光照着巨大的三圓筒加侖堡燃燒火油引擎，更射至總艙堆着毛氈的床架。

他喊着，『你在那裏？』

一個很細弱的聲音回答說，『就在這裏。向前走，留心你的頭撞在隔板上。』

副官一步一步的向前進，彎下了身體走過隔板的門。電筒的光四處搜尋。當他在這樣做的時候，一個五十磅重的生鐵壓艙板，爲一強有力的手臂揮舞着，在隔板的後面，直向他的後腦壳劈去，把他的頭如鬆脆的玻璃似的擊碎了。

鬼似的副官看去更像一個死人了。事實上他已是一個死人。大力的阿爾西亞船長把屍體拾起丟在船頭的鎖纜室內。他關上了船頭的門，回至通到總艙的隔板門的後面，手裏

舉起了鐵板。

同時，潛艇的司令也很感心神不定。副官在阿爾西亞船上幹些什麼？和那些漁人去浪費時間，而讓他的司令像一頭陷在水泥中的豬在海上打轉。潛艇已不經一擊。它現在已和濾器一樣的在滲水。他看見副官走下漁船的甲板。這是什麼意思；無疑的，是禮讓的交換，喝一杯杜松子酒。這班故事書中的水手真是該死。他一個人在悲傷。那個呆子可曾聽到北方隆隆的砲聲嗎？這是海軍的交戰。

一轉瞬間，天下起雪來了，下得很緊。視力祇及於一百碼之內。風勢更急，兩艘一半沉在水中的小船更顛簸不定。

在絕望中，司令吩咐潛水艇與漁船平行前進。有自己的水手在上面，現在可不用害怕深水炸彈或詭計。在離開阿爾西亞船不到一百呎的地方，司令從瞭望塔中大聲的叫喊：『立刻回來！』『立刻回來！』

風把他嘴內喊出的字立刻吹散，在風聲水聲中消滅無蹤，祇有站在阿爾西亞避風處的一個德國下級軍官有些感覺到。副官到甲板下面去已有好幾分鐘，他覺得他應該調查一

下。他還覺得潛水艇上的司令在向他叫喊。他能看到司令在瞭望塔內，他還能看到司令的嘴是張大的。然而因為他是一個道地的尊貴的德國人，他沒有聽到命令，他不能有所行動。他向潛水艇豎起了耳朵一次一次的喊問，『什麼？』『什麼？』『什麼？』

這時別爾走來向那下級軍官說，『我想老人已不能行動，除非我們去撥動他。』

沒有一個納粹人能懂得或是說很多的英語。所以那下級軍官不斷的輪流向潛水艇與英國人大聲的問，『什麼？』『什麼？』

別爾和另一漁船水手唐李却脫做出撥動的手勢並指到掌舵的扶梯，很激動的樣子。那下級軍官終於猜出了這隱劇的意思，他和他的——個同伴遂懶步的走至扶梯旁，向下走去。別爾跟蹤在他們後面，其餘的德國人一些都不加阻止。像副官一樣，那下級軍官和他的同伴摸索着走過引擎間。像副官一樣，他們的眼睛因受潛艇的綠氣與鹽水浸染，流淚而目光無力。

別爾在第二個納粹人後面輕輕的說，『低着頭走過那隔板。』

德國人不懂英語，可是他們看出隨着說話一起扮出的手勢，明明是，『把頭低下。』

他們向前走，從腰部一直彎起。船長約翰彭斯丹勃爾手中的鐵板打在那下級軍官的腦壳上。他已完結了。同時，別爾也在引擎間的器具箱內揀起了另一塊鐵板向第二個納粹黨人的腦壳打去。這德國人的身體便摔倒在休止着的引擎圓筒上。

外面，那艘潛艇祇得求助於閃光信號了。光裏面照出，『立刻回來！』『立刻回來！』在阿爾西亞避風處的德國水手都注意到閃光信號。他們很難看出這是什麼信號，因為潛艇的距離雖祇有一百碼之遙，可是它時時為貪得無厭的海水所吞食，常把它整個藏匿了起來。而且有時候雪又下得很密，在阿爾西亞船上，這一邊的德國人已看不清楚那一邊的英國俘虜。

突然毫無預示的，一大球火從上面的黑暗中降落至漁船與潛艇的中間。一剎那中，光照出了深陷在一架轟炸機駕駛員座中的人形，一枚殘餘的飛機上的一個卍字記號，被柄搖在骨架上擊落的一個機尾信號。一分鐘之後，一個巨大的海浪結束了那燃燒着的殘骸，竟不經意的把它捲了起來送入烏有之鄉。

在納粹飛機受了致命傷的一瞬間，在波濤的怒號與北方隆隆的砲聲之上，又來了一陣

飛機的嗡嗡聲。一架聯軍的戰鬥機出現在德國飛機的尾部。它把德機扭了一下幾乎把機翼連根拔出。駕駛員眼見敵人已毀滅，便把機輪侵入高聳的海濤，在大雪紛飛中跳躍而去。

潛水艇立刻驚恐起來。英國飛機在飛過的時候已看出潛艇的所在嗎？英國戰鬥機可會載深水炸彈而將立即回來把納粹船轟成粉碎嗎？

潛艇司令不願冒險。在阿爾西亞船上的那些人祇得該死。現在的辦法祇有「自己設法救自己。」

他下令，「緊急潛行！」瞭望塔關上了門。潛艇開始向下沉去。

當它開始往下滑的時候，漁船上賸下的六個德國人呆住了。他們整個的注意力，整個生命的力量都繫在那逐漸消逝的潛水艇上。他們好像撫愛慣了的孩子被母親送進孤兒院似的，張大了嘴凝望着退去的可愛的船形，驚愕得目定口呆。

阿爾西亞號船主並不是專事空想的。總艙的一扇小窗慢慢的往上升起來了。從這窗口可以看到納粹水手站着的避風處。一架小機關槍的槍口從窗框伸出，後面襯着彭斯丹勃

爾好鬥的頭與肩胛。槍聲格格，納粹水手遂都像牽線木人似的鞠着躬墮入排水口，血如泉湧。站在第一位的一個德國人差不多齊腹部分成了兩截。上部懸在船欄外，下部在欄內。

潛艇慢慢的潛入巨浪的下面去了。漁船的水手好像一個人似的，同時跳至各人的職位。別爾彭斯丹勃爾把引擎結聯起來。船長彭斯丹勃爾掌起舵，兩個水手則把船尾深水炸彈上面的遮棚揭掉。

阿爾西亞很敏捷的向水中的潛艇駕駛去，放下一個落水五十呎的炸彈。炸彈在巨浪的深處爆裂。潛艇的光立即消滅。它整個的船身都受到了震動，水由裂縫流入，將很快的充滿全船。漁船又放下一個炸彈，放一百呎深。這炸彈把潛艇炸成兩部，互相追逐着沉至海底。人和機件的碎片到處都是。油，救生帶，坐墊，衣服，或許還有人的身體從漁艇的下面滾起，但立刻就就被風和浪帶着走。現在祇剩阿爾西亞獨自在這風浪之中。彭斯丹勃爾船長拿出他的金表看看。從最初見到潛艇到現在祇有一個半鐘頭的時間。

船長從掌舵處察看 he 船上的甲板。倒在避風處的納粹水手，血仍在向排水口流去。他

高呼兩個船員，「惠爾克斯！伊文斯！把下面三個人收拾清楚。一個在鎖纜室內。別爾！你和麥克諾丁把鎗拋起來。」

那個孩子走進掌舵室，用大姆指指着發出陣陣大砲聲的北方，慢慢的說，「他們在那邊打呢。」

船長說，「我聽得，我不是雙子。」

青年的別爾還是等候在那裏，默不作聲。

他的父親說，「這是那些大東西爆炸的聲音。把那海鎗拋起來，聽得嗎？我們今天晚上將開出去。」

別爾回答，「是！」

船長向別爾退去的影子高聲說，「他們將於明天早上到那裏，不必躁急。」

惠爾克斯和伊文斯已把三個德國人的屍體搬了上來，隨手拋入海中。惠爾克斯又下去拿了一桶海水和一個拖帶。李却脫，伊文斯和哈利斯三人在船尾的懸架上補上兩個炸彈。



阿爾西亞直向三十呎高的浪濤疾駛而下。巨大的浪捲在前甲板上分了開來，把船首陷入水中。不多一會，它就好像一頭紐芬蘭狗似的抖着身體走上來了。海水已把它的甲板沖洗乾淨。祇須一簷肩，海同時就成爲同謀犯：清道夫的消毒者。

黑暗很快的籠罩下來。錨已拋，引擎已在慢慢的開動，阿爾西亞遂冒風前進。風勢仍急，北方時發時止的砲聲有如永無盡期的潮汐的漲落。

在甲板的下面，漁船的船員在那裏歡聚。廚下的爐子點着了火，那些人立刻狼吞虎嚥的吃着熱的豆和乾牛肉，喝一罐一罐沸滾的茶。然後燃起了烟斗，或伸展身體或坐在床架的邊上。

這時，祇有這個時候，他們可以談到方才的慘劇。他們並不覺得自己是兇手，也不覺得以詭計置納粹人於死地爲可羞。對於他們祇有「盡力搏鬥或是死」。而且他們也知道今天他們所加與人的一種命運也許明天就是他們自己的結果，甚而或許就是下一分鐘。他們的談話是謹慎而不悲慘的。

麥克諾丁說，『船長，今天的事情真有千鈞一髮之勢。』

彭斯丹勃爾船長回答，『真是一髮千鈞。如果天不助我，我真不願嘗試。對於那些人今天似乎是一個很不好的天氣。』

哈利斯很表欣羨的說，『船長，你是否是第一次用這種詭計？』

彭斯丹勃爾發着重濁的聲音說，『或許這也是末了一次，我發誓。』

伊文斯問，『船長，如果潛艇駛至我們的近傍而登上了我們的船，你將怎樣辦？』

船長回答，『同樣辦法，祇是在放了槍之後，你們有兩個人須跳上船邊去向他們投彈。』

惠爾克斯驚訝的說，『天呀！我們不是也要一起結果在裏面了嗎？』

約翰彭斯丹勃爾說，『是的。』阿爾西亞的船員們知道他確是這個意思。他們不反抗。甚而內心都不敢反抗。這海上的戰爭本是一件殘暴的事情。漁船的水手經驗得很多了。老唐李脫失去兩個兒子，是在很安靜的網魚時爲德國機關槍擊斃的。麥克諾了的父親隨着另外幾個水手登上了一艘沒有水沒有糧食的船漂流開去之後，就一直沒有消息。伊文斯和惠爾克斯有幾個兄弟在被德國水雷於晚上擊毀的小漁船上。年青的別爾是彭斯

丹勃爾四個兒子中的最後一個了。其他的三個都一次一次的在另外的小船上失蹤——祇有上帝知道是怎樣的一件事。他們並不悲痛，不過他們具有報復的天性。他們不願被人騙至海的外面。

船艙裏面是很舒服的。可是談話漸漸停止，疲勞的人都一個個的睡着了。不覺得船的顛盪，不聽得外面風的叫號，且不留意到北方隆隆的砲聲。祇有年青的別爾沒有睡覺。他蹲伏在甲板上掌舵室的下風方面，頭縮在羊毛衫的領子裏，向着黑暗的夜色看了魔似的張望。他希望在黑暗中看到一縷砲火。他極想知道戰事怎樣進行的。裏面的人能睡是很多的。他們都比他年紀大。他們都經歷過人生的全程，懂得愛人的接吻，妻子親愛的手臂，子女的祝福，以及自己爐邊的安適。可是一個青年人對於隆隆的砲聲怎能無動於中，它是在建造一個新世界，或是在破壞一個舊世界。

早上，風勢似乎減了一點，而且雪已停止。天色雖仍灰暗，可是年青的別爾已和其他的人一樣的機警而有力。北方的戰事仍在進行。

約翰彭斯丹勃爾說，『孩子們走來，我們有許多工作要做。我們將向挪威海邊駛去，

然後再掃除一些水雷。」

掃除水雷爲阿爾西亞規定的工作。上星期在波羅的海埋置水雷的工作是真是有點兒特別的。別爾很驕傲的說，「我們把他們拾起來，而不是把它們放下去。」

爲掃除水雷的工作，阿爾西亞船備有一套巴拉凡掃除器。如約翰彭斯船勃爾在兩月前從一本手冊上向船員們解釋的：

「巴拉凡專備割斷水雷繫線之用，使船得以經過水雷區域。巴拉凡本身實在是一架飛機。主要部份是一個輕浮的水雷形的東西，在鼻樑的地方穿一薄片。當由船拖着的時候，它可以降落於水面下一定的深處。船開行時，不論方向與速率如何，它總與船邊維持相當的距離，這樣使拖纜成一楔形，尖端在船首。在楔形範圍內，拖線拉住了一個水雷的繫線，水雷從船旁偏斜開去，而繫線遂滑入割器的齒輪而被割斷。於是水雷乃浮至水面。這樣船身不受保護部份祇有船首本身，不過事實上船首撞在水雷上的機會是很少的。水雷浮在水面可用砲轟使之爆炸，或用他法毀滅之。假如一個水雷漂浮在前進的途中，則船首的浪常能把水雷衝開。」諸如此類——彭斯丹勃爾船長在這一點上常

向他的船員們說的。

無論如何，這是阿爾西亞船上工具的性質和它的工作。在一九四〇年四月十日的早上向挪威海岸駛去的時候，它已把巴拉凡裝配妥當。它已在從事它的工作。

突然的，麥克諾丁指着上面，從船的中部很急切的大聲喊道，「看上面呀！」

上空有一幕熱烈的戰鬥。一隊德國亨格爾機追蹤在三架英國飛機之後。漁船的船員都喜歡看這種景色。在天上似乎是很容易而文雅的，不像網魚，祇有辛勞和困苦。甚而彭斯丹勃爾船長也從掌舵室出來向上張望。

一架英國飛機已受重傷。它已在向下墮——快——更快——瘋狂似的打轉。駕駛員已氣絕。機關槍手亦已垂斃，一眼已受傷而瞎。可是這盲目的機關槍手仍握住他的槍。飛機在打轉的時候他仍放槍。子彈到處飛舞。上，下，四周。四周，上下。

英國飛機猛然墮入海中，離去阿爾西亞不到五十呎。在漁船船員恢復神智之前，殘機已直落海底。而約翰彭斯丹勃爾的身體則橫臥於自己船上的甲板，腦漿在徐徐的流出。一粒從那盲目的機關槍手放出來的英國子彈剛擊中一個英國人的頭部。這船漁的老船長

死了。

老彭斯丹勃爾船長是一個勇敢的，強壯的，頭腦聰明的人。然而在這壽命告終之際，他的力量已不生效果，他的勇氣未曾保衛他，而現在這阿爾西亞的甲板上，他的腦子並不顯示特種的顏色而量也不較愚笨的人為多。

麥克諾丁和伊文斯輕輕的把他的屍體移至下面。哈利斯極力的把甲板收拾清楚。然後大家聚集在別爾的周圍，老唐李却脫提醒他說，「孩子，你應該把船開回去，將你的父親葬起來。」

別爾彭斯丹勃爾向上看了一眼，他臉上麻木的神情已經消逝。他清清楚楚的說，「我們還有兩星期的食糧和燃料。父親說過我們的工作就在這裏。」

大家都向他驚視。就在他們的眼下，一個人死在下面；一個人已在甲板上產生。別爾啞聲的說，「麥克諾丁，安排船長海葬。預備好了通知我。夥伴們，來，我們有很多的水雷要掃除呢！」

阿爾西亞的老船長由麥克諾丁在下面為之安排送他到海底永久休息處的屍衣。

阿爾西亞的小船長在掌着舵。

漁船直向前駛去。(By Arthur McCaffery 周華譯)

## 汽 車 夫 充 砲 手

我走到倫敦公園的中心，偶然看見那裏所佈置的高射砲，四圍用木柵欄着。

木柵門前立着一個武裝步哨，另有兩個則隱在砂袋背後，微露所戴的鋼盔，抬頭望着天空，高射砲位近在一旁，上面遮着油布。

我記得太平時候，常看見兒童在這片草場上玩耍，狗追着皮球奔跑，中下階級的倫敦市民帶着食盒在那裏很優閒地吃午飯。

現在已一變而爲一架用布遮着的砲，許多沙袋和幾個武裝的兵，這是何等的不稱配，正如變了一座活的戰事紀念碑了。

過去不遠的地方，就是倫敦防空隊伍的營房，他們在裏邊食住，在裏邊擦他們的鈕子，時常還要談談這次的戰事是何等的奇怪不可思議。



人們的心理於適應新環境是何等的迅速啊！

我們如在數年之前對倫敦人說，一九四〇年時倫敦全市將要佈滿高射砲，探照燈，聽音器，日夜防備德國人的空襲，他們或許會嗤為不經吧。

但經過砲位旁邊的人，很少對這砲看望。這砲經過了六個月的時間，已成倫敦背景的一部份，除非實行放射，或移去時方會受人注意。

和平重見之後，坐在那裏吃三明治的人或許會說，這就是戰爭時代安放高射砲的地位，你還記得嗎？

我走到營房前，出示我的通行證，請門口的守衛領我到值星官室。我進去後，看見火爐旁邊坐着一位砲兵中尉服式的軍官。

他在那裏已經過許多風霜雨露，晴天烈日的日子，時常期望在探照燈光之中看到一架敵人的飛機，而使他得一開砲機會，並極想試驗那些窗門在炸彈和發砲的震動之中將遇到如何結果。

他用渴望的口氣說：『我們都期望一些活動。』

「一個月一個月的呆等過去，當然很氣悶。」我回說：「何況一無事做？」

「沒有事做嗎？」他大聲的說：「不，我們每天的例行工作很多，如早晨則早操，擦砲加油，擦抹零件，下午則演習放砲程序，並且一天到晚的守衛。這些不是工作嗎？別人都以為我們派駐在倫敦的中心，這是何等福氣，還以為我們是整天在戲院裏和舞場裏消磨時光，實情是，在消遣方面講起來，我們簡直是處身在沙漠中心。」

「但是等諸君將來老了，領着孫兒到這裏來閒遊，將這從未開放過的砲位指給他們看時，豈不是一種很有味的回憶嗎？」

「是的，或許有這一天。你不是想參觀嗎？請隨我來罷。」

我們走進一間板房，裏邊有十二個下級軍官聚集在那裏談天。

他們的神氣很威武，衣服上鈕子之光亮，是我在別處所未曾見過的。

有幾個繫着舊式的佩帶，中間並有一個將鬚鬚加上油臘，時代的巨輪好似往後轉了回去。

「諸君中有幾位是從本市來的？」我問。

「除了裘克之外，都是從本市來的，」其中有一個答。

裘克便插口說：「我不是倫敦人，我是從格拉司哥來的。」

「戰前你做些什麼事？」我問一個說。

「公共汽車司機。」

「你呢？」我又問一個。

「公共汽車司機。」

連問幾個都是同業，此外還有一個公共汽車賣票員和一個公共汽車修理廠的機器匠。

我對他們望望，便說：「那麼諸君都是倫敦公共運輸事業的職員了？」

「是的，連裘克也是我們的同行。」

很好，我們坐下談談吧。這種情形是新聞記者所最歡迎的資料，試想許多個公共汽車的職員竟會聚在倫敦公園的中心，守着一尊砲，等待敵人的飛機，這是多麼的令人興奮啊。

「我們所期望的是一些活動，」一個軍官說。他的話簡直和中尉所說的話字字相同。

據他們告訴我，戰前他們都是公共汽車上的職員，宣戰之後，他們立即棄了原有的職務，換上軍裝，來擔任防衛倫敦的工作。

在和暖的秋天，他們的生活很快樂，看見公共汽車行駛過公園時，很可憐那些車上的司機和賣票員，以為沒有自己那樣的幸運。

但是秋去冬來，依然是默默防衛，毫無一些動作，便不禁使他們回想到舊時的生活，牽記家中的妻子兒女，和開車賣票時的快樂了。

可惜戰事總部始終沒有人來向他們解釋，這次的戰事決不會長此沉悶，將來必有異常劇烈之一日。這次戰事不僅依恃火器和兵士，而且運用到外交，宣傳，和經濟；至於儲備在背後中的軍隊，則須等到需用武力的時機成熟時，方令他們出來做那老例的殺敵工作。

這種情形雖沒有人向他們解釋，但他們自己也能悟解出來，所以他們也常說：『我們也何必煩惱？終有一顯身手的日子啊。』

『那麼你們已經甯靜而不感煩悶了？』

『是的，我們已不再感到煩悶。我們有時雖還想到舊生活的樂趣，但再想到空襲警報中的一片黑暗，則又欣幸我們之不受其影響了。』

我離開了板房，和那位中尉向砲位那邊走去，看見那尊砲是最新的式樣，屬於三英寸點七口徑之一種。

我走開時，很說了幾句稱讚那班人的話，並向中尉說：『能做這班人的司令倒也是一件榮譽事，倫敦人民對於這班公共汽車司機和賣票員是向來很敬重的。』

『是的，這些人很可令人敬佩，』他回答：『戰事未發生之前，我也是一個售票員。』

這些可愛的公共汽車職員，他們現在駐紮在倫敦公園的中心，正是一隊市民軍的模範。（By H.V. Morton 清人譯）

## 防空秘密

在夜幕籠罩倫敦之前，有一段暮色蒼茫的時間，烟霞靄澹，景色絕佳，處身此晦暗的境地中，我不由自主地想到戰事上去。

就是那些低矮的房子，在長天的襯托下也顯得極爲昂挺，你若漠視閃爍的霓虹燈和輝煌的櫺窗，而注意自遠而至的暮色，你所熟悉的倫敦必將有一番異常的景象，呈現於你的眼前。

天快黝黑前的幾分鐘，海邊的景物如陰森晦黑的峽谷，公共汽車上藍色的燈神秘地亮着，螢蟲在黑天鵝絨的幕前曼妙地放出紅光，汽車又該服從警士的種種管制了。

這時，我在海灘邊僱到一輛汽車，指揮他駛到內務部去，我今天有機會去參觀倫敦戰時禁衛森嚴的秘密機關，——城區防空司令部的統制室。

我靜坐在疾駛的汽車中，四週黑暗如漆，一生中我不知在這海邊走過幾千次，但此時竟無法判別車已駛到那裏，我像一個孤魂在憧憧黑影中旅行，當我看見泰晤士河時，纔知道已走過了堤，快近國會大樓，沒一會，我已藉電筒的光看到沙袋等障礙物，我下車進入設在白廳（Whitehall）裏的內務部。

『我真不明白你怎樣能在這種環境中開車？』我驚異地問。

『先生，這並不希奇，不過習慣了成自然而已，久而久之，在黑暗中摸索也極容易！』

我們的車子又沒入無邊的黑暗中，引導我參觀的官員事先就叮囑我守口如瓶，有許多人曾到防空統制室去過，但絕對不能洩漏出所在地。

有許多秘密機關均設於倫敦地層的深處，此亦為其中之一，在防毒門後，許多負責防衛倫敦的人，在明亮的電燈光下夙夜匪懈地工作。

地下辦公室中較為著稱的有戰時內閣辦公室，在敵機空襲倫敦時，首相及內閣要員均避居此中，在外並有軍政機關的地下室，及保衛國內安全，設計對抗敵人搗亂的保安辦

公室，城區防空司令部亦爲此類地下大建築之一，全倫敦的防空事宜，均由此處發令指示。

這種地底辦公室非普通炸彈力量所能破壞，而與外界又維持密切聯絡，這是能立刻反映敵人一切動作的明鏡。

統制室是倫敦防空人員的腦，戰鬥機羣，有槍的人，探照燈隊，阻塞氣球，高射部隊等等都受其指揮而動作，全體軍民所組成的防空網，受此地的命令而運用。

這樣縝密詭秘的軍事機關在倫敦並非創舉，此組織即上次大戰時倫敦城防執行部的產兒，在一室中，防守司令坐在一張精細地圖之前，預測敵人未來的舉動，他的命令由裝在頂上的管中發出，發言甫畢，一列阻塞汽球已高升天際，一隊戰機亦已出動巡邏。

車終於停在四週爲黑暗建築物圍繞的庭院中。

『我們到了，』我的朋友招呼我，『此地就是倫敦城區防空司令部。』

我極有興趣地認辨一所熟悉的建築物，這房屋的名字許多倫敦人都知道，但不知道幕後秘密。



我們走入升降機，緩緩下沉，我們聽到船甲板下那樣的吵聲，朋友解釋給我聽，說這是濾氣機發出來的。

推開一扇像防盜保險庫所用的門，我們踏入一間璀璨美煥的屋子，令人目爲之眩的燈，炫耀奪目的地發光，這一間廣闊的屋用明亮的乳色漆飾着，極爲清潔精美，牆上滿綴倫敦地圖，強烈的燈光恰照射其上，我第一件看到的事，是皇家地理學會的人在醫院手術室一樣的房间中舉行會議。

室中寂靜異常，也沒有抽出一枝香烟來吸，辦公的人在燈光強烈的桌上努力操勞，送消息的人進來把電報置於他們面前，他們填寫着，急忙擬就文件，授給傳訊者。

有一個人時時走近倫敦大地圖，把一枝針插在上面，我看見他以一枚黃色的針放在離我家不到百碼的地點。

「毒氣！」內務部中的朋友輕聲向我說：「今晚契爾西（Chelsea）有一次逼真的防空演習，你真運氣！」

插針的人忽接到一條訊息，小心地把一枝紅針刺在極近我家的地方。

「火！」朋友又默語了，「紅色的針代表着火！」

在倫敦車水馬龍的街道深處，竟有一間用壓縮空氣的屋，除了氣流的低音外，恬靜如無人之境；但是外界緊張熱烈的舉動却都受這神秘地下室的指示，這真是不可思議的事，我對所處的環境與時代不禁重有感焉。

這是倫敦最應時景象之一，在此沉靜密室中的人，匆忙地用彩色針在地圖上留下死亡與破壞的記號。

今天如真有敵機進襲，這地下室就得負起全城防空的責任。

爲防空之故，倫敦共分九區，劃分約與警區相似，地下室地圖上的極北點是哈次（Herts）的契士欣德（Cheshunt），南端止於塞萊（Surrey）的彭斯且特（Banstead），這廣袤區域中的防空組織都與地下指揮室直接聯絡，他們須向中心機關報告空襲所肇的禍事，在需要援助時也可以呼籲。

倫敦其他的防空組織，祇須將空襲認爲一隅的事故，祇有地下室的統制纔明白全盤形勢，不論巴乃脫（Barnet）或白隆婁（Bromley）着火都一體看待。

防空司令部地下室與其他防空機關及保安司令部地下室保持密切連接，空襲所發生的事端，立刻全部向此地報告，得到消息以後，馬上用針在地圖上表示出來。地圖性質共有二種，一是現狀圖，一是損害圖。

你祇要一望掛圖和圖上各種顏色的針，就知道這時有多少昇牀隊，救護車，清潔隊，修葺隊正在何地匆忙工作，損傷的程度又怎樣，所以這一地下室有兩種工作，一是使空襲的損失一目瞭然，二是根據當時情勢，指揮人員，使效率增加，損失減少，未受空襲區域的人員可以及時援助急需外力的受災地點。

在地下室作一巡禮後，我纔知道我一向認為極端繁複的工作竟如此輕而易舉，錯綜複雜的組織全遵守單一的命令。

有兩個稱為統計官的人坐在一張長桌旁，面前有一塊板，上面放着顏色鮮艷的針，依組別而分批排列，這許多針表示全倫敦可以調用的防空人員，就區別而分配編排。

你祇要一瞥許多五色繽紛的針，就可知道福爾漢（Fulham）有多少救護車，恩斐爾特（Enfield）有若干昇牀隊，威斯脫罕（Westham）有幾何修葺隊，克羅盾（Croy-

dom) 有多少清潔隊，潘定通 (Paddington) 有若干流動醫療組。

在一次空襲過程中，消息不斷送入地下的統制部，報告多少福爾漢救護車已在某街出動，若干恩斐爾特昇牀隊已在某街值勤，幾何溫史華斯 (Wandsworth) 的清潔隊已在某街工作，當這一種消息接到後，執行的官員就在統計板上將代表各工作單位的彩色針拔下，結果板上剩餘的全未派到差使。

他立刻將針插到現狀圖上相當的街道中，結果他祇要參看現狀圖及統計板，就明白有多少防空單位已參與勤務，有多少還未受空襲的影響。

假使裴脫西 (Battersea) 在空襲時向地下室告急，主其事者祇要向板上瞧一下，即能明瞭增援人員由溫史華斯契爾西或威斯敏士德 (Westminster) 派出最爲便利。

現狀圖是變動極速的，時刻紀錄全倫敦防空人員的各種動態，損害圖較爲穩定，黃 (毒氣) 針，紅 (火) 針，藍 (猛烈爆炸) 針，青 (船塢受損) 針，淺藍 (水電或氣廠受害) 針，分別插在受災的地點，一直到無患時再取下。

在地下室有指揮官，執行官，二統計官，插針的助理員，以及書記及助手等。

「倫敦防空每一小中心組織也均有具體而微的圖表，與地下統制部的活動相類，」後來他們這樣告訴我：「這種工作經過嚴密的規劃，故倫敦的防空極端週到完善，指揮全局的人不受炸彈毒氣的威脅，在地層平靜地運籌帷幄，明悉外界所有變故，發出恰當的工作命令。」

我被引導入另一與地下統制部有密切關係的室中，二十多位姑娘正坐在電話機及收報機前，她們是耳朵，而統制部的工作人員是眼睛，她們必須時刻注意，不可使她們與各防空單位的聯絡有間斷的時候。

她們悠然讀書或從事編織，六個月來她們全未遇到緊張的工作，祇有在幾次假空襲中，她們會稍稍忙碌，她們隨時預備接過聽筒，錄下一項消息。

我聽到電話中沉靜的語調，反覆報告消息：『一枚燃燒彈墮於史洛尼方場 (Stoane Square)，離彼得瓊斯家不遠，報告完畢。』

「你瞧，契爾西的演習還在繼續中呢！」有人如此說。

我們離開光明如晝的地下秘密室，在過濾空氣中走到地面，外界的街道因戰時戒備而

越顯得黑暗陰森。

『許多人知道在過去六月中有二十萬人無晝無夜地小心戒備着，倫敦的防空人員是不休息的，就是敵人在這時突然進襲，統制部也不會手足無措，因為他們永遠醒着，準備應付一切事變。』朋友又告訴我這些話。

一九四〇年的繁華倫敦，成爲一禁衛森嚴的金城了！（By H.V. Morton 潘君牧譯）

## 空襲醫院

現在有一種令人不愉快的趨勢，是將人民視同呆子或小孩，以爲不論什麼時候都可以使他們受驚嚇。

內務部所備下的棺木，和所定的掩埋因空襲而被炸死者之計劃，所以祇有極少數人知道，就是爲此。

德機如果開始轟炸，人民顯然必有死亡，死者自須掩埋或火化。政府當然已定下計劃，用最迅速最經濟的方法去埋葬貧苦無力的死者，每個市邑中都已劃出一片空地，作爲戰時義塚。這些地方，凡屬防空機關的高級職員都已知。

當戰事初起，我到倫敦去作一次巡禮時候，我已聽到內務部用紙版製造棺木的傳說。我很想看看這類棺木的式樣，但我的企圖每次都被滑稽式的官員所阻抑，他們似乎都

以爲這類預備工作，對民衆暫時須嚴守秘密。其實，這原是極應當極合理的預備。

我漸漸以爲這種傳說完全是謠言，並無其事，但有一天，我到大奧爾孟街兒童醫院裏邊去參觀那裏所設的空襲清除站時，我竟看到了這種紙棺。

在這裏可以看到戰時倫敦最偉大的救護活動，大奧爾孟街空襲清除站是專爲清除和救護空襲中傷亡者的唯一機關，一切構造和設備都經過專門的研究，是英京防空機關中最完美者之一。

大奧爾孟街醫院正在改建中，宣戰之後，當局即顧到空襲一層，因之就增加了建築經費，將尙未興築的一部份增加工程，使之不受彈片損害，並在某種限度內使其能抵禦炸彈。

這個指定部份的屋頂是用純鋼五十噸，混凝土所製成，上面再加三尺厚的黃砂。四面並築下許多條斜道通到屋裏，以便扛急救床的人行走便利。

引導我參觀的是一位很著名的外科醫生，他曾在上次歐戰中得到很豐富的空襲經驗。『在空襲之中，醫生須應付一個很重大的問題。』他說：『這問題就是怎樣去立刻辨



別重傷者和暫失知覺者，受傷者之中，大多數都屬於後者一類。

『受傷者都從指定的斜道運進來，經迅速辨別之後，便立刻分運出去，凡屬於暫失知覺之類則從地道運到特別休息室，輕傷者則另在一處立刻施以救治包紮。

『凡須應用手術者則立刻送到外科手術機關去，所以這裏實是接收傷者的總機關，將他們分門別類分送到專門機關裏邊去。

『重傷者在這種機關裏至多不得停留過廿四小時，即被運送到後方醫院去醫治，以便騰出床位容納別的受傷者。』

這所清除站裏日夜有人值班，隨時可以出動。裏邊並設有三種發光設備：一普通電燈，二第塞爾發電引擎，三手提乾電燈。所以即使普通電氣的供給完全中斷，裏邊的工作也不致於受到影響。

醫院的人員，每個人下至小使，都受過空襲時工作的特別訓練。

後來我們走到太平間，裏邊雪白的牆壁，室中並無器具，祇有靠窗處有一所神壇，上面供着一個黃銅十字架。壇前有四具木架，上面安放著四口紙版製的棺木，棺蓋也是紙

版製造。

領我參觀的醫生告訴我說：「這就是空襲時用的棺木，市議會已撥來五十具。」

那末，所傳說者竟是真的，內務部確已替我們備下送我們到另一世界去的紙棺了。

倫敦的醫院，在戰事發生後已經過驚人的改組，他們在極度困難之下工作，其情形若在平時便將被人視為不可能的。

據衛生部所定下的急救醫院計劃，倫敦共分十區，每區設主幹醫院一所，附屬於主幹醫院下邊的分院，則設在市外的鄉間。

例如巴爾德醫院就是第三區的主幹醫院，其下有幾所分院，都在市外鄉間，都由它添派醫生，看護，和辦事人員去補充。空襲如果發生，巴爾德醫院就是這區裏的一個清除站，將受傷者分送到鄉間各分院裏去，其中共有床位二千二百八十個。

巴爾德醫院也和倫敦別的醫院相同，在戰事發生時，即將平日的住院病人疏散出去，留出二百個床位以供空襲傷者之用，院裏邊建有地下手術室，並備有澄清毒氣器械。

格侯醫院在戰事發生時，共遣去住院病人二百六十名，祇留十八名病勢過重不能移動

的人。

格侯醫院中也有預備給空襲受傷者的床位二百個，這種床位有時經衛生部的特許，也可暫時容留普通病人，所以每逢星期四日，格侯醫院必將可以移動的普通病人運送到鄉間醫院去施治。

戰事發生之後，聖喬治醫院遣去普通病人四十四名，祇留病重而不耐旅行者五十名。現在這醫院中容留病人一百名，另有空襲受傷者的特備床位一百六十個。

這所醫院是由老舊房屋改爲戰事設備的一個好榜樣，改造的工程十分艱巨費力。其他各醫院也都經改造，不過其間的工程有難易之別而已。

院裏的門診室原是一半在地面之下，現在已加上撐木，用砂袋掩蓋，以供院中職員躲避之所。平時的手術室因在空襲中極爲危險，已經關閉，另行建造。

第一層面對大門的議事室，因爲地位相宜，已改爲傷者接收處。有幾間易受彈擊的病房都已關閉不用，生理治療室已改爲澄清毒器機械室。

產科醫院並未劃入空襲急救醫院的範圍，所以它們自成一類。

倫敦的產科醫院，有許多所已經全部遷出，其中惟却洛德皇后醫院，即國中最大的產科醫院，則照舊工作，但床位已比平時減少一半。

新却洛德皇后醫院是全國最大的一所產科醫院，但尙在建造，未曾完工。

皇后醫院舊院在瑪麗萊彭路，房屋四周，現已堆置砂袋，共費一千二百金鎊，將手術室和全部房屋加上防空設備。

倫敦所有的醫院，沒有一所不經過這種疏散，改造，和適應新環境的程序。

此外還有私立醫院，因戰事影響，受到種種不便，無端增出許多費用，以致在經費上都感到十分竭蹶，所得的捐款都入不敷出。

『我們當前的大問題並不是戰事。』一個募捐委員向我說：『而實在於應行支配捐款的地方太多，國內的捐款，每須被國外所分潤，以致國內的機關就感到不足了。』

(By H. V. Morton 霍坎譯)

## 炸彈下的生活

飾有卍字徽號的巨大轟炸機突然從東方出現，同時上面還飛着它們雙馬達的戰鬥護衛機。它們逕闖進英國的中心，向飛機場，工廠，橋樑，鐵路和其它的目標駛去。於是殘暴的噴火隊和旋風隊疾飛而上與侵略者迎戰於天空。此時德機常掉轉尾巴逃去，在去的時候投下它們的炸彈。在貧苦簡陋的屋子上寫上死亡和損毀的故事，但去軍事目標則遠甚。

當它們在上面的時候，空中充滿了死亡的聲音——炸彈下墜的轟轟聲，繫於轟炸機使更覺可怖的汽笛叫號聲。號笛的哀鳴尚未停止而高射砲的啪噠聲與馬達的怒吼及機關槍的軋軋聲又雜然並作。在戰爭用具的各種聲音之外，或許加上火的爆裂聲和被壓在牆下的兒童的號哭聲。

這樣使不列顛感到疲憊嗎？因為這是一個正在準備着遭受更嚴重的轟炸的國家，所以回答是民氣很是堅定。在空襲的時候有許多態度冷靜的故事。其中最著的或許是一個鄉村的女子聽到炸彈聲醒來。一分鐘後女僕敲着她的門輕輕的說：『太太，炸彈。』

兒童也常和大人們一樣的鎮定。作者有幾個朋友，當聽得長長的一陣汽笛聲之後繼以隆隆的一聲意思是一個德國炸彈時，剛在和一個六歲的孩子在倫敦郊外的園裏遊玩。這孩子很快樂的說，『那是一個砲彈，那是的。』

空襲時不列顛的情形如何？這將大部視那次的遭遇而定了。德機常於號笛聲響之前飛來。有時候人民所得第一次的警報即為炸彈的轟炸聲或目睹空中的交戰。最近在一處地方人民最初知道敵機的來到是聽得空中的機關槍聲。飛機在很高的地方交戰，他們甚而連機身都看不見。繼而一點黑斑出現，漸漸向東墜下，冒着火焰降落在一方公地上。這是一架德國的飛機。

新的情狀正在改變空襲中舉動的藝術。從前在聽到第一聲警報時大家就須疾馳奔避起來。街上行人絕跡，汽車公共汽車都停止行駛。除了警察和防空工作人員之外，全城好

像突然降下了一陣麻痺症。

現在一切都不同了。在街上難得看到人奔跑尋覓躲避的地方。守兵和警察也不一定要人民躲避起來。很多時候人民照常走在街上前進，直至確實見到或聽到敵機才止。

當然有好多地方是有一種一定的計劃的，與戰事有關的各種工廠在聽到號笛聲之後即派出偵察人員站於崗位而工人則仍繼續工作。偵察者向空中守望着。他們如果看到一架敵機在向廠方飛來，則重行響一次內部的警報，於是他們遂開始有秩序的向防空壕去。人民在開始怨憤避進防空壕而其實周圍並沒有什麼事情發生。有許多人願逃避而仍靜靜的留在公事房裏繼續工作。多數公司和機關都訂有規則嚴禁此種辦法，可是他們也在有意任其寬弛。總之，要所有的倫敦人在每次希特勒想到遣飛機至倫敦區的時候都避入地下，是很明顯的不可能的。

這同一的事情應用於不列顛軍火所自煉製的烟霧迷漫的中部諸郡更爲有力。北部某工人可爲專心一志的一個極好榜樣。他正在做一件極精細的鍛煉工作使他不能離去。當飛機飛到頭上的時候，他們的伙伴都逃進防空壕去了。這工人在朦朧的緊急燈光下仍專心

於他的工作時，一枚燒夷彈從屋頂墜至工場的地上。不多一會救火隊到了準備把炸彈弄掉。那工人說，『多事的人，你們讓它在那裏好了。這是我唯一能看到東西的亮光。』

諸如此類的精神最近在某鄉村旅店中亦曾顯示過。在警報剛作的時候，有一批通信參觀隊來到該店準備進膳。他們被招待到一間私室裏。經理對他們說，『進膳或到地下室去，可隨你們的便，我已跟職員們說過他們可以自由逃避，不過他們都一定要留着侍候你們。』情形或許會改變得很利害，使這樣做法將不可能或是視為愚蠢。可是在目前真不能不使你佩服英國人在聽到敵機在頭上的消息時那種鎮靜愉快的態度。

在防空壕裏面那些人也是同樣鎮定的。一個角落裏有兩個人在着棋。婦女們則有靜靜的在看書或編織絨繩的。防空室裏是不准吸煙的，可是前面常有一小間可供你吸煙之用。立在那裏你可以聽到速記員和書記們唱着大家熟知的老歌曲。

有一種冷靜的態度——或許稱之為勇而無謀為更合宜——使當局者極為焦慮。事情是許多人常喜歡站在街頭望着天，甚而在知道敵機已在頭上時亦不避去。那天有一個老人就在這樣愚笨的站着時立刻為流彈擊斃，而且曾有人勸他躲避起來的。報紙和政府都極



力勸誠人民不得如此。它們指出這非但是勇而無謀，而且簡直可稱爲自私，因爲你如受到任何損傷，則防空的工作人員必須冒他們生命的危險如你冒你自己的一樣。

你須注意的並非僅屬德國的炸彈而已。上去的總一定要回下來的，英國的高射砲或許會以每分鐘數千的速率向上開放。在這種情形之下，戶外真不是不必需或是沒有鋼帽子的地方。

不多天那些著名的安特生防空壕也受到影響。曾有好多次人們從他們的「安特生」爬行出來，看到屋子毀了而身體則安全無恙。作者在離去一個安特生防空壕不滿三呎地方看到一個窟窿，不過炸彈的損害僅把防空壕上的泥土轟去而已。

其間也曾有幾次怪形的爆炸。作者曾見有房屋兩所，前面都被削去，如一所玩偶的屋子除去前部俾得窺見其內容似的。屋內的玻璃鏡完善無損，磁器亦毫未震動。一條襯褲仍整整的疊在床端。由爆炸而產生的真空僅把屋子的前面吸去而已。

事實的真義是國內的英國人也像在鄧寇克的英國軍隊一樣，在得知炸彈並不怎樣可惡，因爲在轟炸中生存的機會或許較在星期日從紐約驅車到蒙滔克角的爲多。不過假如

你是一個跌子——伸長項頸向天望着的人——就不如此了。

不過有時候跌子也是可佩服的。最近有一個鄉下俱樂部的高爾夫球場上佈滿了來作星期日旅行的倫敦人士。他們爲欲玩高爾夫球竟不顧遠處的炸彈和機關槍彈。他們僅在有一架旋風機在球場上空怒吼而下被迫在附近的田野中降落時停止了一會。駕駛員扶出來時已受傷了。

我們今日在英國的生活真是一種奇特的生活。你永不能知道你將看到過什麼，而住在以空襲作故事講的鄉間的人民現在也可以看到一些奇蹟了。有一次有一個人在地窖裏聽到他汽車的喇叭聲。他帶了手槍走出地窖——在這時候你不知道軍兵何時會出現——發現一個年青的英國駕駛員坐在階沿，是降落傘把他安置在那裏的。那駕駛員很迅速的證明他是某人之後，他們兩人遂一同進茶點。

某鎮有一份人家忽然有一個姪子於無意中來拜訪他們。那個孩子是駐紮於數里之外的營中的，可是他也被迫在一架損壞的飛機中逃出而降落在這鄉村的街上。他第一句問話爲：『我在那裏？』傍觀者告訴了他，他說：『很好，我剛有一個伯父在這裏。』他在

那人家用了午餐才回到根據地。

有一天有一個婦人正在廚下剝豆殼準備作午膳，忽然來了一個德國人，是一個被迫在附近降落的一架轟炸機上的機員，她就把他捉住。招待德國俘虜的禮節是很困難的。他們時常需索啤酒和香烟。假如附近有酒館的話，他們就常可以有啤酒喝。可是那天剛墜落在一條很冷靜的街道附近，整條街上祇有一家酒館。那個德國兵士開口要一品脫啤酒。討論了好久總算照數給了他。

雖在炸彈造成死亡和種種慘劇的地方民心亦未見動搖。樹窗全被擊毀的許多店舖仍掛起「照常營業」的記號。有一婦女向另一人高聲說，「是的，我們的屋子已毀了，可是我們人都無恙，那有什麼關係呢，是不是？」有人或許以為見到窮苦人家的零星東西散了滿街會使你神經錯亂。可是這並不。在每次空襲之後總有極充份的時間可以徵募一些噴火隊救濟金 (Spitfire Fund)，正如在上次大戰中的齊柏林飛船為英國最佳的徵募機關一樣。

這裏是鎮靜的一個很好的解釋。它的起因是皇家空軍隊偉大的工作。英國人讀到了德

軍損失出乎尋常的數目時，都爲一種奇特的過份自豪心所呆住了。它們是確實的——它們或許還是重事輕報的——不過它們已是超越尋常，甚而英國人自己也不敢十分相信。幾乎與他們加於德國的物質損失同樣重要的，是空軍給與英國人民的自豪與向上意識。這裏沒有人在防空壕中畏怯的毫無希望的等待死亡。這裏是一個在打退敵人的國家，有時他們取償於敵人的比例竟達一比十二之巨。

不列顛對於那些正在向龐大的德軍作戰，以無可置信的速率擊之下落，破壞它們的結構，驅逐它們出境使它們雜亂不整的那些孩子是無限自豪的。就是這一種自豪，使每一英國人民都能挺直脊骨，使他們多數人幾乎以能遭受一次空襲爲榮幸——因爲他們也能和上面的旋風隊和噴火隊的人員分嘗一些危險。(By Robert P. Post 心受譯)

## 燈火管制下

軍事家們第一次想出管制萬家燈火以阻敵機獲取目標的辦法時，他們可不會想到這種方法同時也影響了百姓的日常習慣，智育工作，以及體質情形。

燈火管制的辦法似是實非。他硬叫一般天性愛好舊俗而習慣已成自然的人們，試行這種新的習慣。影響所及，造成了一種局部自守的形勢，由此便產生智育方面的個人主義。少數人誠然受到燈火管制下的實利，但一般人的民生問題，却大遭損失。難怪那些秉性歡樂的英國人，對此制度要大施攻擊，藉以洩憤了。

以前各家商店，公司，及機關中長的工作時間，目下已經大為更改。在冬季晝短夜長的日子中，有許多商店都提早兩小時打烊，使顧客能及早返家，免遭燈火管制的阻礙，以致沿途發生意外。但目前時屆春季，又當提倡節省時光之際，各界的工作時間，

已經恢復原狀了。

人們一到家後，就覺得長夜漫漫，有無法排遣之苦。有些人不喜歡在黑暗中到外面去摸索，便很安靜地留在家裏聽無線電，有些愛玩紙牌或棋子，有些却埋首於書堆之中，把愛讀的書本，找出來讀。但是一夜一夜，時間久後，這種刻板的生活，使人感到了厭倦，因此人類好奇的舊慾望，便蠢然活動起來。

有許多居家無聊的人，發現了玩弄樂器的辦法。因此自製的樂曲，便充斥異常，一般經濟寬裕的人，買着鋼琴——（一種小型而聲音鏗鏘的樂器），無論你家裏的房間多麼狹小，牠的設計，儘足使任何角落或暗處，容納得下的。至於事先這些人曾否受過鋼琴訓練，或竟曾否把這種技術忘掉，却不去管牠，買了再說。因此鋼琴函授學校的生意便好了起來。而家庭樂隊的組織，也有雨後春筍之勢。同時，英國有一種古舊而幾經失傳的樂器，名爲齊栗，目前也非常時行，因爲這種東西，吹奏很爲容易，而音調的高低，也可以一任人意。於是大家購買，練着和諧的合奏法。至於有些喜歡歌唱的人家，便集

合志同道合的伴侶，集團歌唱。

燈火管制下產生的新習俗之二，是許多人圍坐在壁爐邊，輪流把書本的內容，念給大家聽。這實在是種陳舊的消遣法，祇是目前却有人以為新穎有趣。結果，家庭間以前所有，久經擱置而不加理睬的古典書籍，新體小說，及定期雜誌等，便一一得到了公讀的機會。

燈火管制又使人對天文學發生了興趣。先前一般從想不到月亮星球的人，這一下却研究得津津有味了。

目前在許多請吃晚飯的柬帖上，都有附帶的條件。那就是說如果該夜有月亮，客人便來，使他踏月來回，可以不生意外，如果沒有月亮，那末約會祇好延期。

職是之故，人們的好奇心，便被引了起來，他們讀到月亮的書後，便轉而研究起星球，牠們的名稱，同牠們的地位來。管制燈火，正好使這些業餘天文家，得到了搜索太空的機會；覺得如果夜色清明，得窺明星之或有或無，實在是件快事。

燈火管制，及撤退婦孺這兩種行動，併合起來，在人與人間產生了新的友誼和新的關係。這種友誼和關係常常在「擴展其勢力範圍」之中，使許多人能由此增加其交友的機會和興趣的程度。

倫敦郊外有一個大家庭，生活非常舒服，但因戰爭之故，家主便把其長輩和子女，送到鄉間安全處所暫住，祇留其妻子與他本人仍在舊宅中。

但是這樣一來，夫婦倆可感到寂寞起來了。後來經友人介紹，認識了幾個已婚的朋友，他們的家庭也已經撤退到鄉間，因此要求這夫婦倆也搬到他們家裏同住，分擔一切開支。這樣由幾個家庭同住在一家人之內，非但開支可以節省，興趣與友誼也增加不少。音樂函授學校中教師的收入增加後，一般在家承接學生面授音樂的樂師，却減少了不少束修。大城市中區那些電影院，因為人們在黑暗中摸索太苦，頗有門可羅雀之慘；而四郊附近的屋子，却利用其就近的便利，兼營着田地生意。

燈火管制對人們體格方面所致的影響，大有叫苦者在，例如工廠，船塢，碼頭上的夜



班工作人員，以及一般必須日夜工作的卸貨商人等，這個問題，目前已由內政部秘書處及商會中的要員們，在詳加熟商之中。

所以我們可以說，燈火管制這個辦法，正給無數非戰鬥員的生活及習慣上，加進了新的顏色，有的誠然明亮，有的却非常暗澹。（By James MacDonald 耕山譯）

## 日用品限制

德國人所發明的口糧制，在這次戰事中英國和法國也在應用了。從今年一月七日起，居住在英國的人，不問他的住宅是白金罕宮或是最卑陋的茅舍，在購買食糖，奶油或火腿時，一定要將一本所謂「口糧簿」的小冊子交給伙食店主人，成交後由店主人用剪刀從這小冊上剪下一張券來。從此剪刀在英國伙食店中的地位，便像在成衣舖或理髮店中同樣重要了。

食品中須受限制的是上述三種，但是在口糧制實施後的第一星期中，沒有一個英國家庭的餐桌上無此三物。原來在事先各主婦們早已將這三種食品大量儲藏起來，等到限制的辦法實施後，這三種物品在伙食店中反而變成供過於求無人顧問，這可以說是一件始料所不及的事。聽說政府不久對於肉類的消耗也將加以限制。他如牛乳，蔬菜，麵包，

人造奶油，雞鴨，水菓等食物，一時還不至於限制。

依照限制條例，每人每星期得購買食糖四分之三磅，這分量已足使購者在一星期中每天得飲四杯甜茶了。比起戰前的平均消耗量來，祇少去四分之一磅。而且主婦們在製造菓子醬時還可以得到多買些的額外權利。如果她取得了買一磅橘子來做菓醬的特許時，她可以多買食糖三磅。在冬季，養蜂者可以爲他每一個蜂房多買食糖十磅。

火腿每人每星期的分派量是四兩熟的和三兩半生的。奶油只爲四兩。

有些人在事實上不能在家進膳而必須上菜館者，可以不必持有口糧簿也能得到這三項東西。他們每餐可以獲得十六分之一兩的奶油，較戰前少去一半，此外還可以得到一大塊食糖。至於火腿却並無限制，祇要館子裏有，他們可以儘量購食。

在第一星期中，英國各酒館飯店的顧客們，除去極少數外，都還能無限制享用到這三件東西。

據政府發言人說，這些食品的限制，並不是爲了缺貨。事實上戰事才發生十八星期，無論怎樣貧乏的國家也不見得就會鬧恐慌。最重要的理由便是這三件東西英國本部所產

甚少，必須從海外運入，限制後便能使進口的商船，更多裝載些有關軍用的物品。換句話說便是大砲重於牛油。

還有一個同樣重要的理由，便是使貧人和富人能得到均等的機會。口糧制的早日施行，非但能節省和保存重要的物力，而且還可以免除富人的囤積操縱，使平民的生活感到威脅。

實施這種限制的方法可以說簡單到無以復加。每一個人不問他是男女老幼，都可以從指定的機關中領得一冊口糧簿，這是一本一疊小券釘成的小冊子。每券上印着一種食品的名稱和一個從一字起的號碼。印着火腿字樣的一號券是爲第一星期購買火腿用的。二號和三號則分別用於第二第三星期，其餘的以此類推。奶油和食糖亦復如此。這種券的特點之一便是不能囤積。如果在規定的一星期中該券未曾用去，過期便已作廢。

人民在獲得這本小冊子後，必須到一個伙食店去登記，他可以揀選他所喜歡的任何一家，但是在登記後他便祇能在這一家購物了。店主人在每次交易後從口糧簿上剪下一張券來，以備查考。

使人民最感不便的，並不是政府對於食品的限制，而是對於汽油的限制。所謂「汽車階級」的人，幾乎沒有一個不爲了這事大搖其頭。他們已發覺往日給予他們便利的汽車，在今天已是麻煩的源泉了。

按照規定，每輛私人汽車所能消耗的汽油，不論車輛大小，僅敷每月行駛二百哩之用。汽油的價格更是高得驚人。在這種情形下，祇有極少數的人還能用汽車代步。買新汽車的人當然很少，而舊汽車的市場也冷落得可憐。成千成萬的汽車現正擱在車間裏，大多數還出着租金。

人們都在說政府對於必需品的限制，不久對從食品和汽油擴充到衣服材料。軍隊人數在徵兵法實施下日增，制服和其他軍用服裝的需要當然也跟着增加。服裝製造商店必得先完成了政府的定貨後才有暇顧及普通的顧客。有人預測不久將有一種「標準服裝」出現。這是一種大批製就的服裝，專門應付普通的需要。所以稱之謂標準者並不是爲了特別講究，合乎標準，而是爲了式樣一律。在第一次大戰時這種服裝曾經出現過。

英國人生活向來比較養尊處優，但是爲了祖國現正在戰爭中，所以雖然身受種種不

戰 時 英 國

便，却都能毫無怨言。(By James MacDonald 李嘉鑾譯)

一六〇

## 兒童的撤退

如果寫起這次最奇異的戰爭的歷史來，一定要特別寫一節撤退的記事。從前曾有許多繁盛的城市在戰爭的擊撞下毀滅或遭受地震的災厄。可是現在將讓二十世紀的人民來目擊離去戰線數十萬哩的城市中人民的消滅。我們看到過一九三九年英國的情形的人將永遠不會忘掉這一幕，因為這是使天使見了亦將為之啜泣的。人類從自己製造的黑影中逃避他自己新發明的空軍技術，和他的專事傷害人類的日進月增的力量。當戰事迫近眉睫的時候，城市好似握在一個離心勢力的掌握中。把人民都驅向鄉村區域。孩童都很勇敢的離去了母親的照顧，向陌生的目的地前進。殘年老疾的人則用轎車或救護車送至倉卒徵用的鄉間的巨廈。醫院殘廢院和監獄都在通告發出後數小時中關門，搬去了所有的東西，堆了沙袋以備官家去用。政府機關佔據了「安全」區域的旅館，同時整批的學校

都被遷至地主鄉間的住所。政府導之，民衆效之，不久差不多每個人都收留外客居住，或是很不安定的寄居在他人的屋裏等待任何事變的發生。此後便來了五個月長的沒有空襲的日子。

任何地方這種侵入社會每一部份的偉大的出走，其影響當無有再如倫敦之深。在九月的第一星期中，它的情形有如黑死症漫延了全城，幾乎每所屋子都空無人居，店員們因為沒有顧客光臨祇得坐着閒談，陋巷的場地上也不復有小孩在騷鬧。你如走到一條比較貧苦一向擠滿了小東西的煩擾的街上去看一下，你將如到了一個恐怖的地方；各處都是靜靜的，沒有人在遊戲，也沒有笑聲。這是一座拜貝（Piper）走過後的海米林城（Hamelin）。這是勞工階級撤退後的效果，也就是作者將詳細敘述的一點。

關於勞工階級母子撤退的「成功」和「失敗」已有人寫過很多的文章。第一那問題有兩方面可講，一方面是關於父母的，一方面是關於子女的。而且更有那無可懷疑的事實，就是如果真有繼續不斷的轟炸則許多失敗或可轉為成功，而那些不滿意而回家的人們也將願意留在他們寄居的地方了。當我們知道在二月份時已有百分之五十九在九月間撤退



的母親和孩子回至家中，而且知道強迫五歲以下的孩童和母親一起撤退的一個問題現在正有三個蘇格蘭城在討論，我們正在把這情形估計一下，研究爲什麼第一批母親會回來，她們這樣做是不是合理的，撤退對於城市和鄉間的兒童都有什麼影響。

在一排平民的住屋裏，有百分之六十一以上的人民已於戰爭開始的第一星期離去，而兒童之撤退者已百分之九十四。那些憂慮的，十分信任學校當局的母親已任他們的孩子離去。她們不知道到那裏去，祇知道選擇危險性比較少一點的辦法。在一九三八年九月的危機中，也曾遇到過這同一的情形。那時有一層屋子的起坐間桌上放着五張小孩的簞條，五袋麵包，五架防毒面罩，還有五雙匆匆修補好的皮鞋，預備傳喚令到的時候孩子可以穿了走。那年傳喚令一直沒有來，可是一般父母是在準備經一年後才實現的撤退。這幾個小孩現在仍沒有回家，他們在身體方面有很大的進步，而且是雖則分別寄居在人家，他們並不躁急。他們的母親出外工作，以增加家庭的收入，俾有餘錢可以爲小孩購置衣服。撤退對於勞工階級真是一筆巨大的開消。溫暖的內衣，雨衣和橡皮鞋是鄉村的孩子所不可缺的東西，當在城市裏是很不可用的。常在鄉村的街道奔跑，鞋子時常需修

理，也是一筆消費。此外雖貧困的鄉間的茅屋生活，也不可諱言的較貧民區來得高，沒有睡衣或是至多祇有一套睡衣是仁愛的主人所不能忍的情形。他要孩子寫信回家去立刻再送一套來，而不想到這些優秀的孩子任何物品是祇有一件的。真如境况較佳的母親極力使她們的孩子適合寄膳宿學校的一切一樣，這輩勞工階級的母親也盡力使他們的孩子能與其他諸人平等，而其實是很可憐的非她們的財力所能及。收養孩子的費用，她們很樂於償付。從孩子離去的一天直至家長開始付款的一個時期真無異是天賜的。因為在這個時期中她們可以為孩子備辦一些必要的東西，而且還可以去看看孩子們的新環境。

在戰爭開始的數星期中，差不多沒人付房租，且有許多人家都不見。不過保持家庭的一個願望立刻又堅定起來，沒有多少時候，雖是那些準備長時期離去的人也由郵局把欠款寄來，同時其餘的人也逐漸幾個幾個的回來了。這種回家是具有很好的理由的。但或許可以說學童安置定妥，父母總拉緊了每一根神經使他們留在鄉下。不過對年齡小一點的兒童情形就不同了。他們需要很多祇有母親給與的愛的照管。如果她和他們一起去則她可憐的賺麵包的丈夫又將如何？他辛勤工作了一天回到冷冰冰的爐傍，沒有安慰，

沒有晚餐。男子留在後面的情形真是淒慘的。他們沒有幾個人能於工作一天之後再自己燒飯洗衣修補。有許多不幸的人遂將寂寞傷心地離去疏忽污穢的家到公共場所去尋求安慰，這時妻子乃帶着幼孩匆匆的回至家中，及時來挽救這種情形。

經濟問題也是其中重要的一點。如果賺麵包人失去了職業，那他們將沒有能力維持兩方面的開支，雖是妻子或許是寄寓在政府供給的住所中的。因為祇有她知道怎樣以很低的代價爲六個人的一個家庭預備滋養豐富的食物。她太猜得出她的丈夫怎樣在寂寞的家中爲自己預備價高而不合宜的飲食。

更有母親和孩子被安置在沒有火爐的頂層屋子裏。因爲裏面不舒服，母親祇得推着搖籃車不論風雨的在小小的鄉村周圍一次一次的兜圈子，直至孩子的不健康使她甯可回家去嘗受轟炸的可能而不願使孩子患氣管炎。

這樣一星期一星期的過去，每星期中總有幾個母親和她們的孩子回家。起先場地上祇有兩個孩子玩耍，後來由六個再增至九個，直至二月初有百分之四十三在九月間離去的孩子回家了。場地上的玩耍較從前爲文靜，因爲一般騷鬧的哥哥姊姊尙都留在外面。不

過他們的回家是有計劃的，她們定當『如果有什麼事情發生將把孩子送往祖母處。』如果不能這樣辦，那末市政府正在遊戲場上建築的優良堅固的防空壕儘可躲避。

一般堅定耐苦的勞工階級婦女都願意和她們的丈夫分担前途的困難和危險。家和家屬的尊榮乃是勞工階級的榮譽。如果破壞了這神聖的連繫乃是冒險破壞了一種無可代替的東西，而婦女們遂因之都本能地回至家中。一個男子上戰場是真犧牲的，他有一個勇士武俠精神的光圈繞在他的周圍，如果回家必須有一個燒熱的爐子爲他安排好。可是一個婦女撤退——可怕的字眼——時她是沒有光圈的，她是被投入一個「安全」的地方，她的家祇可任它去破裂。這是一種新的悲劇，是很難擔當的。我們將不必一定要勞工階級的婦女去擔當這種情形，如果他們準備和丈夫一起留在城裏去嘗受空襲的話。至於使年幼的孩子和母親分離，除非能把他們送往鄉間親戚處，祇有在保育學校的保護之下才能真正的滿意，因爲母親對於這種辦法能十分信任而孩子也可有相當的供給和伴侶。否則，最好讓那些已回家的幼孩仍跟着母親一起，而那些尚在鄉間的則要他們留着，一面在撤退區域推進增加保育學校的計劃。

年齡比較大一點的孩子則不同了。他們在新環境中長得很好。在戶外各處奔跑，爬樹或在海裏游泳，是一個健康孩子應有的權利。在城市中時常淘氣的頑皮孩子現在不再頑皮了。很可喜的，他們現在報告都說兒童體重增加，在鄉間生活的結果健康增進不少。在很早的時候很有許多奇異的誤會。孩子們拒絕進農家牛油和牛乳的茶點，他們不能嘗這種陌生的食物。他們所熟知而且喜歡的是人造牛油和煉乳。鮮牛奶是他們所不識貨而覺得是一種悲痛的現象。有一次有三個須共用一條毛巾的兄弟，分別安置在一村中距離很遠的地方，又發生了大大的麻煩。

據最近的報告，現在尚有四十萬以上正式撤退的人未回家，非正式的也有數萬，內中有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孩童已經差不多進了輪流上課的鄉村學校。至於將來，伊爾福特市政府已在準備為十一歲以上的孩子設立初級寄宿學校兩處，且有二十處新的營地撥給開辦學校之用。

可是那些依舊留在城市裏的孩子情形實在是很慘的。教育部部長二月七日在上議院的演講中宣佈有一百十五萬孩子仍在撤退區域，其中四十萬沒有進學校也沒有人去注意他

們。這種情形不能任其繼續。那裏雖有自願幫助的人組織了團體，做種種價值巨大的工作，而孩子們也顯然樂於享受此種非正式的嘗試性質的教育。不過這當然是小規模的。爲學校服務的播音對於兩班輪流制的學校和私人設立的小學也均有極大的幫助。

一個利物浦小孩寫信給 S. P. B. Mais 先生說，『因爲戰爭的緣故我們的學校關門了，所以我們到各人家的屋裏去做我們的工作和聽對於學校播音。』可是其他的孩子沒有他來得幸運，各處都有許多不滿的話說，成羣的孩子真的都放野了。

多多恢復撤退區的學校和強迫兒童上學的一個決議又在重復提出。不過欲實行這辦法一定要禁止學齡兒童從鄉間退回，除非有緊急的理由才得例外。祇有這樣才可阻止回到城市的潮流。而且如撤退並不若預期的澈底，則雖以四十萬學齡兒童全行撤至鄉間，也不算成功。尚有一點我們不能不見及之。當蘇格蘭的官邸，英格蘭莊主的田宅，以及西部的小村屋開了門預備給兒童進去的時候，一般不列顛的「舒服階級」想到了那些貧民窟裏的孩子所習慣的貧困污濁與夫食物和衣着的不合宜，一定有一陣恐怖要直通到他們的脊樑。（By Janet Leeper 周華譯）

## 英王的侍衛

在宣戰那天，宮中侍衛即將平時所穿着的護胸，頭盔，紅制服，鹿皮鞋和長統黑皮靴交還軍需處。

在平時，這班侍衛每天上午十一點鐘總是排了隊，騎了服裝鮮明的馬，從勇士橋開到白宮。但現在這種行動已經取消，須待和平恢復之日，方能重新看見了。

我無從證明上次歐戰時白宮侍衛是否依舊穿平時的盛服，但據說確是如此。

據我的記憶，當時我幾次到倫敦所看見，這些侍衛彷彿都是穿的黃色普通軍服，陸軍部的藏書室主任意見也和我相同。但侍衛中兩個服務較久的下級軍官則堅說並不如此。

此外，喬治亞塞爵士，吉青納貴爵任陸軍大臣時的私人秘書，是一個熟悉宮中騎衛掌故者，並且他常在白宮進出，據他說白宮侍衛在一九一四到一九一八年間始終穿着平時

盛服，毫無疑義。

據權威者說，除了一九二六年大罷工那一次之外，白宮侍衛之換穿普通軍服，尙以此次爲有史以來的第一次。

實在的情形大概是：當時侍衛雖照常盛服，但侍從英王出門的騎衛，則已換穿普通軍服。英王之用這種出門騎衛，其第一次在一九一六年，到奧克奈省海邊漢潑夏地方去參加吉青納貴爵追悼會的時候。

但在這次戰事中，侍衛確已換上普通軍裝，騎衛每日所經的大門，其兩旁的馬廄也已關閉，並且還加了防空設備。

這些馬廄現在已經改爲空襲時期內的馬匹救護所。在警報聲中，街上如有逃竄或溜騾馬匹，巡邏人員便須捉住他們，牽到這種救護所裏邊去。

此刻到白宮去的人已看不到制服輝煌的侍衛，一對一對的騎着高頭駿馬，這實是倫敦儀容上的一種損失。

這種宮門口對站着的騎士，是行人們天天看見的，以致在倫敦人的心目中，幾乎將他



們當作護衛這大都市的天神。

凡到倫敦去游玩的兒童，如沒有看到這種騎衛，便不能算到過倫敦。他們騎馬站着，如石像般一動也不動，佩着雪亮的馬刀，頭盔的邊沿幾乎遮着鼻子，馬靴長到膝蓋，馬背上披着皮毯，隱約露出鞍子的前頭，他們的容態是何等莊嚴。

他們強着頭頸一動也不動，至多轉着眼珠向左右兩旁望望。祇有一陣陣的風或者將馬騾吹得向兩邊飄拂。

他們時常被攝入影片的鏡頭，而世界各地的家庭中，也很多將他們的照片黏貼在相片簿中。

騎衛每天早晨換班的景象也很可觀，兩班騎了馬對立着，須等宮中的大鐘一響，方實行換班。五月以後常有許多人於這時特地跑去參觀。但現在這種儀式已經取消，頗使倫敦人士感到失望。

現在將到換班的時候已不見這種盛裝的騎士並馬前來，所看見的祇是一輛普通的裝貨汽車，飛駛而來，開進大穹門下，由車中跳下幾十個黃色軍裝的少年，手裏握着長

槍，提着應用袋，向侍衛室而去。

再過一刻，舊班和新班都排了隊站着。他們現在都戴着避彈鋼盔，搵着長槍。他們因爲已不戴高皮帽，所以好像矮了一尺，並且看去也好似年輕了一些。新舊兩班先互相舉槍對行敬禮，然後互換地位，而落班者排隊退去，以前那種馬蹄得得聲已換了皮鞋的窸窣聲。

此刻所見的祇是如此，以前的一切儀注都已束諸高閣，以供將來的攷證了。

白宮衛士的正式名稱爲英王駕前侍衛，是倫敦一種很古的舊制，成立已將二百八十餘年。雖然近二百年中這種衛士實在並無用處，但查利二世所立下的這個制度，從沒有人提議過廢除。

兩世紀前，他們所守衛的是白宮的兩道大門。這一所宮院的房屋，現在大部份已經拆毀，所留者祇剩一間御膳廳，查利第一世即從此廳的長窗走上斷頭台，但現在此廳已改爲王室博物院了。

霍爾賓門在一七四五年左右拆毀，即在原處改建了現在的騎衛所。但這地方的大門現

在雖已沒有，然而步騎衛每天依舊在那裏照常守衛。

關於這隊侍衛，有幾條規則爲外間所不知。最重要的一條就是：侍衛上值的人數以英王和王后在不在倫敦而有多少之別。

如王與后都在倫敦，侍衛須全班上值，其人數計爲：指揮一員，副指揮一員，騎士伍長一員，伍長二員，掌號衛士一名，騎衛十六名。

如王和后離開倫敦，則侍衛人數即須減少，計爲：騎士伍長一員，伍長一員，和騎衛十二名。

按照舊例，英王和后一經離開倫敦，侍衛人數須立刻減去；例如：英王和王后如在派丁頓車站乘十點四十七分時的火車離倫敦，則白宮侍衛即須在四點四十七分時減少人數。好在這些事都可以事先關照的，所以在實行上並無困難。

這個規則的起因是很有趣的。古時英王車駕出行必須有侍衛護駕；例如：查利第二去看賽馬，喬治諸世到溫莎宮去，或其他出行時，總由侍衛護駕而行。

現在則除了舉行國家大典以外，車駕出行並無侍衛隨從，但舊例規定英王如果離開倫

敦，無論旁人能否看見，必須有侍衛隨從，因此現在變通辦理，減少宮門侍衛人數，以示其餘已隨駕出行。

這個徒供粧飾的舊物現在已被戰事所損壞，盛裝的侍衛已變成握槍實彈的真正衛兵。其人數也打破了舊例，而成爲在全班和半班之間，大概是半班加上一個指揮。

倫敦人士現在走過這地方而看見已關閉的守衛亭，不再騎馬的侍衛，他們或許要想到從前那些雄駿的黑馬，不知現在如何了。

檢查員或許不讓我說出這些馬匹的下落，但是人們儘可放心，其中年齡較老者現仍養在勇士橋的營房中。

你如在早晨到那裏去，便能看見營裏的人照舊在那裏做馬廄中的工作；如洗馬，刷鞍，擦銅飾等等，好似依舊將由侍衛騎着到宮門去上值一般。這些馬匹中，有許多確可稱爲身經百役，因爲自上次停戰之後，凡是舉行大典，牠們沒有一次不參加的。

如有一天重新看見這種騎着高頭駿馬的侍衛在大道上緩轡而來，鬃毛白羽在風中飄拂着，雪亮的鋼盔在太陽光中照耀着，那又是何等快樂的景象！（By H. V. Morton 明譯）

## 英王的防空地下室

當英國宣戰之後，閣員都希望英王和王后遷到溫莎宮去居住，因為他們覺得倫敦有隨時遭受空襲的危險。

但英王明白的表示，除非白金漢宮被轟炸到萬不能再住下去的地步，他決不離開。所以戰事爆發之後，除開週末照例到鄉間去游息，英王和王后始終住在白金漢宮裏邊。

上次歐戰時，情形也是如此；英王喬治五世對於空襲並不放在心上。有幾次，炸彈落下的地方離開王宮很近，但他也不以為意。炸彈落下最近的兩次：一次在瑪爾勃羅耶附近，又一次在聖詹姆斯公園的路盡處。

白金漢宮是上次戰時許多次熱烈民衆連動舉行的地點，最重要者如一九一四年八月三日的集會，和一九一八年停戰日的集會。

此次尚未有過這樣的大會集，我并且敢說除了戰事獲勝民衆齊來慶祝之外，中間大概不致再會舉行。

在宮內各處巡行的侍衛們，現在已經換上戰時服裝，帶上防毒面具，這些事正表顯宮內的戰時變遷。

平常時節，這些侍衛都穿着紅色的戎裝，戴着極高的熊皮帽子，在兩班交替的時候，常有許多人聚立而觀。這種景象現在已看不到了。

往常在宮門舉行的儀節，現在都在宮內舉行。有許多尋常的儀注已經暫時停止。宮內大臣屬下的職官已經減削，向來陪侍英王的侍從大臣，平時爲貴族六人，宮內四人，現在都已裁去。掌駕官原有四名，現在也減爲二名。

除了須出外閱兵或視察之外，英王每天總在九點半坐到公事椅上去。他的公事函信向來極多，戰時更須加上幾倍。

一切國家大事每天都由關係部份替他做好摘由錄，備他閱看；此外如戰時法律和一切新設條例，也是他所必須接洽的事情。政府公文須請他簽署的，也比平時增多幾倍。

遠征軍出發到法國之前，須由他檢閱。他曾親去檢閱海軍艦隊和各處的航空根據地。這使他不能不作很長的旅行。他並曾親到法國檢閱軍隊。

他外出的時候，一切函件公文都由王室秘書替他拆閱，替他整理，分門別類的安放他的公事桌上，等他回來閱看。

喬治六世也和他的父王一般，生就一種耐勞的天性，能整日坐在公事桌前，閱看極其冗長極其枯燥乏味的例行公事。

英王王后和王室中人也和平民一般都領有授糧證，而宮中一切用度也極嚴厲的撙節。上次戰事中，白金漢宮裏邊由英王下令禁止飲酒，他到別處去的時候，常拿這件事當作一樁趣事講。

據檢查員所講述，有一次他們拿德國間諜所用的一種秘密通信方法試驗給英王看，其中有特地上顏色的襪子和領帶，還有浸在水裏即能化出一種墨水的外衣。

這種墨水之中，有一種顏色是黃的，英王拿起筆，蘸了一些，正要在來賓簿上簽名時，回頭向一個面有渴色的防空隊員笑道，這水的顏色很像酒，你也希望牠真的變成酒

嗎？

一般人總以為白金漢宮裏邊必已造下極講究的防空地下室，我曾聽人傳說這地下室離地面有六十英尺之深。其實這是不對的。

宮中的防空地下室並不比倫敦的普通地下室講究，而不過是宮中的一間普通地窖。此外不過在屋頂加上些鐵楞，所有的窗戶一概封閉，並裝置了一具濾清空氣的機器而已。這地下室雖不至於受彈片的損傷，但並不足以抵禦直掉下來的炸彈。祇須掉在近處，這地下室裏便恐怕不甚好受。

英王對這地下室並不感興趣，祇去看過一次。白金漢宮雖是倫敦市內最容易找到的空襲目標之一，但自從戰事開始之後，英王始終沒有重視過這種可能的危險。

地下室數間，面積很寬大，可以容納王室中人和宮內的職官，隨時可以進去躲避。英王之一室，牆上漆的奶白色，惘惘無華，其中唯一的王室氣象，是幾張金漆椅子，但是放在那裏邊便覺得不很稱配了。

此外是一張金漆長沙發，靠窗擺一張維多利亞式圓桌，上面放着一盞油燈，一隻電



筒，一瓶嗅鹽，幾本雜誌，都由宮內官員妥貼佈置。

地下室各間都裝有互相通話之器具，牆上懸有利斧，以便甬道倘或阻塞，即可用以砍破窗戶逃到花園裏邊去。

除了這地下室之外，宮中並沒有什麼地道，所以空襲如果十分厲害，閣員大概必定力勸英王和王后離開倫敦避居鄉間，因為在專家看來，這地下室實在不很可靠。

白金漢王宮大道邊的王室馬廐，也因戰事而有了變遷。以前英王車駕的馬都係養在這廐中，但現在則已盡數移到鄉間，廐中已空了。

英王加冕日所御的那輛玻璃車子，也已移往鄉間，在戰爭時期中，英王和王后於議院開幕日和其他舉行典禮之日，都將改用汽車。

但王室馬廐之遷移並不是說將馬廐完全關閉。這馬廐現在已經改爲空襲中受傷馬匹之緊急安置處所。

原來存放車駕的地方，現在已改放了一輛馬匹救護車，從戰事發生之日起，即隨時預備出發，去做救護工作。(By H.V. Morton 景明譯)

## 雙輪馬車

在目前各種事情都動盪不定的時期，要說英國是在回到羅斯福總統所稱的「馬和四輪車時代」似嫌過分。不過，在英國鄉間確已有了這種傾向。據觀察家估計，現在在路上行駛的私人汽車僅及戰前五分之一，其原因一部份為有許多汽車已廢棄不用，而一部份也是為了減少用的次數和時間的緣故。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份一個月中，汽車的交易較一九三八年同時減少百分之八十五，而新車領執照者全國僅三千五百輛云。

從城市移到汽油受統制，內燃燒引擎的用途限制極嚴的鄉間，對於那些平時慣於有一輛汽車等候在門口，可以隨心所欲的開往鄰村或是島的另一端的人們，真是一件苦事。為準備用十加侖汽油一月的緣故，竟有幾個大胆的村居者，拒付每年二十五先令一馬力的汽車捐，而在報紙中搜求購買馬和二輪車的機會。牠們的速率雖不大，可是牠們的

里數不受限制的。

熟悉十九世紀情形的人，定知道「馬和四輪車時代」的英國雙輪馬車是什麼樣子的。一個來到鄉間的客人總可有一輛有背對背座位的雙輪馬車在火車站等着，而將他緩步徐行的，很有韻律的載過靜靜的小徑，再走上鋪石子的馬路而至融融的火旁吃麥餅和茶。到了二十世紀，這種招待客人的職務差不多已由汽車繼任。現在因戰事的久延，汽車的使用日漸減少，而幾輛傾果僅存的二輪車和馬又起而代之了。

英國人對於馬仍視爲一種寶貴可愛而幾乎是受人崇拜的獸類。不過這僅指在市集日載着主人往市集的鞍馬，或是能隨着獵狗很安閒的跳過五呎高籬笆的「獵馬」，或是賽跑的馬。其他的馬差不多都屬於耕種用的，曳重用的，和拖貨車用的，很難把牠們擠在二輪車的車轅中間，而且駕上去也好似侮辱了牠們。

不過，時勢需要的話，二輪車的小馬儘可於數年中繁殖起來，而車輛也可以製造。聖詹姆斯街有一家車行，在大塊的玻璃窗後面，仍舊陳列其在馬和四輪車時代所製造的馬車。這確是可以回復到一個可引以爲榮的習俗的，而英國的街道所呈現的一幅畫圖，將

不復爲充滿湧動的汽車機器腳踏車，和等待救急的警察與救護車，而僅是緩步徐行的二輪馬車，四輪有蓬馬車甚而馴馬車。好古的人一定覺得這是一幅較有趣味的圖畫。

如果到一家鄉村的屋子裏去吃茶，它的牆磚已古舊而破碎，木料亦因代遠年湮而彎曲，那你還是慢慢的坐着二輪車比較由汽車駛去來得合式。而且英國有許多老路——在諾福克和在凱脫與台文一樣——如汽車駕駛人所稱是爲二輪車而造的。在兩旁密層層的籬笆中間，雖行駛這種小車輛也並不寬暢。在這些彎彎曲曲的小徑上，駕駛汽車的人祇能看到數碼之遠，好似一艘在迷霧中的船，必須發出很鬧的聲音才可保證安全。通過舊式村莊的大道，對汽車亦同樣的狹窄和危險。

內燃燒引擎一方面高高在享受無上的尊榮，在雲端裏吃掉大量的汽油，獲得每小時三百餘哩的速率。一方面也在田畝中拖着曳引車工作——這樣也幫助戰事獲取勝利。汽車亦仍有送備有定期車票的客人往火車站的。在那裏它們就排列在停車處待客人回家。在燃料受限制之下，它們不能再多盡責任了。

在週末也仍有幾輛汽車如從前一樣的傲然行駛於鄉村大道，很浪費的消耗掉兩加侖汽

油。在星期日的飲茶時間，我們也可看到它們聚集在公共的或私人的停車處。不過它們總不敢駛得離家太遠。它們立刻就省儉而謙卑的回到車間，懶懶的等待另一週末的來臨。同時不受限制的雙輪馬車，則無論何時都可很自由的行駛，整個道路差不多都是它們的世界。送父親上八點十一分的火車，送孩子們上學校，送母親去買東西。它們服務的程度，是爲目下受限制的汽車所不能及的。

這種價值的轉變已在市場的情況中反映出來，欲賣去一輛高價的汽車以易取一匹馬和一輛雙輪車已不大辦得到。有一位太太最近想出售一輛英國最著名最昂貴的汽車，而人家祇肯付價十鎊。一輛幾乎全新的美國汽車的價值現也不過如此。

鄉村地方雖因許多城市居民的撤退入境而人烟稠密起來，不過他們仍不好交際。

『如果能省出足夠的汽油，我將在這幾天內來拜訪你；』『我的汽車已賣去了，所以這個週末大概不能來拜訪你，』有這樣的約言和請求原諒的話，鄉間的居民已夠滿意。結果週末的聚會遂大大減少。

現在你不論步行，駕自行車，或騎着馬，儘可在路中逍遙徘徊，而不致爲汽車的喇叭

聲驚退一旁，或被大意的汽車駕駛人擦過。你可以專心一志的細細凝想，一望無際的青草，長滿蘚苔而現綠色的樺樹，不喜蘚苔而仍保持其天然的裸體的白樺樹；松樹在風中搖擺，鳥不宿大堆的從牆上，樹上和籬笆上下垂。烟囱裏送出一陣陣木柴的烟香，和樹林的潮濕混在一起。

雖沒有汽車的便利，可是自有人願意住在這許多東西的中間。每天早上總有二十多個這樣的人由一輛小公共汽車（行車次數已減少）送至白金漢郡的某一條街。其他也有乘自行車的，他們把車輛寄放在車站旁的一個棚子裏。在培根斐而特他們乘上開往倫敦去的火車，各人都在方匣內或圓聽內帶着防毒面罩。在吸烟室內兩個人可以一路上一直談着關於馬的事情。其餘的則讀他們的報紙，吸他們的烟而一言不發。除了到處可見的面罩和間有一兩個穿軍裝的人之外，你真不會想到戰事正在進行。沒有一個人似乎不有憂鬱的神色，也沒有一個人似乎在怕回復到馬和四輪車的時代。By Harold Callender周華譯

## 政治的轉變

不但遠在德國機械化部隊在英法海峽各口岸奔騰之前，即在奧捷覆亡之前，自由主義在挪荷比爲戰爭勾銷之前，一小部分知者和少數美報駐英訪員，已經預告歐洲大陸民主主義之惡運。他們說現在正是精神與智慧衰落的時期，「孤寂與委棄」的時期。他們指現在是黃金時代的結束，民主國家已不能藉其勢力以奮鬥。他們說現在是第二黑暗時代的開端，是一個萬能神國，能率驚人，殘忍無情，人性全無，兇暴的國家主義，強烈的反民主時代。

名作家如英之威爾斯蕭伯納，奧之凱史令，瑞士之克里齊，以及其他有識之士，早看到全能國以侵略威脅及侵略本身，迫使民主國家採用專權方法，一致斷言十九世紀的自由主義已壽終正寢。

但當戰爭爆發之際，英國政府不以上述見解為然。多數英人總相信財富即安全，特異即力量，致開戰八個月後，英國還行的略有變動的平時制度，例假照舊，私家工業仍准繼續如平時。

所以如此的原因一目了然。原來英國人有英國人的幻想：在英國海軍封鎖之後，在法國陸軍鐵壁之後，大可以作慢條斯理的三年戰爭。再則英國人有英國人的夢想：德國會因禍起蕭牆而土崩瓦解，甚至高級將校也大談幼稚德軍將校的低能無用。

還有不少別的事物促使英政府的好整以暇。英國人是有自信富勇氣的基督教國民，確信命運誇耀過去。他們和所有基督教國民一樣，生性樂天，不作杞憂。他們不管歷史悲劇，相信公理總必戰勝強權。他們都相信過去既能建設大帝國，擊敗德意志，現在自能打倒希特勒而有餘，而且衷心覺得善良勇敢忍耐的倫敦小個協力為正義自由作戰，必能征服為全能主義德意志迫令作戰的金髮大漢（係指德人）。

不過也不是個個英國人作如是想。許多人，特別是現秉政權的人，明知以民主觀念和可能的英法力量敵德國——這個有八千萬人民，全體組織就緒，七年來已建設强大空軍



機械化軍隊，施行超乎自然的戰時經濟制度，發展廣泛而沮喪所有敵人士氣的新武器（內戰）的國家，不但不智，且足鑄大錯。

這些人指示以空想敵德軍炸彈直是癡人，須在戰爭初起時動員工業。但直到德國坦克隊突破法軍防線，直衝巴羅業山時，現以邱吉爾爲首的英國政府，才於一百五十分鐘之內，把英國工業的全部機構加以改革，且把千餘年前英人所已享有的自由置之不顧。

六百餘年來，英國議院從未通過像現在通過的國防緊急權條例，此條例於五月廿二通過，授政府以控制國內全民萬物之權，這麼一來，歐洲碩果僅存的主要民主國家，也已一變爲全能國家了。

從此首相邱吉爾權力之大，比克倫威爾猶甚，他有權使用希特勒用之成功以抗英國的治術。只要他認爲需要，對勞工財政私產均可爲所欲爲。

例如在國防法之下，可以迫令一個工人離開倫敦老家前往他鄉甚至海外。可以勒令他一日工作十二小時，一週工作七整天，飛機工廠的工人現正如此苦幹。再則工人於一八六八年鬥爭得來的商議工資權利，現在也經剝奪無存。

對於處置私產的權力更甚。政府現正把無裨軍需和不能吸收外匯的工廠勒令停工，官吏在安全區域強徵土地，作建設軍需和飛機廠之用。

地主已不准在已土優遊度日，政府有權處置人民的金錢或其兒童。如有必要，可以沒收銀行的餘款。人民之在危險地帶者，可勒令其兒童撤退，其在安全區域者，如政府認為適當，可驅之入指定宿舍，一如驅兒童與工人然。

此外政府為準備國家之最後控制，採取更直接的全能主義方法。千萬德奧僑民和法西斯蒂，因有嫌疑均予逮捕，不加審訊即予幽禁，不再遵守人身保護律。言論自由之權已加限制，即真情實事也不准小心翼翼的刊載。但是雖然如此，全英人民均信為求國家安全計，其政府之採此防備方法，實深合於民意者。

然而英政府之為應付納粹挑戰迫得放棄原有政制，已引起英人的深思。許多人突然看到威爾斯等名士所說全能方法有蔓衍之道云云並非虛言，甚至政府官吏也不禁疑問起來：第一，英國的民主政治是否業已失敗？第二，一個民主國家是否能一面採用全能國家方法而一面仍不失其為民主國家？

對於第一個問題是如此：鮑爾溫張伯倫民主政府的失敗，在於兩大點：他們倆既失之於不明當初納粹德國之目的與可能做者，又失之於過去三年不領導忠心耿耿願効馳驅的國人，從事捍衛祖國抵抗納粹威脅的工作。

目前邱吉爾政府的主要困難，就來自上述第一失着。對於希特勒和納粹的根本分析既已錯誤，英國重整軍備的整個基礎也就跟着錯誤，而此點正是今日問題之根枝。

雖然即使基本的歷史錯誤顯在人民，因為他們的最先感情是信任鄰人，最大慾望是安居樂業，但是執政者在希特勒占領捷京布拉格和戰事爆發最後一分鐘之未嘗動員國家資源使達頂點，實爲一無限失着。

再則過去二年英國民主政治之可非議者，是即在召集大軍前進之際，民主政治機構之運用緩慢亦一如平時，未能一改舊觀，風馳電掣以適應現代戰爭之需。

這種慢條斯理的法定集合多人討論的組織，勢必落在由個人決定一切的獨裁政府之後，而英政府處事之遲緩尤甚於平常。因受手續縟節之累，一日決定之事就拖到一週。直到目前，民衆給德軍迅速可懼的進展從幻想中震驚過來，於是不但斥責英國式的民

主政治，且說民主政治本身也已沒落。

在許多方面，鮑爾溫張伯倫政府之未能成功，原因不在於他們的施行民主政治，而在於他們施行的不夠到家。

例如施行真正的民主制度，一部分在乎政府由完備新聞實在情報公佈各種問題感應民衆良知。但無論政府報社，均未實踐行此重要責任。多數報紙都告訴英人，說在海軍烟幕之後高枕無憂，在字裏行間充斥樂觀氣象，直得砲聲響後始止。

在如此狀況之下，怎能怪英人在戰時的七衝八跌，他們原只相信政府和報章之評述的啊。

對於第二個問題——英國能否一面採取全能政治方法一面不失爲民主國家，困難尤甚。不過徵之事實，英國仍不失其爲民主國家。

請以拘禁德奧僑民一事爲例。他們誠然已給幽禁一處，但所受待遇極佳。固然不准離幽禁營一步；但供給他們電影及別的娛樂以消長夜，供給高爾夫球場網球場和浴池以消永晝。

抱怨是有的，但來自作幽禁德奧僑民用的屋舍主人，他們說優待那些囚人未免過甚，好得比英國自己的撤退下鄉者還好。

就是上述的國防緊急權條例，雖給個人以重壓，但也爲大家着想，正合於民主主義的精義——爲大多數人民謀極大幸福。民衆也深信議員之以特權授邱吉爾，正足代表百分之九十九的民意。

邱吉爾政府雖執大權，實則在種種地方反比他的前任更爲民主。軍事上現政府固然較前獨斷獨行，但至少邱吉爾和其情報部長特夫古柏已對民衆直言而談，不事掩飾。於是幻想烟消，先前對戰爭只作旁觀的多數民衆，現已真個置身戰爭。

英國人確不宜於法西斯蒂組織。他們的傳統不易消滅，他們酷愛自由。

就在目前，還有六萬德奧僑民散居國內，還有和平主義者滔滔雄辯，還有一小部份激烈反對政府的議員，而每一街頭的警察，正是英國公道和英人禮儀的象徵。

(By James B. Reston 江自浣譯)

## 社會的變動

最近發現英國政府每星期以一百萬磅用於統制食糧的價格，在去年九月與十月裏，英國清理在美國的資產達七千三百萬元，差不多佔英國人民在美國的易於脫手的投資百分之十。這是英國節省內外資源以應付戰爭的情形，英國現在每天須耗費二千四百萬元（當指美金——譯者按）。

到處以統制物價與工資來限制膨脹；大家都知道須緊緊褲帶，而且英國人以戰前在本國所罕見的實利主義來對付巨任。

這需要經濟學家來解釋如何使貧富間平均犧牲，但大家總得受嚴重的經濟打擊。

據筆者所知，在白金漢郡的某處有不少美麗的村屋，每家需有五六個傭人。有幾家已為「持久戰」而閉戶，其餘的也大致不遠。這僅是因巨大戰費所致之社會變動的一個現

象而已。

「凡人記得上次大戰時比較的繁榮，他們最好能把這忘去。」經濟學家勃佛立琪爵士 (Sir W. Beveridge) 最近這樣寫。在英國很少有人能因這次戰爭而致富或獲得高工資。在上次大戰中，英國對於一般生活程度微有降低，而維持了好幾百萬人於軍火業與不生產的工作裏。大家都覺得這件事斷難重演。即使小康之家，也得犧牲，如一個已婚的男子每年進益四千元，須付所得稅九百七十六元，所以人若能保持現在節儉的生活程度，將為幸事。

其理由為：一、上次大戰財政以借款為主，這次則多賴目前的進益作為償付；二、今次戰爭耗費巨大；三、今日之英國不易獲得外國的資源。

據官方估計，配備軍隊或建造戰艦的費用已二倍於上次大戰，至於飛機的費用增加三倍至七倍。今日的國民所得遠較一九一四年為大，而生活程度也提高。但上次大戰消耗的國民所得的百分之四十三，據最精確的估計，謂此次將消耗國民所得的一半以上，現在的國民所得每年約二百三十萬萬元。

關於國外資源，英國握有在外投資達一百三十萬萬元之譜。這似乎較一九一四年時爲少，而且大部分的財產不易變成現金。加之，上次大戰中英國依爲借款之淵源的紐約市場，現在因中立法而閉塞，此法禁止放款於交戰國。此外在國外也別無重要的資本市場。

是以英國必須愈加依賴她自己偉大的資源。英國與法國的存金在一九一四年僅有五千萬盎斯，現在則有一萬七千五百萬盎斯，值六十萬萬元。

現在英國的工作人員及勞工過剩，都比一九一四年多。近來有三百萬人被僱爲書記工作，這是英國的富有與高生活程度的一個現象。

英人或將停止建築房屋道路；與減少投資於無關重要的實業，使一年可以增至二十萬萬元用於有利戰爭的資源。他們雖損失不少的船舶收益，但可利用國外的投資以購買進口貨。他們將徵募數百萬的婦女於工業方面，更將消耗減至最低程度。如此，他們預期可從工業方面調二百五十萬男子於戰鬥，而同時仍能增加生產。

德國沒有這樣的國民所得，沒有這樣的人力，沒有這樣的金準備，沒有這樣的國外投



資。

英國的增加工資每年雖達二十萬萬元，若一切膨脹加以約束，則消費仍不致增多。有人主張工資與物價必須統制，更以賦稅與儲蓄率制不可避免的通貨膨脹與趨勢。

換言之，工作者獲錢雖較多，但他們的購買須比平時少。全國三分之二的消費是出於每星期不到五磅錢的人們。國家可以賦稅減少有錢者的所得，但不能括窮人的收益。所以慫恿工作者節省他們的購買，努力儲蓄，以貸國家，同時希望其他階級在所得稅與利得稅中也有同樣犧牲。

其結果是，富者出錢，貧者苦幹。人民將成生產多，消費少，戰鬥堅，生活儉。這種進行當是一種社會革命，而無疑地在戰後將繼之以大改革。(By Harold Callender 葉紹林譯)

## 英 國 人

說起倫敦便聯想到霧，說起霧便聯想到倫敦，觀光過活潑的紐約，花一般的巴黎，獎勵遊客的柏林後的世界遊客，對於這陰鬱的霧和英國人簡慢的態度覺得難受，大都帶着不愉快的印象而去。實際上，英國人的本質也正像霧一般地，漠然不可捉摸。

拜訪英國的時候，假使沒有介紹者，照例給攆諸門外，在火車裏縱使大家面對面十分無聊地坐多少時候，要不是彼此踏了一腳，或有皮包之類從架子上掉下來，大家也都不開口攀談，在擁擠的公共汽車裏，要是有人用稀有的親切態度，想替帶着許多物件的來客代拿些東西的話，旁人就將報以白眼，雖然大家都是人類，但是英國人對於生人的態度，却如對於流行性感冒一般避之若浼，他們那種不輕假辭色於人的傳統習慣，常在無意識中活動着。

然而雖然如此，多霧的英國一到春天，也照樣鳥語花香。至於待人接物，也能從昔之被擯於門外的客人，到懇懇款待視若家人。只是英國人對人不能一見如故，由生疎到親密，要經過好多難關。打個譬喻，英國人的性格像橄欖，先澀後甜。

一般英國人，都是粘液性的。這從好的一方面說，是沉着，富思考力，有剛氣；從壞的方面說，是遲鈍，沉默寡言笑，執而不化。英國人的性格，正和英國田園風景中的一頭牛的姿態相似。徧閱英國政治史，他們不曾有過亞力山大大帝，拿破崙希特勒一類的人物，這也是他們的國民性使然的。

英國人特有的粘着性，却能補償其才華不足的國民性而有餘。在攫取殖民地戰爭中，他戰勝了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諸國，在世界各地掌握了無垠領土，至於誇稱「英國領土無落日」，這不是一朝一夕之事，而是遠自一五七九年法蘭西斯德利克企圖經好望角環航世界以來，綿亘四世紀的向外發展事業的結果。

英國人的處事方法，是這一輩辦不了的事業，留待下一輩，一世紀不足，加上兩三世紀。可說是長線放遠鳶。一經上前，那就決無後悔，這是英國國民性的優點。因為根基

打得如此之深，所以雖爲殖民地問題所苦，雖處於共產主義，獨裁主義等變化多端的世界情勢之中，仍能屹然不動，未蹈羅馬帝國滅亡的覆轍，今日英國的國民受伊利沙白朝以來祖先的餘蔭實不在少。

即自思想方面而言，粘液性的英國人也不易受惑而動搖，所以政府對於外來思想，能取寬大的態度，橫覽九洲，沒有一國能像英國那樣言論自由，以中產階級做中心，一般英國人對於外來思想總是淡然處之，大學裏，因爲討論自由的緣故，一批在討論會裏不能滿足的人，就都變成所謂廊下演說家，他們利用中午飯後的休息時間，在昏暗的走廊角落裏，隨心所欲地發洩他們的熱情。

從一九三三年前後起，奧斯華特摩思萊率領的國粹同盟黑衫黨青年突然得勢起來，同時吉姆士馬克斯頓領導的獨立勞動黨青年黨員，便穿着紅衫示威遊行以對抗。

摩思萊的國粹黨，對於當時職業戰線上的青年男女會有相當的影響，時常舉行着大規模的示威運動，與警察們時有小小衝突，一時頗呈蓬勃氣象。可是這仍不過是個摩思萊自身的宣傳團體，以及對集團生活感到興味的青年集合而已，與德意二國鄭重其事的青

年運動比較起來，真不可以道里計。他如在法國會風靡一時的人民戰線運動，在英國便毫無普及餘地，終至自生自滅。

大凡能爲外來思想所左右的，總是一批希望改善現狀的空肚之輩。在社會設施相當完善的英國，大可不必擔心於此，倒是有人在說，因爲政府設置失業救濟金的緣故，反而產生了很多懶漢。但是到了最近，受世界潮流所驅，也已開始禁止在議會中穿着黑色襯衫和取緋赤色文字了。

英國國民酷守傳統，從家庭瑣事到國家大計，都滲透着這種傳統意識，毫無新鮮氣味，但却給你一種安定感；大體上，產生軍人，政治家，實業家，牧師等等的家族是有一定的，常可聽到『我家代出軍人』『我家代出牧師』一類的話，說者引以自豪。世代簪纓的名門世家，多至千餘。像邱吉爾，勞合喬治，張伯倫家等，是近代的佼佼者。勞合喬治的長子長女都任議員，像張伯倫家的約瑟夫與史汀納維爾父子，兄弟，同拜相印。可是雖重傳統，但也決不會妨礙獨立特行者的前途，像前工黨宰相麥唐納和他的女兒兼女秘書伊秀蓓爾，都爲國民的愛戴。而且這羣政治家們，還有無數的勞動階級作聲

援。

「沒有綽號的政治家不會有多大的成就，」英國人自古以來就這麼說法，勞合喬治簡稱L·G，實行愛爾蘭獨立的D·維來拉被人稱為D·V。至於故首相張伯倫，則大家都很容易聯想到與他朝夕相共的洋傘。

學校也完全受傳統精神所支配，像以「湯姆勃朗學校生活」知名的拉哥比學校，白硬領的伊頓學校與草帽的哈羅學校，都較劍橋牛津兩大學更守傳統。在張伯倫內閣中，張伯倫是拉哥比出身，外交部長哈里法克斯，教育部長阿爾特拉伐，貿易部長奧利巴斯坦來都是伊頓出身，內政部長薩米爾胡佛，農政部長德曼斯密斯則出身哈羅，看看上面各位要人的學校經歷，可見「滑鐵盧之勝出自伊頓」一語之不謬了。

這種成爲英國國民性基礎的傳統精神，一方面是他們非常的優點，可是在急速進展的世界情勢中，每多時代落伍的弱點，德蘇協定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世界上再沒有像英國人那般用意周到的國民，他們是屬於「在石橋上還得用手杖一邊敲一邊走」的人類。現在的英國雖然是不足恐懼，但也決不可等閒視之，希特勒將英國

評價過低，這是他的失着。從具體的軍備上說來，英德戰爭的時機恐嫌太早，然而英德必戰的命運，英國人却比第一次歐洲大戰時代更為明白。

深謀遠慮的市民們在三四年之前已經跑到康威爾或是遼遠的蘇格蘭邊境去購買土地，種植菜園，準備避難之用，小學校的兒童們也作空襲避難的練習，強迫用按月付款的辦法使市民全家購買防毒面具，凡此現象，都在說明一般大眾漸漸地懷着縱使又要重演第一次大戰的慘劇，也是非戰不可的心理。所以九月三日的宣戰並不像以前那樣恐慌，從處理避難民衆以至市內動物園裏猛獸的遷移，都是井井有條一絲不亂。

英國人有粘液似的氣質，所以也有樂天的天性，很少鬱鬱寡歡者。因為是個人屯心主義的緣故，不十分注意他人的批評，抱着「我盡我力，餘者聽天由命」的態度，所以自殺和殺人的事件也絕無僅有。報上說應召赴前線的人，帶了雨傘完全像去散步的樣子，真是絕妙形容。在航空母艦勇敢號被炸沉沒的時候，曾有死裏逃生的水兵一面唱歌一面在海上游泳，這也是惟有英國人才做得出來的妙事。

英國人的幽默是淡淡的，却也能使人難受。倫敦市民一聽見空襲警報時，一面說着

「希特勒的鬧鐘響了」一面躲避到防空壕去。向德國宣傳部長戈貝爾挑戰的霍爾上校的宣傳文中，也充滿着揶揄諷刺，非他國國民所能做效，戈貝爾對這英國的宣傳文感到憤怒，正是理所當然。

世界上最有耐心的國民要算英國人，電車的售票員停了車到茶店裏去拿自己 and 駕駛員的茶點，乘客們會不說一句不平的話，等他五分鐘或十分鐘。上午肉店菜蔬店的門前，排着一長列購買一日食料的主婦，他們誰也不抱怨店員服務緩慢；大器晚成的大學生生活，則以興趣做中心而用功；英國大學生，縱使對於功課十分努力，也決沒有將成績做目的而用功的痛苦。他們認為大學教育是將來研究的基礎，是延長教育自己的基礎，並不將大學教育當作就職必需的過程，所以心理上處之泰然。張伯倫在大學畢業後立刻到西印度去，在伯馬農場裏，讀書釣魚，操作農事，悠悠度着自由自在的生活，然後任伯明罕市長，同時更繼續他的研究，到四十九歲才向政治中心活動，張伯倫的事蹟正是個大器晚成的例子。

若置對外政策於不論，英國人的行爲，的確正直得很。他們似乎有着「自己如果正直



別人也必正直」的觀念，乘電車的時候即忘記帶錢，他們會認清所乘的是那一路那一車庫，那一號，待下次來乘時將前欠車費如數付還給原來的售票員。作者曾經幾次親眼目觀售票員很通融地讓忘記帶錢的孩子到達目的地下車，免得害他們上課遲到。記者返國之時，多算送行李的行家六個辨士，他們就不遠數里特來送還給我。

(宇野滿子著 呂實名節譯)

## 英國人的特性

在聯軍放棄挪威南部的那個晚上，記者在弗利脫街向一個老人買一份報，並且問他，「今天形勢如何？」

他答道，「我不知道，先生。我永不看報，因為我知道最後勝利總是屬於我們的。」這是英國人的典型。在危急的時候，他們總堅持着樂觀的態度。敲擊英國人的頭部，猶如敲一條大釘到地裏，你愈敲得重，他愈站得穩定。

英國人的特性確是這樣的，那個弗利脫街的老人並不奇特。在這幾天中你很不容易聽到任何英國人說聯軍地位絕對惡劣的話。那天晚上我曾向十五個人探問對於局勢的感想。沒有一個人說「局勢看來很不佳」或是「這真可怕」的話。他們至多承認說「局勢不怎樣好，是不是？」而且差不多總是這樣說法的。

在每次作戰之初，英國總好像是一個疲憊，自信過甚，老而身體笨重的戰士，不過在搖擺了一二次之後，他的戰鬥能力才開始顯露出來。

在上次戰爭中，證明這種人民能抵抗一種不可想像的重擊，且能回來再受第二第三次。他們昭示全球：他們可於德軍已進至英倫海峽或甚而英國人民已臨於飢餓待斃的境地重行躍起。他們以無限的忍耐居於惡劣的戰壕，英勇愉快而作戰。現在他們仍具有那時的勇力。

挪威戰事剛發動時，邱吉爾即向英國人民宣稱，此次希特勒的侵襲斯干狄那維亞實為自拿破崙侵伐西班牙以來的軍事上一個最大的大錯。三星期後德軍雖已將聯軍驅出北極圈外，但是這種人民直到現在還並不覺得沮喪。

這種拒絕憂慮的性格，是一種獲取大力量的根源，而同時也是一個大弱點。因為拒絕憂慮，英國人民或許較他國的人民能担当神經緊張或挫折，所以說這是力量。不過這也是一個弱點，因為他們有時候把自滿和自信混在一起，自滿了就不免誤斷處境的危險。然而我們祇有留意在報紙和人民都能容忍政府的時候，如果國家的利益和安全到了危

險的地步，他們的態度是會隨着很快的轉變的。這件事實在上星期中已大大的證實了。那時報紙都好幾天熱誠的預約着說，張伯倫將以擲戰的始末詳告國人。同時英國遠征軍已從北方回來，受傷和繫縛纏帶的兵士開始發現於倫敦的街中。這種人使英國和戰事稍為接近了一點，而當張伯倫的報告不能使人滿意時，他們遂終於轉過來對付他，而給他嚴厲的批評。

從上星期的經驗，使我們覺得這個國家的人民在他們鎮定的外表和寧靜的說話之後，實際藏着憤怒的性質。這種人民對於自制的藝術在很小的時候就訓練有素，所以憤怒的品性是難得發洩於外的。如果發洩起來那末着實有些可怕。

在今日你不論到英國的什麼地方，你總難得能聽到一句聯軍有失敗可能的話。當他們看到美國報紙在討論德國如果戰勝世界局勢將如何的時候，都大為震驚。有許多人甚而覺得有趣。他們再三的說，『英國每戰每敗，祇有最後一次是不敗的』。他們對於這句話，很感興趣，好像是一個獲取成功的新公式。

英國人特性中的第一點為他們的合作能力。在私人的談話中，在差不多人人與人接觸的

時候，他們第一種情感的衝動就是合作。你跟他們談話，他們總本能地領首表示同意，雖有時候對於你所說的其實全不贊同。

在政治方面也是如此。你在那裏能再找到一個政府給與反對黨領袖的酬金高於國會普通會員的薪給——因為他必需很費時間以謀推翻政府的緣故？

這種工作的本能推而廣之又成爲英國人天賦的誠實和對於同志的自信心。

在戰時，這種自信，合作，和信任心在許多地方可爲大力量的根源。當然有人要說，在過去七年中，這三種品格略爲少些就足阻止戰事的發生，即使戰爭亦可使聯軍比較有利得多。不過戰事現在已經來臨，有幾種利益確很明顯。

舉一個例子爲證。聯軍在挪威的撤退，在其他國家的人民，自信心必被動搖，戰爭效力必受打擊。但是在英國則不然。英國的人民當然運用酒館的好處，圍坐着互相怨訴許多普通的事情。但是，因爲某一種智力方面的懈怠，因爲他們自己所說的『最恨小題大做』，更因爲他們對於最後勝利抱着非常的信心，具有對於任何當局政府總能合作的本能，他們是不常會有激烈的舉動的。

有一件事實可以作為解釋。自聯軍退出安達爾斯尼斯和耐姆沙斯之後，所有的報紙都說聯軍必需提高飛機的生產量，俾在空中得與德國並駕齊驅。這種呼聲是全國一致的。然而所有的重要軍需工廠和飛機製造廠除了一家外，其餘的都關着門過長長的陶靈節週末。

這現象的唯一解釋，須於英國的歷史中求之。差不多有九百年來沒有一個海外的侵略者踏上此土，自德拉福加一役之後，安居於北海後方，無敵於海上者亦已一百多年。它一向總握着世界的支配權，而同時乃發展了這種偉大的自信心和一種自視為至尊無上的意識。這種自信心和意識深深的印入民間，使他們甚而本能地不能相信有失敗的可能。在國家危急之秋，對於行動方面，人民的本能或許反較純粹的理由為更良好的指南，如果這本能是在他們自然的環境中喚起的。在今日已很明顯的英國的本能或是國民的習慣——合作，信任，自足，作事正大的習慣——是發展於英國能避免攻擊，英國海軍占着優勢而世界交通遲緩的日子的。

那時英國智力上的習慣是優良的。那時，雖在戰爭期間仔細考慮所有的決議案也很自

然而並不爲不智。不過現在這國家的習慣是處在一個新的環境中，在對付一個新的蠻而無理的敵人。這敵人具有新的，迅速的戰爭工具，能與英國海軍無上的權威挑戰，而在這新環境中英國智力方面的習慣，又沒有良好的成就。

這裏又有一個很好的解釋。在挪威戰爭剛開始時的一個晚上，一架皇家空軍隊的偵察機找到了德軍載運軍隊前往挪威的空軍根據地。這場所在丹麥的愛爾堡。當駕駛員在那裏兜了一個圈子之後，他發現這裏面排滿了德國的運輸機。他立刻飛回報告空軍部，要求准許轟炸該地。但是那個地方是在丹麥，當時的中立區域。各部部长在對這一點詳加辯論的時候，准許令遂耽擱了三天之久。末了等到命令出來，英國轟炸機飛到那邊，許多德國飛機早已不見。載着軍隊到挪威去了。

如果英國的新聞界人能把他們所知道的關於戰事的一切事實，都用客觀的態度刊載出來，那麼一般的人民或許不致這樣的無動於中。可是發行人和主筆都深深的染着合作的習慣，常把整個事實略之使簡。

英國人民是堅強的。他們從他們的黃金時代遺傳到一種無可比擬的責任心。他們都想

英國是弱小民族的保護者。不過在覺得不很需要時，他們是不願有所舉動的。他們又都是個人主義者，不慣於受國家干涉他們私人的生活。可是這些都沒有關係，在危急的時候，祇須政府發出一道請求，他們就會不細加考慮而効勞的。

這種愛國思想差不多是天賦的。他們具有深遠的歷史意識，與幾乎是盲目的對於不列顛帝國無上命運的自信。他或許不知道南羅地西亞在什麼地方，而且對於白人的責任一言也許不感到興奮，可是好似一個小孩子拿了一塊錢加入一個一兆兆股本的公司，深以能參加一份為榮，且亦很願為國家而死。（By James B. Reaston 心受譯）